

遥远的期待



· 风沙雁 著
新加坡风云出版社

跨世紀風雲文學叢書之十二

遙
遠
的
期
待

風沙雁 著

風雲出版社





李拾荒主编

跨世纪风云文学丛书之十二

遥远的期待

● 风沙雁 ●

新加坡风云出版社

Feng Yun Publications

6001 Beach Road #02-55 Golden Mile Tower
Singapore 199589

Tel: 62910727/62980339 Fax: 62910727

HP: 97853021

出版日期：2008年12月

定价: \$15.00

ISBN: 978-981-08-2060-2

目 录

前 言	4
第一章：归 来	10
第二章：困境	27
第三章：突 变	44
第四章：破 茧	60
第五章：串 连	75
第六章：远 行	100
第七章：死 角	125
第八章：迁 馆	149
第九章：眺 望	171
后 记	197

前言

去年12月，为了参加在翡翠岛举行的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我把藏在储存室的一个保留着十年前那次全球南大校友研讨会的文件袋子找了出来。我想回味当年的那场气氛热闹，发言人与发问人都慷慨陈词的聚会盛况。很幸运的是所有的文件都还在，而更意外的是十多年前我远赴伦敦开会途中遇到的南大校友曾民颖同学遗留在机上的第二本日记簿也赫然出现在文件堆里。

我非常喜出望外，曾民颖的第一本札记我曾利用它来发展为一部长篇小说《追逐阳光的人》，但第二本日记始终无法找到，在这十年里，我偶尔整理书柜时，总会顺便找这第二本札记，但总无功而退，如今得到全不费功夫，我除了兴奋喜跃外，也想把这册札记归还曾民颖，并向他致歉：“我在没得到你的允许下就自做主张把你的第一本札记发展为小说”。

翡翠岛是马拉诗雅国的一个县，岛上人口仅一百余万，山青水绿，市容陈旧而热闹。此岛的海岸线特别平直而又风平浪静，沙滩洁白，我们下榻的海韵旅馆背山面海，从阳台望出去，但见平沙无垠，细浪奔腾，岸畔椰树迎风招展，好一幅热带风情画。

我与太太把行李安放好后，已是下午四点半，我的肚



翡翠岛山清水绿，海岸线特长，风平浪静，细浪轻腾，岸畔杂树迎风招展，好一派热带风情画。

子有点饿，想吃晚餐却嫌太早，不吃又得等到晚上七点半由翡翠岛南大校友会主办的招待晚宴上才有得吃，怕要饿坏的。我们因此决定下楼去喝杯咖啡充饥。

海韵旅馆的咖啡座布置高雅，用原木做的桌椅色泽淡黄中泛着乳白色，自然而舒适。我们选了张面海的座位坐下，边尝咖啡边沉醉于海浪拍岸的轻声细语中，此情此景令我怀念起三十多年前在南大寄读的那四年岁月里，我时常在清晨时分独坐湖畔享受宁静而清新的空气的情景来了。

因是午餐后晚餐前的时刻，咖啡座顾客甚少，而听邻座顾客谈话内容，又多是南大校友的话题。长年生活在讲英语的社会里，平日里所听所闻，尽是非我族类，且内容多是有关财富的言论的语境，此刻在海风轻拂，椰影婆娑，海鸥掠浪的热带风情中，响在我们周遭的却是具有抑

扬顿挫之美的母语，而内容又是怀旧忆昔的追叙，我们倍感亲切温馨。

“曾民颖，你几时到的？过来，过来这边坐。”是我们后座的校友在呼喊。

“昨天深夜到，彰仁，家驹，怎么我早餐及午餐都没碰到你们？”

“我们中午才到！”

我听到曾民颖这三个字，内心一阵悸动，随即回头探看，曾民颖正好抬头看我，我们四目相对，他以怜悯的眼光看我，赶紧走了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说：“瑶岗，原来你是小说家，加拿大南大校友都在传阅你的《追逐阳光的人》，我读完此小说后，就一直想联系你，多方打听的结果，说是你竟因此部小说而被你的机构裁了，我听到此消息后，着实内疚了好几天！”民颖双手紧握着我的右手，双眼扫着我太太与邻桌的校友，眼神中充满着丝丝的歉意。

“是吗？果真如此，为了南大，我倒成了半个烈士了。”我半认真半自我调侃地说。

“是真的！你问问彰仁，家驹，尤其是思强，成义这两位翡翠岛上的南大校友。”

“这消息从哪儿来的？”我好奇地问。

“从翡翠岛传出的！你问一问思强，成义吧！”民颖依然有点歉意地说。

“据说除了这小说的内容有人看了很不高兴之外，为你写序与后记的作者，也是他们特别不喜欢的，因此二原因，你遭遇到不测！”思强与成义异口同声的说。

“瑶岗兄，不管你是否真的遭遇不测，这部小说倒真的为我们南大生吐了不少怨气，也为我们扬眉吐气。你这次来翡翠岛，有带这部小说来吗？我想每一位南大校友都应有一本，都应读一读，也应让自己的子女们读一读。”来自汶莱的校友董瑞秋说。

“我们澳洲的南大校友也都在传阅这小说，有些同学甚至要他的子女也阅读这小说，原来你就是这本小说的作者，真是久仰！久仰！”邻桌的澳洲南大校友王明杰走过来与我握手并热情洋溢地说。

“我倒是要向民颖兄致歉的，我在没得到他的同意之下，就把他的札记发展为小说。但我当时在想，人海茫茫，恐怕我在此生再也没有机会遇到民颖兄，想不到十多年后，全球南大校友竟有机会再在这儿团聚。出发前，我想重温十年前的盛会情况，竟然在找出来的那一堆文件里发现民颖兄的第二本札记，我把它带来了，等会儿完璧归赵，也算是向民颖兄赔罪。”

“瑶岗兄，这第二本札记你不但无须还我，而且我还想请你把它发展为另一部小说，各位同学的想法如何？”民颖将了我一下。

“我写完了《追逐阳光的人》后，可说精疲力竭，最近我又到处讲课，备课工作不轻，怕没有多余精力来发展这本札记为小说的。”

“这一本札记是有关桃花源岛上的知识分子的动向与心态的，从侧面反映了在中华文化式微过程中，多少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遭受压抑，多少受华文教育者被边缘化了，与此同时，又有多少昧着良心的知识分子，把中华文化论斤论两来变卖以换取个人的一点蝇头小利和生存空间。我这半生所见所闻的知识分子的形象都大体上勾勒在此札记

本中，但我无法把它变为小说，我想借助你这枝妙笔来完成任务。”民颖动了真情，滔滔不绝地说。

“我们等待着瑶岗兄来完成此小说。”彰仁，家驹，思强，成义，瑞秋都在旁打气。

“那我先在此感谢民颖兄的惠赠札记，我会尽快把这本札记整理出来。”“我把这小说命名为《遥远的期待》。”我脱口说出书名。

“果然是一个具有前瞻性且富诗意的书名。”众人同声赞道。

翡翠岛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过后的整整两周的一个星期天早上，印尼发生了九级大地震，全球多国受到史上七百年来罕见的海啸的袭击，翡翠岛也被殃及，死伤人数幸好不多。海啸发生的当天及其后数天，我接到民颖，彰仁，家驹，思强，成义等同学的慰问电话及电邮。

“桃花源岛毫毛无损，海啸狂发当天的早晨，我和太太还在东海岸公园海边踏浪！”我轻松地回应他们。

“大难不死，我们这批南大生必有后福，大家更应珍惜余生了。瑶岗兄，我们等着你的《遥远的期待》的杀青。”民颖在从西雅图的来电中喊道。

“这不会是个遥远的期待。”我爽朗地答话。

“是个迫切的期待。”民颖笑着说。

我是抱着为时代留下一些脚印的目的来写这本小说的，因此一切都以民颖的札记中的故事为基础，人物也有其原型，但没针对某人某事而发，而是拼凑诸人特点而成。时代辜负了我们这批知识分子，我们不会忘掉时代给我们带来的苦难。我们都熬过来了，去年年底在翡翠岛上

欢聚的近千名南大校友，也逃过七百年来史上最大海啸的劫难。悠悠天地，迢迢岁月，我们的文化的梦始终没有破灭。蓝天白云，变幻无穷，想像的翅膀有无垠的宇宙空间可翱翔，遥远的期待不一定是遥远的期待，我们会逐步落实我们的理想。



在翡翠岛举行的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后两周的一个星期天，印尼发生了九级大地震，全球多国受到史上七百年来的罕见海啸的袭击，翡翠岛也被殃及，

第一章：归 来

（一）

桃花源岛的福贵机场第二搭客大厅晚上八点多人头攒动，灯火通亮。免税商店商品一应俱全，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任何初次来到桃花源岛的旅客都无不为此些商店的排场与机场的格局震撼得头晕目眩，待到进入岛内，在那条岛主自称为世界一流的商店街的白度路溜达时，看到五六十年代的旧建筑物侧身在九十年代的豪华大厦的旁边的窘态时，才意识到桃花源岛原来也有寒酸的一面。这长达一公里许的街边两旁尽管人潮汹涌，总无法充分展示桃花源岛的经济实力，与岛上的福贵机场的堂皇格局更不相称，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先看到一家豪门的豪宅金碧辉煌，待一踏入客厅却只见破旧沙发与酸枝家具同处一堂那样别扭。

王弘扬今晚回来桃花源岛的第一个感觉便是如此。他五年前被外贸公司派往日本当常驻代表，一去数岁，一则因为忙碌，二则因对这桃花源岛有点厌恶，竟然不曾回来看看。待到今晚一到抵客境，看到机场的阔绰布置，也不觉一怔。

此次他卸任会归来，全因南淡晨报总编辑的赏识，再三邀他入行的结果。他在日本的任期原本只三年，东京的总裁前后共四次给他延任，而晨报总编辑柳捷敏竟然四次

去函东京说为弘扬保留图书馆主任兼社论委员一职。弘扬颇有感知遇之慨，也着实想回来为华族文化尽一点绵力。在东京五年，弘扬毕竟把日文学上手，英文的书写能力也提高不少，且又获得苏菲亚大学学院的硕士学位，攻读的是东西比较文化，这些语文与学识在报馆应可派上用场。

弘扬与家人乘了两辆德士回家，沿途所见所闻颇令离岛多年的他惊讶不已。出了机场，宽大的道路两旁植满的花树，及路堤上种满的鲜花都盛开着，在明亮的街灯的照耀下，灿烂无比。弘扬看到此景，内心兴奋不已，私下想到，真预料不到，当年自己离岛赴京上任，桃花源岛还处在百废待兴阶段，道路陈旧，街旁建筑物破陋不堪，尤其是马运沙路一带，更是陋屋处处，娼妓家家，而今阔别五年归来，一切都变得那么美好。他暗忖，桃花源岛的经济建设得这么成功，只差民族与国家文化尚待建设，我此次加入晨报，不正是可在这方面作出一点贡献吗？

弘扬沿途就这样漫想着，连父母的提问都无绪详答，只敷衍回应一二。

(二)

南淡晨报的新办公楼坐落在组屋区，它的旧址滨海一带都建起新楼，成为桃花源岛的金融区。弘扬进入晨报时，是上午十点，总经理王如旧，主笔沈武志及总编辑柳捷敏都在会客室等着，弘扬一看，有点吃惊，柳捷敏却站了起来，向弘扬一一介绍了沈武志与王如旧。

“我们非常欢迎你加入晨报，我查过你的薪水，对我们报馆来说，我们付不起你目前这么高的薪水，但我们会让你兼编言论版，国际新闻评论版及休闲版。此外，你若从日文或英文翻译过来的文章也有稿费。你的主要工作是

管理图书与资料，而实际上你并无须亲身做购书整理资料的工作，你有四位助手会做这样的工作，因此你的底薪是千四元，加上编辑费与稿费就会超过两千元，和你现在的薪水相差不远！”柳捷敏对弘扬开门见山地先谈薪水问题。

“你几时可以过来？”王如旧问弘扬。

“按规矩，我得先呈上辞职信，一个月后才可以离开外贸公司。”弘扬说：“但我担心公司会查寻我的去向，恐会再三为难我，因为下个月我公司的日本总裁会到桃花源岛考察，需要我的通译与服务。”

“那你有什么建议，王先生？”沈武志问。

“我认为最好24小时内辞职。但这就要赔我公司一个月薪水。”弘扬答道。

“我们赔！我们赔！”王如旧赶紧说：“沈先生，柳先生，你们的意见如何？”

“也只好如此做了！”沈武志，柳捷敏异口同声答道。

“那下星期一，我就去辞职。”

“下星期三你可以来上班吗？”王如旧问。“我们迫切需要你的专长与知识，你进来后，先写一些评论，若反应好就写社论。而且，言论版也由你来编，要敢讲话，敢用有见解的文章，要能与商报的言论比美。这是作为人民喉舌的我们的最主要任务。”

“我一定尽力而为。”弘扬觉得眼前这位总经理王如旧也是性情中人，有志向，有热忱，爱护母族文化与母语，与这样的人共事可说是平生最大乐事。“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看来此话不虚，弘扬想道：总编辑

柳捷敏四度致函东京，告知为我保留职位，而今总经理王如旧又如此鼓励我写好文章，刊好文章，我看来此次入行，定可大展平生抱负了。

(三)

王弘扬喜爱在早上八点左右到报馆，那时整个编辑部人员稀少，只有三两位书记在做一些行政工作。图书馆与资料室在编辑部内部，另隔成一个大房间，连弘扬在内只有五位职员。早上，记者与编辑都还未上班，偌大的资料室静悄悄的，连冷气机的呼呼声都听得十分清楚，但窗外灿烂的阳光却斜斜射进室内来，人在室内，那感觉就像初春时分走在暖洋洋的阳光下那样心旷神怡。

王弘扬上任才三个月，他每日一篇，用“朝光”为笔名发表在言论版的时评已获得读者的好评。他所编的言论版也生气勃勃，读者投函如云涌来，把一向来以言论取胜的北陆商报比了下去。

“弘扬，今天的言论版推出太空梭上天特辑，编得十分精彩。”这天早上，总经理王如旧踱进资料室里，他拍着弘扬的肩膀说：“还有，你每天写的评论也很受读者欢迎。不过，你在立论时过于谨慎了，往往都先来赞扬当局一番，再进行批评，这就会削弱冲击力，不太好。”

“我是采取就事论事，有赞有弹的策略的。”弘扬笑笑地说。

“这我知道。”王如旧把公事包放在弘扬的桌子上，并坐在他的对面，微笑地继续说：“我了解你的顾虑，但有时也无须过度自我设限。那些部长我都认识，他们也不小器。文教部长黄盛昌也是我中学时代的同班同学，我们

都很熟络，感情也很好，他不时与我提起你写的评论，虽然他时常提起你的时评，并不等于他就是全然同意你的看法。但既然他没提出异议，也就是说你的评论是没有问题的。记住，弘扬，你离开外贸公司加入晨报，一定有你自己的理想，我与你一样，对办报是有一定的期望的，否则我早就去银行当高级职员了。侨联银行的董事主席林书海就时不时问我想不想入盟，他有好几个高职让我选择，我都一再婉拒了。弘扬，作为这时代的知识分子，我们应有为民族文献献出一点力量的理想。”

“我会接受你的意见。”弘扬点点头说。这时国际新闻组主任孙介仁进来找资料，弘扬招呼了孙介仁一下，就让他自己翻找资料。

“弘扬，我对你的表现非常满意，你的试用期今天届满，我们正式录用你，我还特地加薪四百元给你，希望你继续努力。”王如旧从公事包拿出一封公函交给弘扬，继续说：“弘扬，我向你保证，你写的每一个字我都担保，如果我担保不住你，我会找高官保你。记得，以后写评论力度可以加大一点，表现手法也应更单刀直入，开门见山。好！今天就谈到这儿，我上楼去了。”

“真谢谢王先生对我的赏识！”弘扬紧紧握住王如旧的手说。

“我想借这两本剪报，”这时国际新闻组主任孙介仁走向王弘扬说：“王如旧倒蛮赏识你的。年轻人做事得谨慎才好！”

这话王弘扬听在心里，有点怪怪的感觉，他想起几天前副总编辑李路明的话来了。那是中餐时刻，李路明特地约了王弘扬到报馆附近的一间冷气咖啡座用餐，餐毕在喝咖啡时，路明对弘扬说：“弘扬，我这三个月来天天都看

你写的评论，有些是有点你自己的看法的，有些则就是想当然耳的议论。作为你的朋友，我想我得提醒你，他们为了报份，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你得自己小心才是。”

“我非常感谢你的提醒，我会谨慎从事的。”王弘扬感激地说。

王弘扬与李路明早在十年前就认识，那时候王弘扬还在南大念书，不时投稿给晨报的文艺城，李路明是文艺城的主编。也许是经常投稿的关系，李路明竟然礼贤下土地约王弘扬见面，自此他们俨然成为知交。那年李路明去东京游玩，住的就是王弘扬在六本木的豪宅，弘扬还托留日学生翁杰带李路明到关西去畅游，前后花了近两千新元。因有此段交情，路明对弘扬的感情更好了。现在路明这么劝导弘扬，弘扬自然感激在心。

但赞扬王弘扬的评论的，也不只是总经理王如旧，总编辑柳捷敏几乎每天都来资料室与弘扬谈话，谈话中总忘不了赞美弘扬几句。“他们非常注意你的言论，注意并不等于同意，但你的见解我却非常欣赏。你的文字功夫也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了！”那一天柳捷敏在与弘扬闲聊几句后就这么说。

柳捷敏自从通过文学版读到王弘扬的东京随笔后，就非常欣赏弘扬的文学素养并有意延揽他入行。后来经过李路明的介绍，柳捷敏就直接与王弘扬通信，并一直鼓励他入行，且四次去函东京说要为弘扬保留图书馆主任兼社论委员一职。柳捷敏对王弘扬的赏识是真诚的。有一次女名记者兼作家李淑兰在柳捷敏面前赞扬王弘扬的散文写得真好！柳捷敏当时就大声地说：“弘扬是美文家，在桃花源岛没有人的文章写得比他更美的。”这话是李淑兰当天转达给王弘扬的。

但柳捷敏对王弘扬的赏识却是在弘扬入行前的事，这点李路明在写给王弘扬的信中曾不止一次说：“柳总对你特别另眼相看，你在东京的任期一延二延三延甚至四延，但到今天他依然说要等你回来就职，看来他真的‘求才若渴’呢。”李路明在求才若渴旁加上开关引号并画上红线，语含嘲讽，既讥笑柳捷敏竟把弘扬这等在他看来是平平之辈当作人才，又取笑柳捷敏装做赏识人才，其实是要利用弘扬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孙介仁与李路明的提醒，与王如旧与柳捷敏的赞扬，对初入行的王弘扬的内心造成不小的矛盾，他有点意识到报馆的复杂人事关系了，但在内心里，王弘扬是倾向于王如旧和柳捷敏的。他认为孙介仁和李路明举止畏畏缩缩，在报馆虽身居要职，在工作上却是得过且过，不思有所突破。

(四)

柳捷敏依然一天三五次进入资料室与王弘扬闲谈，他这样的举止引来不少同事对弘扬的妒忌。

“天天都在根据资料炒冷饭，想不到也可以炒出个春天来！”老处女记者甄露花说。

“人家是总经理的亲信嘛！当然狗屎也可当香菇卖罗！”老编辑薛达生说。

“他是外贸部来的，可能是卧底的，高层管理人员自然不敢不赏识他嘛！”马版老编说。

“柳捷敏这回可找到捉刀人和代言人罗！听说柳捷敏的英文演讲稿也是他写的，还有推车俱乐部的演讲，他也

代表老总去出席呢！”采访主任陈丕详说。

对这些流言蜚语，王弘扬一概不管，他装聋作哑，继续写评论，编言论版，翻译英日文文章，他忙得团团转，每天傍晚一回到家，首先就得躺在地板上小眠半小时，才有精力起来吃晚饭。“阿扬啊！报馆的工作这么辛苦，你就不要做了！”弘扬的爸爸这么劝道。

“不辛苦！不辛苦！我只是爱睡，躺一躺就没事。”弘扬答道。不辛苦若从精神上来说，对弘扬倒是真心话。他认为每天写一篇时评，是为社会与文化建设献出绵力的一种工作，令他较吃不消的是，一年多来，天天写时评，他把二十多年来读书所储存的知识都快用完了，这才真叫他着急。他是一名书虫，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哲学的书都读，但到底也有用尽的一天。因此，最近几天来，他渐渐感到脑袋空空，有点虚脱感。他正想停笔休息一小段时间，然后再重振精力，继续写评论。

晨报提供职员晚餐，这被言论堂堂主萧岩斌称为晨报黄昏一景的轻松时刻，是同事们最为快乐的。这天王弘扬正与萧岩斌同桌谈笑风生，其他组员也乐融融参与说些言不及义的笑话。

言笑间，翻译组组长李遵荣也加入，他先抛出几个咸中带黄的笑话，逗得大家笑得前俯后仰，然后他向弘扬招了招手，使个眼色，把弘扬引到窗口处，轻声地说：“我昨天听到老总在办公室大骂你一顿，说你不知感恩，常常在同事面前嫌厌餐馆的菜无法入口。他说你是社论委员，是管理层人员，怎可这样随便批评报馆，你得小心，老总今天休假，我料想明天他一回来，一定会鸟你的。”

李遵荣的话，弘扬听来半信半疑，就这样回答：“不会呀！老总昨天下午还跟我谈笑风生，还对我承诺说下个

月日本首相中曾根的邀请将派我前往呢!”

“他是昨晚十一点多骂你的，是在李路明进入他的办公室后开始骂你的。”李遵荣低声向弘扬耳语。

“李路明是我的好友知交，怎么可能向老总说我的坏话呢？”

“那我就知道了，我只是猜想，应该是李路明告你的状的结果。”

李遵荣比王弘扬迟一年进报馆，此君年方二十八，却满肚诗词历史，经史子集也颇有所涉猎，写起评论，引经据典，文采斐然。因为时常投稿言论版，与弘扬就深交起来了。后来经过长久的相处，王弘扬发现李遵荣有好多怪论，例如说秦桧虽被历史定位为汉奸，但他生前享尽荣华富贵，死后虽遭人塑像唾口水臭骂，从实际上来说，他是最懂得人生的。诸如此类言论，层出不穷，时有所闻，令人不敢苟同，王弘扬因而疏远了他。但此君确实有点文才，因此众人称他为“神童”。他两年前结婚，一索得二子，升级为父亲，因此众人改称他为“神父”，他也欣然接受。

“神父”说完话，就一手勾搭在弘扬的肩上，一手掩着弘扬的耳朵继续说：“你得小心李路明，此人我看得出来是很妒忌你的呢！”说着说着两人就走向编辑部去。

（五）

教王弘扬纳闷的是，柳捷敏第二天并没来资料室骂他，而且连续几天，弘扬都没与捷敏碰过面。捷敏依然天天早到迟归，但他却不来资料室与弘扬闲聊了。弘扬感觉

到气氛有点不对，尤其是那天他在厕所遇到南洋版编辑主任徐光荣时，他竟然像突然见到鬼一样避开弘扬，一反平日与弘扬点头打招呼的热情模样。空气像暴风雨来临前一样沉闷，而一个像响雷一般会震动人心的坏消息随时都会降在弘扬身上。弘扬毅然地，孤单地应战着。

一个星期过去了，三月三十一日星期六这一天，柳捷敏终于踏进资料室。他走近弘扬的座位，神色严肃而语调沉重地说：“从四月一日起，你不用编言论版，言论版将由徐光荣接编。”

“为什么？”弘扬反问道。

“因为李路明说你编的言论版所刊登的文章都是你的朋友写的，他说你的版位已被你周围的朋友包围了。他还说了你许多坏话，许多坏话。不过，你不要告诉他，不要告诉他。”柳捷敏一口气把所有的秘密都抖出来了。

柳捷敏耳朵软，又较缺乏判断力，只要他身旁的人向他告密一二，他就会对被告密的人采取行动，这点弘扬甚为清楚。但柳捷敏为人还算忠厚，对弘扬也不错，弘扬对柳捷敏是颇为尊重的。但想不到自己的知交李路明竟然会在柳捷敏面前搬弄是非，说什么他的言论版都被朋友包围了。这分明是路明怕事，又妒忌弘扬受到王如旧、沈武志与柳捷敏的赏识而采取的想架空弘扬的计谋，而捷敏居然无法识破路明的阴谋鬼计，这真叫弘扬失望之至。

王弘扬很不服气，径自上二楼找总经理王如旧理论去。

“我知道你很委屈，言论版你也编得很出色，老柳耳软，听信谗言，是不对的。但我也不好动用权力取消他的决定。弘扬，你且忍着，我会安排更重要的工作给你。”

王如旧好言好语把王弘扬劝服了。

这是一项阴谋得逞的事件！王弘扬事后曾对新马文学史泰斗袁治文提起此事，袁治文毫不犹豫地：“你的言论版是在你编得最精彩的时候换编者。”看来这是李路明身为副总怕言论版出事会累及自己而心生诡计换将，弘扬自己下了这样的结论。

（六）

王弘扬经过此次打击后，颇有点心灰意冷。他辞去外贸公司的职位，前来晨报入行，抱着的是为民族文化献出力量的理想，因此无论在编写两方面都尽力而为，也常常走笔至边界线，叫好些读者为他捏了把冷汗。譬如有一回，弘扬因公出差到韩国十天，那段日子，言论版没弘扬的评论文章，他的一位小学时代的老师苏祝寿就打电话到报馆询问，弘扬为何不写时评了？同事告诉他弘扬到韩国公干，十天后就回来，他才松了一口气。后来弘扬在路上碰到他的苏老师，两人谈起此事，弘扬感动得快要掉眼泪。

又有一次，一位年约四十岁左右的读者，一大清早就跑到资料室说要找王弘扬谈些有关民族文化与语文的事，弘扬感觉到这位读者神色有点异常，就骗他说弘扬下午才会来上班，有什么意见他可代为转告。那位读者十分严肃地说：“请你转告弘扬先生，他太天真了！天天在呼吁如何提高母语水平，他被人骗了！其实，人家是不要母语的，请你转告弘扬，我希望他快快清醒过来，别再被人蒙在鼓里，卯足傻劲地写评论呼吁提高母语水平。”

“好的！好的！我一定转告弘扬先生。”弘扬装得若

无其事地把这名读者给打发走了。

当然，读者群是形形色色的，这当中自然也有骂弘扬的时评是小骂大帮忙，或甚至是应声虫的叫声的。这种人生来就只会出一把嘴，这张嘴只会批评别人以抬高自己，却从来不会照照镜子骂骂本身。这种人甚至推波助澜，把有关弘扬的似有实无的谣言加以夸大渲染，非把他涂抹得黑头黑脸决不罢休。

好了，王弘扬现在少写时评了，没编言论版了。总经理王如旧答应给弘扬更重要的工作的承诺也没兑现。弘扬被冷藏了，他沉寂了下来，他让日子苍白而无味地滑过。

“不能再这样沉寂下去了，”王弘扬有一天这样对自己自言自语：“我要在沉默中寻找突破。”

弘扬决定向学术进军，他报读国立大学博士课程了。

自此，弘扬用二分之一的精力在工作上，另外一半精力则用在研究本地文史课题上。桃花源岛开埠以来两百年了，许多文史的课题尚未有人深入做有系统的研究，在这方面做点研究，也应对国家的文化建设有所帮助吧！弘扬这么想。

老总刘捷敏依然少来资料室，偶尔进来都有要事要办，但即使进来也不似以往那样前来跟弘扬闲聊，有时恰巧与弘扬碰面，他对弘扬也只发出苦笑，这笑含意暧昧，似乎带点歉意和悔意，却又带点不承认错误的意味。弘扬看在眼里，心知肚明，也不主动和捷敏妥协和解。弘扬知道，自徐光荣接编言论版后，由于此人家境富裕，他在报馆工作所得薪水只用来买包，无关生计，且他生性谨慎，为人和蔼，不想得罪权贵，因而他所选刊文章，观点都是中和公允之论，不涉及敏感课题。好些读者来电投诉：言

论版无言可论。有些甚至追问，王弘扬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让他编言论版，多写时评？老总柳捷敏自己就接到不少这样的投诉，但碍于面子，他不想重新起用王弘扬。

晨报报份渐渐下跌，商报报份微微上升。王弘扬在苦闷中度日，他把精力用来做学术研究与看书。

这一天天气特别酷热，资料室内冷气已调到十六度，空气却依然有点沉闷，下午十二点半，老总柳捷敏一手推开大门，碰的一声，冲进资料室，众人吓了一跳，抬头一看，只见柳捷敏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神色慌张，左顾右看，像在寻找什么人似的。他不作声，在每格资料柜间巡视，一见到王弘扬，不由分说，直冲他大声地说：

“弘扬，弘扬，我刚和他们开完会，他们不要母语了，他们不要母语了！”说完就冲出资料室，大门一反弹，又是大碰一声。王弘扬刚被柳捷敏这一怪异言行惊得悟不出个道理来，柳捷敏却又再冲进资料室，大门又重重碰了一声，他又冲向弘扬，喃喃地说：“弘扬，弘扬，别再做了，他们不要母语了，他们不要母语了！”说完后，柳捷敏又冲出资料室。

(七)

接近午夜的编辑部是异常宁静的，尤其是全般电脑化后，连以前悉悉悉悉的书写声也灭绝了。这时从二楼看下去，整个编辑部但见人头一堆堆，人人的脖子伸向前紧盯着荧光幕，远远望去，像一大群鸭子伸着颈项在觅食一样，全神贯注，只偶尔摇动一下头。

翻译组组员已截稿，采访组组员也大多截稿，只有三

几位记者在赶当天的重大课题新闻。静，静，像盘古开天初期那样的静！

“叮叮”！“叮叮！”“当当！”“当当！”大家的电脑都在闪烁，都在叮当作响，有紧急电邮进来了。大家都紧张了，立即打开电邮，一看却是：各位乡亲父老，本姑娘刚才进厕所时把眼镜给遗失掉，现在天色已暗，我坐在座位上寸步难移，看周围则见朦胧一片，各位乡贤若捡到一副眼镜，请速交还予我，本姑娘将奖以大碰饼一个，再三拜托，并先致以谢意！林雅珍叩拜。

“他妈的！神经病！”有人在臭骂。

“三更半夜发这种电邮来打扰我们的思绪，我苦想了半小时的好好一个标题，给这电邮这样一打扰，全都忘了！”高级编辑何再福说。

“真是的，我想好的那个妙趣横生的标题，准能获得今年最佳标题奖，也给这电邮震动得忘掉下半联，唉！两千块奖金泡汤了！”趣闻版高级编辑陈善可说。

对王弘扬与凌野草来说，午夜电邮倒是很受他俩欢迎的。弘扬两年前因写了一篇时评得罪了权贵，被第二老总魏道义调离言论堂，于今侧身晨报编辑部，编些无关紧要的版位，他早已心灰意冷，工作上但求无过不求有功，“得过且过”度日子。王如旧权力也一再被剥夺，看来被踢走只是时间问题，弘扬自然不敢去找如旧投诉或要求什么的。弘扬一边埋头做学问，一边在大学里兼职教点书，消耗多余的精力。野草是亚洲著名小说家，此君天生一幅“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敏感特性，当年他就是抢先一步逃离桃花源岛跑到秋海棠叶国而逃过一劫，秋海棠叶国将发动人类文化史上的那场浩劫前夕，他又先知先觉地偷渡到有东方之珠美称的小岛，十年前不知是神助还是有人帮

忙，他又欢欢喜喜，满怀抱负地飞回桃花源岛，以为自此可重振当年的文风，再写几首像当年那首被人搬演与朗诵过无数次的《我的家乡是棵摇钱树》那样的抒情诗或小说。谁知一进报馆，事事不如意，年年没升级，还让他的顶头上司屠杜禄连续两年在常年评估中把他的表现定为第五等，“这是犯了千刀万剐的滔天大罪的等级，是要下十八层地狱的等级。”野草愤怒地对弘扬诉苦。野草是虔诚的教徒，不会相信有地狱的，而他竟然说自己会下地狱，可见他气愤的程度之深了。

据野草对弘扬说，他原本去年就得引咎辞职的，但他抱着反正都要一死的想法，用一个大书包包了他半生的所有著作，重甸甸的二十余公斤，直奔人事部与高级总经理杨应南吵了一个大架，恫言若被裁退，他野草胸前会挂个纸牌，像文革时期的犯人那样在报馆门口游行。杨应南虽然声色俱厉训了他一番，但到底怕野草闹个不休，也就把野草留下来。牛南阳听到这故事后说：“这是个淘汰人才的公司。人家的机构是淘汰无能者，我们的却是专门淘汰人才。”这话听在野草与弘扬耳中，就好比长期在电脑室工作的人弄得精神疲惫不堪，突然入森林里去进行了一场森林浴那么舒畅与爽快。自此他俩便以此句“淘汰人才的机构”的名言来自我调侃一番。

（八）

编采部的气氛也不尽是沉闷的，对弘扬与野草等人来说，午夜电邮的到来是一大解放，但即使没有午夜电邮，前半夜他们几位同事的互相调侃的笑话也够解忧的。首先是被吴倩颖称为是弘扬的“小狗”的李遵荣，时不时会来

向弘扬与野草耳语一些咸中带黄灰的小笑话。李遵荣的笑话虽灰黄，但都是影射权贵的丑事的，也不失为可聊博一粲的现代世说新语。

像这天弘扬与野草都在等稿件，闲着无事，而众人都埋头在写些什么的，李遵荣来到弘扬座位旁，半蹲着身子对弘扬耳语了好一阵子，两人轰然大笑，引得野草抬头看二人，却正好与弘扬四目相对，野草这才放下手中的笔加入二人的谈话。

“兄弟，你一直在忙着写些什么鬼东西？”弘扬笑问道。

“也没什么，就是给湖州的童养媳写封回信！”野草幽默地说。

“写信给童养媳需要这么费劲吗！你是名小说家兼诗人，出口成章，七步成诗，写信得这么字斟句酌的吗？”弘扬戏弄着野草。

“哎呀！兄弟你有所不知，我去年悄悄瞒着太太回湖州探望我的童养媳，才发觉她是既聋且哑又不识字的。我给她写信得一件一件画图说明才行呀。哎！兄弟，我在学生时代就以作文著名，于今不但在报馆得坐冷板凳，一天只打几个标题混饭吃，这本已够惨了，想不到与童养媳通信，文字也派不上用场，真是我命多蹇呀，兄弟！对了，你去年回乡探望你的童养媳，结果如何？”野草滔滔不绝胡扯了一通。

“我的童养媳含着一把金汤匙来出世，她虽人在乡下却知书达理，人又长得端庄贤淑。她把金汤匙给了我当信物呢！”弘扬也自我调侃胡诌一番。

“那我的童养媳又在哪里？”李遵荣也加入谈笑的话

题。

“你是‘神父’，娶妻养儿已不该，那儿还可以有童养媳！”弘扬笑笑地把遵荣打发走了。

这时言论堂堂主萧岩斌“驾到”，他轻声细语，斜眼看着坐在野草左旁两张椅子远的吴倩颖说：“野草与弘扬，你们两个真是没有人情味，只顾自己胡闹讲笑话，一点也不懂得怜香惜玉！”说完便径自走向吴倩颖身旁与她聊了一阵子才走。

一个礼拜后，吴倩颖在她的副刊专栏“牛耕田”中登了一篇小品文《办公室性骚扰》，内容影射萧岩斌在那天闲聊中吃她的豆腐。那天黄昏岩斌在餐厅用餐时特地跑来与野草、弘扬及李遵荣同桌。谈话间，岩斌发牢骚说：

“他妈的！我一向只以为吴倩颖没外在美，其实她连内在美也没有咧！”

“你不是说我们不懂得怜香惜玉吗？结果你不是惹来满身骚味！”野草打趣着说。

“我真的是会怜香惜玉的，弘扬，改天我介绍一两位红颜知己给你认识？野草，我告诉你，我不只关心我的前属下的工作，也关心他的私生活呢！哪像你自私自利，有好处只想独占，有困难才来找我们！”岩斌把话题又开，并想奚落野草一番。

“你哪儿是在关心你的属下呀？我看你手头有太多推不出去的货色才是真的呢！”岩斌真料不到野草这家伙情急智生、反戈一击，刺得他人仰马翻，无可奈何。

这顿晚餐就在半欢乐半不愉快中结束。

第二章：困境

（一）

第二老总魏道义的办公室门虽设而常关，他在里面干些什么，同事甚少知道，有人说是打盹，有人说是写稿，总之神秘诡异，高深莫测。

这天黄昏，魏道义叫王弘扬进入他的办公室，众人都用奇异的眼光看着弘扬走进房内，门很快就关上了。

“请坐！”魏道义挥手示意弘扬就坐，然后用非常和善的语气说：“弘扬，事情是这样的，东亚财经研究院急着要向我们借一位资深高级职员，为期两年到三年，为研究院书写一份有关桃花源岛岛民在秋海棠叶国的投资状况的报告，你若代表华文报去，可用华文书写。英文报的人选已定且开始工作了。”道义继续说：“我查遍编辑部所有高级职员的学历和履历，就数你最有条件胜任此工作，我想派你代表本报到东亚财经研究院三两年，你的意见如何？”

“让我考虑考虑几天才答复你，好吗？”弘扬盘算着，道义此情是敬酒还是罚酒？

“那要快点让我知道你的意向，明天答复我？”魏道义问。

“大后天吧!”弘扬采取拖字计。

“那就后天,其实我已把你的名字呈给研究院了!”
道义似乎不让弘扬拒绝。

回到座位后,弘扬思绪起伏,内心矛盾重重。魏道义会这样抬举我吗?好像不会。不过,他刚才说话语气又那么和善,好像也不是想陷害我,弘扬自忖着,犹豫不决,无法做个拒绝或接受的决定。他忽然想起自己被调离言论堂前夕堂主萧岩斌对他所说的那席话来了:“弘扬,你被魏道义调离言论堂,是因为你不知道自我收敛,你的风头与光芒盖过他的缘故。你到处去演讲,又不停发表评论,还去大学兼职教书,他怎能受得了?此后你只要乖乖编你的版,不再写作,我敢担保你会平安无事的。道义的目的是要让桃花源岛的子民相信,南淡晨报没有人才,这样就不会显露出他的无才。”

弘扬再三思索这席话,似乎颇有道理,他决定先探究研究院的虚实再做决定。

第二天一大早,弘扬直奔研究院找院长章长悦谈谈。章长悦是桃花源岛知名学者,为人颇有正义感,三十年前在文教部任高职,因为在一场大学的演讲中泄露天机而丢官。此后埋头做学问,考到博士学位后回到桃花源岛市立大学执教,前年退休后,立即被延聘到研究院当院长。章长悦与王弘扬并不深交,但长悦颇为赏识弘扬的敢仗义执言的作风,彼此偶尔见面也可坐下来聊个不停的。

王弘扬道明来意,章长悦说:“我下个月就要辞职了,作为朋友我不鼓励你进来。我的顶头上司是桃花源岛精英集团中的重要人物,不易应付他的要求,且此人善变,一个计划进行到一半,他会突然来电取消,要你进行另一研究计划,又得在短期内完成。我前天才接到一道指

令，限我两星期内呈交一篇论桃花源岛民在魁州的投资利弊，这样的论文，两个月都写不出，两周怎么可能完成？”

奔回报馆后，弘扬先上二楼找王如旧谈谈。王如旧把头发剪得非常短，好像榴槌刺那样根根竖立着，又向横射出。王如旧听了王弘扬的话后，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这是个好机会嘛！如果那个重要人物赏识你，你此后不是平步青云啰！”

“如果那个要人与我八字不合、整我，我不是连报馆都回不了！”弘扬反问道。“王先生，我只想知道，魏道义事先有跟你商量将派我去东亚财经研究院的事吗？”

“那倒没有！”

“那我就决定不去了！”弘扬当场决定。

“弘扬，你不必让道义知道你曾与我商量此事。”弘扬辞别时，王如旧这样吩咐他。

王弘扬一口拒绝了魏道义的推荐，魏道义淡淡地说：“我不会勉强你的。”

(二)

魏道义在弘扬拒往东亚财经研究院后，始终没派其他职员前往研究院。弘扬的日子依然过得很平淡乏味，只有晚餐时间与野草及另一批较谈得来的同事在一起时最为快乐。

这天晚饭后，大家又在闲聊，萧岩斌这样问弘扬：“你就这样沉默下去吗？你一个字也不写啦？”

“魏道义曾经对我说：‘你可以不写评论吗？’我不听他的话继续写，他就经常抽掉我的稿件，不让见报。有一次他竟因看不懂我写的‘扭曲文字’四个字的涵义而不让那篇文章见报。他还问野草：弘扬写的‘扭曲文字’是什么意思，我从来就没看过有人这么写的。野草事后悄悄对我说：此人是要找你的碴的，你得小心点才是。你萧岩斌不也对我说，我应该收敛收敛吗？”弘扬轻声地说。不过萧岩斌那句“你就这样沉默下去吗？”却给弘扬的心灵颇大的震撼，与牛南阳的那句“这是淘汰人才的机构”一样令人震撼。“我真的不可以再苟且偷安下去了。我得设法冲出这地狱！”弘扬私自下了决心。

日子过得真快，转眼年底又到。这是各组主任评估属下的季节，评估是公开的，但最后的决定却是秘密开会决定的。今年管理层提高要求，举凡连续三年被评为丙等的，就得自动离职。编辑正副主任给弘扬的评级是丙上，公函下来却是丙下，由于弘扬连续两年被评为丙下，他的级别被降了一级，并减薪五百元。弘扬没照评估表上的规定：若不满所获评级可以上诉，他不这样做，他知道人事部高级经理杨应南是不讲情理的，他直接投书助理总裁潘准希。几天后潘准希召见了弘扬，劈头第一句便是：“魏道义说你的表现很不好，而且你还去市立大学教书，他一点都不知道这件事！”

“是市立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亲自写信给总经理王如旧的，王总经理年年都批准我去兼职，我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妥当。”弘扬辩解着。

“他是老总，照理你是应该请示他的！”

“老总有两名，柳捷敏就知道此事。何况系主任既然把信直接寄给王总经理批示，我怎么会想到还须请示魏总

呢？”

“话是不能这么说的，不经魏总批准而直接叫王总经理批示是你的不对。不过，我们不谈这个，这不是降你的级别的原因，我们降你的级是因为老总、副总、你的主任都说你的表现不理想！”

“魏总把我调离言论堂，又常抽掉我的评论，这样一来他却又怪我表现不好，这是什么逻辑？”弘扬继续抗争，可是他的心却已深深沉到谷底。

“好！我会慢慢调查此事，一有结果我会通知你。”潘准希婉转地下逐客令。

弘扬含怨而去，整个头脑空荡荡，只听到“淘汰人才的机构，淘汰人才的机构，淘……”这句话。

(三)

潘准希并没有直接告诉弘扬被降级的原因，一周后，他只对弘扬说：“我调查的结果是你的前主任萧岩斌说你的表现不尽理想！”

连天天与他一起吃饭的，自称关心他的工作与个人生活的萧岩斌都可以落井下石，弘扬还有什么话好说呢？他当年满腔热忱，满怀理想地入行，而今所遇到的新朋旧友都为了个人的利益或设计谋陷害他，或西瓜靠大边地看风转舵帮着上司做推手把他贬了下去。弘扬的理想破灭了，他的天真的梦醒了。文化界与官场一样，处处都在争权夺利，所谓的见义勇为，仗义执言都可以抛到天边去，那只是书本上的道理，在桃花源岛这个人人讲求实利的社会，只有傻人才会遵守的。

编采部的同事见到弘扬，有投以怜悯眼光的，有报以同病相怜的神色的，也有对他微笑而在微笑中带着“你也有今天的下场”的得意神情的。对于这种种表情，弘扬都一一承受下来，最叫你不能释怀的是有才干的人为什么处处被排挤？经过此事件后，弘扬似乎变为另一个人了。他前半生在公共机构工作，以为和来自英文源流教育的人在一起工作有点隔膜，来到这个几乎百分之百的职员都是同样来自华文教育的人在一起工作却更为生疏，你挤我，我挤你，那种挤来挤去的程度甚至比公共部门还要严重。而且，弘扬在公共机构，由于对英文源流的同事构不成威胁，倒相对的安宁，而今在报社既招人妒忌，并招人议论，遭人排挤，那处境是更为可悲的。这叫他忆起儿童时代，他与玩伴时常截住河流，淘尽一段河床的河水来捉泥鳅的情景来了。当河水渐渐淘干时，泥鳅可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时，它们便会彼此撞来撞去，务必把对方挤出生存的空间才罢休。在华文报社会地位日降，读者日减，华文教育者的生存处境就如河水即将被淘干的泥鳅那样，只有靠排挤别人来求生存求发展了。

南淡晨报的报份近来不断地下跌，为挽回颓势，王如旧调动南淡晚报副总编辑张松青来晨报进行小改革。张松青是王如旧的爱将，与广告部经理关祥庆被道义称为如旧的哼哈二将，加上策划主任陈环东，有时也被同事称为“一家大小四口子”。

张松青的到来给王弘扬带来较大的呼吸空间，至少松青是赏识弘扬的文才的。而且，午夜放工时，松青总会约弘扬及其他几位较谈得来的编辑去夜宵，大家有说有笑，把一天工作来的不快与疲劳都冲散了。

张松青恢复华文报每个星期天随报奉送一份八开式的

十六版副刊的传统，借此充实报章副刊的内容，并吸引新的读者群。松青也从改革版面与打更精彩且富神韵的标题着手进行革新，在松青的领导下，在众编辑同心协力的努力下，报份慢慢上升。加上此段期间发生了几桩震撼人心的大事件，如蒋经国逝世、鹰航失事等等，把报份拉上前所未有的数字上去。王如旧心情转为愉快轻松，时不时在半夜探访编采部，遇有突发事件，工作人员得留下来赶工时，他还会买些包点点心慰劳众员工。

因为松青的关系，弘扬也担任起一些较为重要的工作，如协助修饰标题、主持会议，但这样一来，却引起魏道义更大的不满，而经常挑弘扬的小毛病。因此松青的到来虽然带给弘扬不少的欢乐，却也带给他不少麻烦。例如那天魏道义就拿着一张大版走向弘扬说：“你这标题‘因打死人坐牢’好像有些歧义？”

“我的意思是犯人错手打死死者而须坐牢。”弘扬和气地回答。

“但读者会不会误会为因为犯人打‘死人’而坐牢？”

“那应该不会。如果犯人打的是‘死人’就应该叫做打‘死尸’而不应叫做‘打死人’，而且没有人会去打死尸的，这是普通常识嘛！”

魏道义知道自讨没趣，急速走回房里。

像这样的故意在鸡蛋里挑骨头的举止，是魏道义的惯技，而这正是他用来对付异己的手段，弘扬、南阳等等都是道义的眼中钉，便经常得应付这种可笑而又无聊的为难。

在这一天的社论会议上，大家刚决定当天的评论课题

后，魏道义却莫名其妙地抛出这么一段话：“有些人自以为学历高，就看不起其他同事。其实，学历与新闻工作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新闻工作靠的是天分，我们晨报好的采编人员都是至多只是高中学历，大专以上学历而工作表现特别好的，几乎没有一人。”

这番话在众社委中引起议论纷纷。一踏出会议室，社委陈北秋便向着王弘扬微笑着说：“这话是针对你而发的，哈哈，你王弘扬以为在攻读博士学位就有前途吗？道义的话告诉你，他会整死你的！”

“难道他只有剑桥九号文凭就与新闻工作有关系吗？”弘扬反驳道，并对陈北秋和蔡名杉说：“你们两位也别幸灾乐祸，你北秋不也是在攻读日本大学的博士学位吗？你名杉不也是一侨大学的硕士学位拥有者，你们二位的学历不算高吗？”

“道义的话的确是针对你的。”言论堂堂主萧岩斌说：“不过，北秋与名杉也别得意，道义也是会对付你们的。前天他就对我说，弘扬既然接受指示翻译日文报章的评论文字，同样是社委，为什么北秋和名杉就不做呢？”萧岩斌说：“我还没把他的指示传达给你们两位呢！”

“社委要做翻译工作，那不是很低格调吗？弘扬愿意做，那是他的事，我为什么要学弘扬呢？聘书上有注明社委要做翻译的工作吗？”北秋顶了岩斌几句。

“如果有额外的酬劳，那又另当别论，否则为何我们社委要做翻译工作呢？这是道义的阴谋，他刻意要羞辱我们社委，弘扬你这傻子却上了他的当！”蔡名杉露出两排有点斑黄的牙齿对弘扬傻笑。

“哎呀！这魏道义就是这样，自己没学历就整天嘲弄

高学历员工，赞扬低学历职员如何能干如何表现杰出啦！有一回，他和某一要人谈话，也提及报馆内杰出的编采人员都是高中学历以下者，想不到那要人当场驳他：“你别告诉我这些低学历的杰出员工都因经济原因上不了大学。在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的品学兼优的学生，有哪一位会因家穷而无法深造，以致无法全面发展他的才华的？更何况我们有技能发展基金等待有心向上的员工申请？你这样的谈话分明是失责，而且似乎有意在贬低高学历员工的才华。”据说，道义当场满脸红透吓得半句话都不敢哼。社委孙介仁微倾着高大的身躯，拖着脚步赶上众人，边说边扶着楼梯栏杆攀上二楼。

(四)

晨报最大的问题是人事的复杂关系，高层管理员之间有矛盾，中下层人员之间也关系不简单。上层的泾渭分明的关系，反映到中下层面上去，更难免有楚河汉界，壁垒分明现象，于是彼此间互不信任现象层出不穷。

这一天，东盟版第一编辑主任林奕泉在晚上十一点时，对同版第二编辑主任童武镇说：“都没有新的新闻进来了，我看我们回去吧！”

童武镇听后说：“好的，今天就到此为止，除非有突发性新闻进来，否则我们就不再发稿了，待我去转告守夜编辑一声：‘若有突发新闻即刻联络我们。’”说完，童武镇与林奕泉便肩搭肩走出报馆。

凌晨十二点十五分，两人却凑巧同时在报馆门口相遇，童武镇表情古怪地先声夺人问林奕泉：“啊！你不是回去了吗？为什么再倒回来？”

“我把手表放在桌子上，特地赶回来拿！”林奕泉撒了个慌，然后反问童武镇：“那你为什么回家后又来报馆，放不下心呀！兄弟，不用这样努力工作的，我们年纪都这么大了，没机会再升级啦！”

“你的手表不是戴在你手上吗？”童武镇眼尖，一眼就看到林奕泉手上的‘五支火柴’名表，在揭穿奕泉的谎言后，武镇也得意洋洋地编了个借口说：“我忘了拿手机，现在特地赶回来拿。”

“哦！是吗？”林奕泉半信半疑地说，话刚说完，童武镇的手机竟然在他的裤袋里响了起来，两人都怔了一怔，武镇情急智生，赶紧拍了拍自己的脑袋，笑了一笑说：“你看我多善忘呀！人老了真不中用！”

奕泉发出一个会心的微笑，两人又勾肩搭背走进报馆，并不约而同地走向外电处，同时查看是否有突发新闻进来。

魏道义也不时来找张松青的碴，那一夜是台湾总统蒋经国逝世，松青别出心裁，在封面版以对联方式标了一对对仗非常工整的标题，横批是“哲人其萎”，道义拿着大版来势汹汹地对松青喊道：这“哲人其萎”四字不恰当，另外打过！

“哲人其萎既然不妥，那你来，你来，你来打个妥当的标题！”道义想不到松青会针锋相对，便知难而退，趑进房里。

“没料还要装神气！”松青当众说：“整晚躲在房里什么都没做，人家做好了，他又偏偏要来找麻烦、捣蛋！”

众人笑笑，不欲置评。

“下版！吃夜宵去！”松青喊道。

已近午夜一点半钟了，报馆四周一片寂静，冷气机的吱吱声清晰可闻。馆外的路灯散发着凄清的黄澄澄光亮。

（五）

南淡晨报副总李路明右手插在腰部，腋下夹着两本厚厚的文件夹，大摇大摆缓缓走进会议室来。他神情严肃，深度的近视眼凝视前方，一进了会议室，装模作样地拂去椅上的微尘，又左顾右盼然后才坐了下来。

“妈的！像个催债鬼。”莫天骥暗骂了一声。

“各，各，各位！我们今天晨报的错别字特别，特别，特别多！”李路明打开其中一个文件夹说：“一共有22个错别字，包括副刊的在内。”

“错别字多的确是个问题，我天天读报，一读到错别字就好像吃了苍蝇一样不是味道！”语文顾问钱飞扬说。

“我们得设法来消灭错别字才行，这样下去，南淡晨报的前途堪虞！”李路明继续说，他不再口吃了。

“我们天天开会讨论错别字多少的问题，是不是有点舍本逐末呢？你看今天的英文报，有关于桃花源岛电信公司扩大营业的新闻，还有关于本岛将建设海上水乡的计划新闻，我们晨报都漏报了，这不是更应该检讨的吗？”牛南阳提出意见。

“漏新闻当然是严重的，但那是采访组的责任，我们研究组专注语文问题。”李路明反驳着，继续说：“还有第五页的照片裁得太小了，无法突出那场车祸的严重性。第三页的这个标题：‘确保身体健康，是每个公民的职

责’拖泥带水，不够简洁，标题应简单明了，定词后面不须用“的”字，这些都是基本常识，但此类错误几乎天天出现。”

“第五页的照片太小，你昨晚看大版时为什么不叫我放大呢？”编辑林绿野问路明。

“我一个晚上看那么多版，那有时间连照片的大小也照顾到。”路明不悦地说：“你们编辑工作了几十年，照片应放大或缩小应该最清楚不过的，何必事事都由我来提醒呢？”

“第五页的标题原本是‘身体健康，人人有责’，我的标题是被上司改为见报这个样子的。”编辑陈明也抗议。

“哦！那我就没话说了！”路明知道改此标题的人职位比他高，就不再批评了。

“我们天天开会批评这批评那，对编辑的自信心打击很大，他们的士气日渐消沉，这很不好。”王弘扬仗义执言：“这评估制度有很多的弊病，也矛盾得很。像路明你昨晚看大版把关，许多问题你不当场提出，在今早的会议却一一检举出来，这不是很奇怪吗？”

“昨晚我也指出不少错误啊！问题是今早我一边喝咖啡，一边以读者的身份来读南淡晨报，那感觉又不一样，我又发现了这些问题来！”路明不疾不徐的说。

“他昨夜是故意不说出这些问题的，好留在今天开会显示自己的英明。”李遵荣向王弘扬耳语。

“我认为每早开会来批评编辑或记者的弱点这制度应取消，这是打击士气的做法。我们应该集中精力，集思广

益发展新闻，晨报的新闻太弱了，没策划，没追踪，这才是南淡晨报的致命伤！”张松青开弓反击路明。

这时老总魏道义进来，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李路明继续开口：“我们南淡晨报在魏总的英明领导下，最近报份不断上升，我挑出大家的一点小毛病，只为协助魏总把报份增得更快更多！”

“报份的上升是张松青调来晨报后的事，哪里是魏总的功劳，屁话！”牛南阳用手掩着弘扬的耳朵轻声地说。

“这家伙就只会托大脚，看风使舵的本领特好！”弘扬愤愤地低声说：“南淡晨报就是在这批家伙的手上逐步消失掉的。”

李路明原本是柳捷敏一手提拔起来的，但捷敏的老总地位似乎一日比一日趋低，而魏总的权势好像一天比一天涨大，路明观情察势，便慢慢投靠魏总了。路明有相当严重的口吃症，为人也深藏不露，一般人都相信“巧言令色，鲜矣仁”的夫子的教导，因而对这位外表木纳寡言的路明，很容易相信他是正人君子，只有像王弘扬、莫天骥这些吃过路明的亏的人才会知道他并不是善男信女。

王弘扬因为逐渐发现李路明貌似忠厚，内心却甚齷齪，因此不与路明来往，在路头路尾碰面，两人都以点头打招呼而不再深交了。莫天骥那年暂时失业在家，为路明所主持的副刊编些学生读物，有一回天骥为了赶一份稿件给路明，冒着暴风雨搭巴士而不小心在巴士上跌了一跤，迟到一个小时才到路明的家，路明竟然当面苛责了天骥好一阵子，那嚣张的神情就像要把天骥吃下去似的。经过此事件后，天骥才认清了路明的真面目，自此也渐渐疏远了他。

“大家认为今天的报纸有什么缺点吗？”魏道义坐定后开口问：“大家无须有所顾忌，请直率发言！”

“我觉得松青说的，应集中精力发展新闻、挖掘新闻这看法不错，但我们采访组需要大家的协助，而不是常常责怪我们漏新闻。你们知道英文报有多少位记者吗？我们的记者人数还不及他们的一半，我们每位记者每天至少都得负责两个任务，现场报道已经来不及了，那还有时间去发展或挖掘新闻。”采访主任陈必胜争辩着，他满脸通红，青筋浮现，神情激动。

“我认为我们的言论过于保守才是我们的致命伤，我们的评论毫无新意，只把新闻重组，另加一些老生常谈的道理就算完事。你们知道读者怎么称呼我们的评论员吗？他们称我们的评论员为应声虫，而他们所写的评论则是应声调。”弘扬又再发言，也不顾这样批评言论组，会不会引来其他同事的误解，以为他王弘扬是因为被令封笔才发这么一场酸葡萄主义言论。

“言论堂是要改革的，我改天再叫萧岩斌来详谈。”魏道义说：“其他各组有什么意见吗？”

“我倒想谈一谈‘文丛’这版的情况。”莫天骥说：“据我所常接触到的文友反应，外面对‘文丛’的取稿标准很不满意，他们认为我们只注重于培养年轻作者，而把年纪大的成名作家或名家置之不理。即使偶尔刊登一点名家的作品，却也只限于一两名红到发紫的名家，其余的都甚少或甚至数年不曾有作品见报。这些评语我觉得有点道理，可作为我们进行改革的参考。”

“我们的版位非常有限，名家不须鼓励也应会创作，就不用特别鼓励他们写作，而新人若不给予鼓励，他们的创作热忱很快便会消失的。文坛需要不断有新血来补充，

文学的生命才会无限期的延续下来，这就是我主持‘文丛’的哲学！”副刊主任陈观宇解释道。

“其实，报章并不一定得负起推动文学的责任，你看日本或美国那些先进国的报章，有哪一家是专门辟有园地供作家发表作品的。不过，话说回来，由于华文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华文报可说是桃花源岛上最后的一个华文堡垒了，如果我们不从旁协助推动文学，华文文学是会逐渐在岛上消失的。”王弘扬又发言了：“在目前只有华文报有足够的财力人力来推动文学，我们如果不推动，谁有能力来推动呢？何况，马华文学从萌芽到成长到今天的局面，都主要是靠报章的副刊在推动的结果。自然，如果无法增多‘文丛’的版位与刊期，我们是可以考虑创办一份文学周刊或月刊来推动文学的。”

“你的话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办文学刊物是个大课题，改天我另定日期与副刊主任讨论。”魏道义说。

“办文学杂志并无须太大的人力财力，稿费也可以少一点，我相信文学工作者是不会计较稿酬的。”王弘扬补充着说。

“但办文学刊物也不是像你所说那样轻松，而且市面上已有好几本文学杂志在流通！”魏道义对王弘扬的这个看法颇不以为然。

“那几本文学刊物大体上是同人杂志，有其局限性！我认为身为桃花源岛唯一的华文大报，而且在东亚或甚至世界上，南淡晨报也是数一数二的大报，我们应该带动桃花源岛的文学潮流。我们的文学杂志应该是桃花源岛文学的灯塔和指标，外人只要翻翻我们的文学杂志，就可知道当前桃花源岛的文学水平达到何种程度！”王弘扬继续发挥己见。

“够了！够了！照你这么说，办文学刊物倒像是请客吃饭那么稀松平常了。我全然不同意弘扬这种不顾现实，过于理想化的天真想法。”魏道义有点动怒了，他继续说：“体育组也得改革，总之，各组主任都要多动脑筋，多出点主意，我会定个日期与各组主任再进行详细的探讨。好！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路明，你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吗？”

“主，主，主，主要的问题还是错别字特别，特别，特别多这问题！”在毫无准备下路明突然被问，一紧张他的口吃症又来了。

(六)

魏道义的确定下日期与各组主任探讨改革的问题，那天和道义讨论了改革言论堂的方针后，堂主萧岩斌走来王弘扬的座位旁，邀弘扬一起上四楼去喝咖啡。

“他妈的！这魏道义存心不良，竟然想借改革之名把我的主任职衔革掉，另立他的‘蓝眼儿’吴海涵为代主任。我和他辩论起来，说：‘魏道义，我告诉你，从王如旧升我为言论堂堂主的那一天起，你就一直弄我，一直到今天，你还是不停地弄我，我告诉你，你是弄不倒我的！’”萧岩斌怒气冲冲地说。

“那他说了些什么？”弘扬问。

“他说：‘好！岩斌，你终于说出你的心中话，让我知道你对我的真正看法，这很好！’我说：‘你别以为我会像王弘扬那样乖乖让你摆布和侮辱，我会反击到你也坐不上总编辑这位子的’。这家伙听后说：‘岩斌，我只是

建议让较年轻的海涵来代替你管管这几位社委，而你可以多花点精力搞翻译，多写些评论，如果你不愿意，我不勉强你！’他妈的，他道义看到局面不对就改变语气了。”岩斌依然怒气未消，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道义既然不敢革掉你的堂主职权，不就好了吗？”弘扬安慰道。

“小弟朝里是有人的，他道义不知死活，他敢再嚣张我会叫他没好下场的，而且前几天王如旧还叫我去他的办公室详谈改革的问题，看来改革是上层管理人都在策划的，他们都想藉此保住现有职位或甚至更上一层楼。弘扬，我告诉你，王如旧还是很赏识你的，听如旧的语气，他的改革方案中应该有你在内。那天，在离开如旧的房间前，如旧对我说：‘这魏道义你不用怕他，我支持你，敢跟他撞！’我才不怕这魏道义，他有何德何能坐总编辑这位子！”萧岩斌意犹未尽地继续说。

“岩斌兄，不管你曾怎样对不起我，说我的工作表现不尽理想，我还是认为你比道义好！”弘扬透露了一点自己知道的内情。

“那是道义要我这么评估你的，弘扬，我害你我会得到什么好处呢？你别忘了，那年你得了威世卡新闻奖，在讨论分给常年奖励金会议上，道义也是坚持一分钱不给你的。王如旧那天召见了，我当着道义的脸说：‘弘扬今年的特写获得南淡晨报的常年最佳评论奖，现在又获颁威世卡新闻奖，我们不给他奖励金是说不过去的。’你还记得这件事吗？”萧岩斌提起往事，以挽回弘扬的友情。

“记得！记得！那年我得了两千元奖励金，这是我在报馆十多年来唯一一次获得的奖励金呢！真应该感谢你！”弘扬说。

第三章：突 变

(一)

因为受到魏道义的制约，王弘扬除了每天准时上班，准时下班，打一打新闻标题，编一编两至三个小版新闻外，实在无所施展才华。日子过得平淡又乏味，弘扬强忍着，他只用五分之二精力在工作上，另外五分之三精力在学术研究和教学上。他有时自己想想，觉得魏道义对他的迫害，倒反使他自己的人生开辟出另一条道路。自然，他并不是因此感激道义，而是以古人的面临逆境死里求生存求发展的精神自勉。他常常开玩笑地对朋友说：我每天跑步锻炼身体，一半为的是要看到我的敌人一个一个先我而去。

那天李遵荣又来跟弘扬耳语，照旧是讲些灰中带黄的，但又有点讽世意味的笑话，说完笑话后，遵荣约弘扬单独到报馆外用晚餐，说是重要“路边社”消息相告。

两人在等待食物时，弘扬忍不住问遵荣：“喂，你老哥有什么路边社消息要告诉我？”

“等吃完饭再说。”遵荣把食指放在唇上，嘘了一声，轻轻地回答。

“这么神秘干嘛？”

“事关大家的生死存亡，我要吃饱了，心情好才慢慢对你讲。”

饭后两人轻松地喝咖啡，遵荣便说：“喂，我昨夜看到人事部高级经理杨应南进入魏道义的办公室，整整谈了一个小时才出来。过后不久，我在厕所遇到道义，他神情非常愉快，一边小便，一边吹口哨！后来我多方打听的结果，好像他们与上层管理人员在策划要弄走总经理王如旧呢！现在柳捷敏只剩一年便退休，他虽然天天都来上班，却名副其实的深居简出，自己带饭盒来，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吃，什么事都不管了，据说他每天都关在办公室内读名人传记呢！喂！你的处境很不妙呀！”

“柳捷敏听信李路明的谗言，此前又清除异己，他被小人包围了，我才不管他。”弘扬谈起捷敏，心头还是有点对他不满。

“柳捷敏你可以不管，但王如旧的动向你就不可不留意啰！”

“我有兴趣知道，但却帮不了他。”

“我的意思是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只要王如旧一走，张松青肯定完蛋，接着他们便会对付你的。”

“我当年在东京也是受到总裁余真义的一再打压，后来还不是冲出重围重见天日？而且，我还是外贸公司执行总裁直接在东京总裁余真义的面前升我的级别的，这完全反证了余真义对我的评估是错误的！我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我会提防魏道义，但我并不怕他。”弘扬坚定地说。

“我不是说你怕道义，而是提醒你你应该准备好后路，我看得出道义非常讨厌你，当王如旧和张松青不在时，他

就会对付你的！”遵荣关心地说：“你的学历这么高，魏道义本来就吃不下，加上你又是王如旧派系的人，王如旧与你关系这么密切，这对你很不利的。”

“我会留意事态的进展，并随时做好应对之策，谢谢你的情报和关心，遵荣。”

(二)

这几周来杨应南经常出入魏道义的办公室，且两人关起门来一谈至少两小时，编采部人员看在眼里自然知道大事即将发生，但到底是什么事却又无从猜起。大家都忐忑不安，都料到此大事件必然与自己息息相关。

王弘扬、张松青他们依然经常去吃夜宵，依然有说有笑，嘻哈绝倒。牛南阳更经常来王弘扬的座位旁闲聊，顺便探听一点消息，有时也告诉弘扬一点听来的谣传，诸如王如旧已拟好改组南淡晨报的编辑部计划，执行编辑路易行将取代魏道义出任总编辑，而另一老总柳捷敏年底将提早退休，他的空缺不填补，工作由路易行代理以节省开支。路易行现年四十五岁，青春正富，也符合馆方条文规定：四五十岁以上职员除非特别优秀的，一概不予升级。

为探究更多内幕消息，牛南阳、李遵荣等等原非夜宵党的同事，也经常加入张松青和王弘扬的啤酒与夜宵团。好笑的是张松青与王弘扬从来就没有什么内幕消息来源，他俩的消息多是牛南阳与李遵荣转告给王弘扬，而后王弘扬再转告给张松青，如此这般又转回牛南阳和李遵荣，最后牛李二人又再转给各个部门。于是谣传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间中又加油加酱，谣传似乎变成正确消息了。

这天李遵荣又来找王弘扬耳语：“听说王如旧的计划书被执行总裁给否决掉了。如旧现在不提路易行为总编辑，而改提许水发取代路易行。不过，最新的谣言是执行总裁也不接受许水发为总编辑的建议，看来此次如旧是有难了。”

谣言尽管满天飞，报馆一切如旧，外面传来的消息更多，有传说某公共机构的一名高级职员已与执行总裁见了面，他将取代魏道义成为总编辑的，有传说王如旧将离职的，有谣传张松青会连降三级去编副刊的。报馆内的许多秘密，通常都是由外面传进来的，而且十之八九都非常准确。

魏道义已和各组主任商讨完改革事项。而且，也有三两位同事以密函方式发电邮给老总，密告本组或别组漏新闻，甚至处理新闻不当等等。对这些密函魏道义都一一记录在案，并找有关组别的主任问罪，惹得有关组别的主任怒气冲天，并臭骂告密者行为卑鄙。

不过，改革的事宜并没有付诸行动，无论是魏道义还是王如旧，似乎都把改革的重点放在人事的安排而不是各组别的新闻内容实质上的改善，馆内的矛盾人际关系，迄今仍然未全部解决，这障碍正是南淡晨报的致命伤，也是它的领导人始终无法看到真正问题症结所在的原因，他们消耗太多精力于无谓的人事斗争，浪费太多时间于纠正或寻找新闻中的错别字，花掉大把时间指出照片大小的适当与否、标题精简与否等等，这些都是舍本逐末的做法。真正的新闻漏报，新闻的没追踪，却无人倾全力去纠正，南淡晨报的读者当然会日减。

不在把关上加强防卫，不把不太好的标题在下版前改过来，不加强训练记者的书写新闻能力，而只是通过事后

评估，天天指责编辑标题打得不好，或记者新闻写得不够精简等等，都是打击士气的做法。这种大挫员工士气的做法，使得众员工每天来上班都有非常沉重的精神负担，不知道今天是自己还是什么人又将挨批受骂了。渐渐的，大家都视上班如坐牢，视报馆如监狱，也因此，人们都会发觉南淡晨报编采人员一走出馆外，看到外面的灿烂阳光，都笑逐颜开，且谈笑风生呢！

“这是一份没有尊严的工作！”言论堂堂主萧岩斌有一次在谈到每天评估会议时，这么感慨地对王弘扬说，这真是一句可圈可点的经典性结论，它概括了评估会议所带来的种种弊病。

近来报馆的空气显得特别凝重，像天空凝着一层层厚云欲雨未雨，而周遭的环境又连一丝风也没有那样沉闷。一场暴风骤雨即将来临，接着还应该会有闪电和响雷，大家屏气以待。

(三)

报馆谣传王如旧廿四小时内辞职！这消息传到张松青耳边时，他正和王弘扬、林维富、牛南阳、李遵荣、莫天骥等在阳光大厦喝啤酒，吃夜宵。这是十二月廿四日的平安夜，报馆提早截稿，晚上十点大家都已离开报馆。张松青建议小饮几杯去，他请客。于是众人雀跃，呼啸而去。

“你从哪儿得来此消息？”张松青有点紧张，灌下半杯啤酒，问刚赶来聚饮并转达此消息的意外路线记者黄符猷。

“我听采访主任王克刚说的！”黄符猷不疾不徐地

说：“看来这消息属实，我看到杨应南十点钟还走进魏道义的办公室里，谈了半小时才出来！”

“别管这消息是真还是假，大家喝干这杯啤酒，预祝大家圣诞节快乐，愿主保佑我们！”张松青故作镇定状，向大家敬酒，然后对着王弘扬说：“兄弟，王如旧如果真的辞职，你也不能久留了，你得自己保重。”

“没那么严重吧！”弘扬说：“王如旧辞职是他个人的事，我们靠自己的本领工作，有什么大问题？”

“你‘老哥’说这种话。”张松青用食指指着弘扬，两眼扫着众人说：“那证明你弘扬是个很天真的书呆子，你还不知道，魏道义多少次要‘杀’你，要不是王如旧讲你的好话，你早就‘身首异处’了。”

“是吗？”弘扬反问。

“弘扬，你真的无知又天真，魏道义是多么地讨厌你，你还以为他容得下你。如旧是怕事事告诉你，会伤到你的自尊心，才没把真相告诉你。想不到，你竟以为你能在晨报生存下来是你的本事，或魏道义容得下你。”张松青酒意正浓谈兴很高，他继续说：“弘扬，你自己想想，魏道义把你调离言论堂，安排在编辑组，还要接受你的主任林维富的辅导，你堂堂一个准博士，竟然要接受他的辅导，辅个屁呀！你任何时候写的文章都比维富强了不知多少倍，他跟你比什么？这分明是在羞辱你啊！维富兄，你说我讲得对不对？”张松青转向维富，一边为他倒酒一边问他。

“我只是奉命行事，我哪敢辅导弘扬，而实际上弘扬也无须辅导的。”林维富在这副总张松青面前谦恭地说。

“王如旧如果真的走了，不知谁会填补他的职位？”

李遵荣一边咬着一只鸭腿，一边喝干半杯啤酒，说：“他妈的，这肥缺是人人都垂涎三尺的！”

“一定是那位南大毕业，而又自称华语讲得不大好的杨应南爬上来啰！”莫天骥说。

“杨应南的华语讲得不大好，他的英语就讲得很好咩！”牛南阳插嘴说。

“你咩什么？你姓牛，应该哞！哞！哞！才对呀！”李遵荣调侃着牛南阳，他已有八分酒意，双手放在头上扮作牛角状，真的哞了好几声，惹得邻桌的酒友都哈哈大笑。

“来！来！来！大家再干杯，像此良辰美景，以后怕难再有了，大家要乘兴欢饮！”张松青今晚表面上很快活，其实他的内心相当彷徨，万一被辞退，一家大小的生活将何去何从呢？虽说身为副总的这些年来，他除了与众同事喝喝酒吃吃夜宵外，并没乱花钱，手头的积蓄也有十来万元，足够不做工吃它三几年。但三几年后，怎么办呢？举家搬回乡下，别说太太不习惯，孩子受教育也有问题，坐吃山空后，一家大小的生活，难道可依靠家乡那数十依葛的棕油园来维持吗？这些现实问题一整晚把张松青搞得心绪颇不安宁。

已是凌晨两点多，张松青他们还在阳光大厦旁邻近马路的桌子上喝酒谈天。阳光大厦底层的咖啡店已打烊，他们的酒购自附近的便利店，众人已喝得七七八八了，睡意阵阵来袭，大家都想回家，但拗不过张松青的再三劝酒，只好硬撑着。

“像杨应南这种货色也可当总经理，南淡晨报殆矣！”张松青又发牢骚了。

“为什么不可以？我都说过，这是个淘汰人才的机构嘛！”牛南阳说，刚才给李遵荣调侃过，他这次不再咩了，但也不咩，而只用“嘛”这助词。

“在这机构做事，不须有真本事，但得懂得耍权术。杨应南最善于逢迎吹嘘的嘛！”李遵荣酒量在众人中最好，到此刻他的思路还是很清晰，但多少也有点酒意了，平时说话总是口沫横飞的他，此刻说话更是口沫满桌飞，溅得众人脸上，手上尽是他的口水。

“我真的是想像不到，受华文教育者在同一屋檐下做事，那种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比受英文教育者之间的斗争，更为阴险与激烈！”王弘扬一向贪吃，此刻已十分饱了，却还在吃喝，他连续打了几个隔，断断续续说出这些话。

“英文教育者的权力斗争就很斯文咩！”牛南阳又惯性地使用助词“咩”，他继续咩着：“你王弘扬在英文精英中自然难与他们竞争，也对他们构不成威胁，你在局外观斗争，置身事外，当然不会感到斗争的残酷。而今在你最擅长的华文环境工作，你直接参与斗争，当然感到斗争惨烈啰！其实，华文教育者是丢香蕉皮给你踩，让你自己踩个四脚朝天屁股开花，最好是骨折脚断；英文教育者的斗争如五十年代的流氓在后巷开片，汽水瓶、镰刀一齐出动，大家火拼，谁砍伤或砍死谁，一目了然。差别就在这儿，弘扬你不清楚咩？”

言谈间，林维富从便利店走出来，两手各提着一大瓶白啤走来，他步伐歪斜，神情快乐，口齿不清地说：“什么，什么斗争不斗争，别再说这些无聊的话，大家尽兴，大家尽兴！”说完便向松青倒酒。

“不，不，我不喝白啤了，你没看到我这两小罐黑啤还没打开呢！张松青边说边拉开一罐黑啤，倒满杯后，便举杯说：“这是痛苦旅程的开始。”

“痛苦旅程的开始”是张松青的口头禅，他只喜爱喝白啤酒，不爱喝黑啤，尤其是X Y Z牌黑啤，但偏偏黑啤促销小姐特别爱缠张松青，他被缠得无法摆脱，往往就心软应酬她买了两罐，保留着待到喝到九分酒意才转喝黑啤，喝前松青一定说“痛苦旅程的开始”这话。但此口头禅在今晚出自他的口，在众人听来，似乎又有点语带双关，更触动了王弘扬的心。

(四)

张松青接下来的境遇，果然应验了他自己所说的“痛苦旅程的开始”这句话。

王如旧在圣诞节过后就没再回到办公室，谣言继续满天飞。李遵荣是好事之徒，四处去打听，最后得到的消息是：王如旧二十四小时之内离职，并对执行总裁拍桌子。如旧说：“这样的改组建议也不可以，那样的建议方案也不行，你到底要我怎么做，我实在不晓得。我不干了！”王如旧就这样拂袖而去。目前，他在家中休息。又传说，海外有某家大报社在与他接洽，可能有个肥缺等如旧填补。

张松青依旧沉着应战，他准时上班，照样吃夜宵，喝酒。但与他一同吃夜宵的同事渐渐少了，大家看到局势不对，张松青迟早肯定遭殃，与他多多接触怕会引来魏道义的猜忌并遭受打杀。

这一天中午，魏道义召见张松青，两人在道义的室内争吵起来，门虽关着，但声浪很大，整个编采部都听得到吵架声，但因到底隔着一堵墙，声浪又时大时小，争吵的详细内容也就无法全然听到。

不一会儿，张松青夺门而出，声音很大地说：“士头可杀而志不可辱。”说完，径自走向王弘扬的座位旁，说：“老弟，我辞职了！现在我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就走，如果你有空，今晚十二点半我在老地方等你！”

“到底是怎么回事？”弘扬问。

“今晚见面才详谈！”

阳光大厦的午夜依然热闹，咖啡店客人的谈话声，男女招待的喊叫声，流行俗音乐声，各种声音在密封的冷气咖啡店内冲来撞去，像一阵阵迷魂药把顾客们熏得头昏脑涨，昏昏欲睡，他们只有猛灌酒提神，并尽量提高声量谈话。

已是凌晨一点多，张松青仍然舍不得回家，陪着他的只有王弘扬和莫天骥。

“我早料到我会今天，所以我并不感到意外。”张松青终于谈到自己的话题，他与弘扬和天骥已坐了一个多小时，但松青前此闭口不谈自己的事，只管东拉西扯一通。

“你到底跟道义吵些什么？”弘扬乘机追问。

“他竟然说要调我去编副刊版，这不是极度地羞辱我吗？我一气之下就和他吵起来，他却说这不是他的主张，是上层的决定。他妈的，这种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还推说是上面的决定！”松青愤愤地说。

“道义专门干的就是折阳寿的坏事！”莫天骥说：“当年道义为了整我，天天都瞄准我编的版，或找错字，或批评我的标题如何无法突出新闻重点等等。最好笑的是，有一次在一个内部讨论会上，他竟然当众说：‘你们年轻人，自以为很有学问，整天都在创造新词，譬如说，有人在写文章时，用了‘数据’这两个字，什么叫做‘数据’？这种怪词汇我从来就没看过。’后来还是语文顾问悄悄对他耳语了一阵，他才知道自己错了，但却又死不认错，继续说：‘简单一句话，我们要照顾到华文第二语文读者的水平问题，不常见报的词汇少用为妙！’这种不学‘有’术的领导人，就只会靠托大脚，靠陷害忠良以自保！”

“迁就第二语文读者的华文水平，就是这种毫无远见的方针，把南淡晨报办得这么差劲，难怪桃花源岛国立大学的程博教授有一次对我说：‘弘扬，我要说一句得罪你的话，你们南淡晨报是办给小学生看的！’迁就！迁就！整天只会迁就，迁就到有华文水平的读者都不读我们的报章了。你们知道吗？副刊的好多位同事悄悄对我说：‘我们把这种限制使用较优雅的词汇的做法，叫做赔款割土政策。真的，这真像清末的亡国政策！’”王弘扬说。

“哎！弘扬，天骥，我在报社干了二十七年，今晚过后我就离开，确实有点舍不得。尤其是像你们两位有情有义的同事，最叫我怀念，我们保持联系！”松青语气有点伤感地说。

“松青，你不可消沉下去，要振作起来，且要和王如旧保持联络，我听说海外有一家报社正和如旧接洽，如果如旧有‘空头’，他一定会拉你过去的。”弘扬激励着松青。

“松青，多多保重！注意身心的健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握手告别时，天骥这么勉励着松青。

“弘扬，天骥，多多保重。”上了德士后，松青还拉下车窗向两人挥手致意。

夜已深了，路灯散发着昏黄的微光，在骤雨刚歇的凄冷街道上，那微光显得特别迷茫。

（五）

王弘扬连续好几天都联络不上王如旧，接电话的女佣只会说王先生出去了，去了哪里，她不知道。有一次接听电话的是王太太，她说如旧最近忙于联络一些老朋友，想搞一些生意，详情她也不清楚。

这一天弘扬终于联络上王如旧。“你好！王先生，我是弘扬，我一直打电话联络你，都联络不上，你的近况如何？”弘扬说。

“我还好。弘扬，真感谢你来电慰问，自我离开报社后，好像患上了爱之病一样，人人都避开我，你是第一个打电话来慰问我的同事。我没什么事，正在联系一些朋友，想搞一点生意。不过，东方之珠岛有一家大报社也有意聘请我，我正在考虑中。”如旧说，声音相当爽朗！

“弘扬，你们的近况又如何？”

“松青三天前辞职了，相信你知道了吧？”

“我从朋友处听到这消息。你的近况又怎样？”

“暂时无事，但魏道义又把我调到本坡组，编些趣闻版。”

“你工作小心点，应该没事的，找一天和松青出来喝茶！”

“好的。好的。我先和松青约好，再联络你。”

松青辞职后，几乎每天都和弘扬保持联系。这些日子来的动态，他都一一和弘扬详谈，松青每天早晨十点左右就到缤纷河畔散步，而后在树荫下读书，中餐就在附近的小贩中心解决，饭后散步半小时，再倒回树下看书。

“弘扬，我告诉你，这几天来我才真正体会到逍遥自在的乐趣。清晨在河畔散步，心旷神怡，晨风中在树荫下读唐诗宋词元曲，最能深入体验诗词中的意境，如果碰到涨潮时景致就更叫人心醉了。”这天松青又打电话来，在话筒中对弘扬说：“我这几天在大自然和诗词意境中生活，更进一步体会到人生的至高境界。我在想，过去与魏道义斗争的那种生活方式，实在有点无聊。”

“我们个人怎样生活那是一回事，与魏道义的斗争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是想为桃花源岛创造一点民族文化，任何想阻止我们这样做的人，都是我们的敌对者。”弘扬在电话中说：“我们要求个人的解脱，有何困难？但若只如此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点我知道，人生在世，不单为求三餐温饱，尤其是我们这些在文化界工作的知识分子，更应该在有生之年做点有意义的事。对了，弘扬，今晚有空出来喝两杯？”

“改天吧！松青，我差点忘了告诉你，那天我联络上如旧，他倒想与你我聚一聚。”

“好啊！那你去安排，反正我是闲人一个，什么时候都方便。”

(六)

桃花源岛上流经市区的梦幻河，华灯初上时分两岸就开始热闹起来，夕阳欲坠未坠，在河面洒下一片金黄色彩，晚风轻拂，漾起层层细浪，把河面装点得梦境一般璀璨。在临河的六星级豪杰大酒店的露天啤酒花园里，王如旧、张松青和王弘扬在共进晚餐。这是弘扬安排的，为王如旧远行饯别的聚餐。王如旧接受了东方之珠岛五湖日报董事总经理职位，下周一上任。今天是星期四，不是周末，公务人员与金融界职员刚下班不久，啤酒花园顾客不多，王如旧三人边吃饭边闲聊着，气氛悠闲而优雅。

三人用完晚餐后便开始喝酒，酒入肠，谈兴便来了。

“他们弄走我们两人后，弘扬，你得小心，魏道义一定会逐步整死你的，你的一再被调职，就是他想迫你辞职的阴毒手段。”如旧看着弘扬说：“小老弟，我看到你今日的处境，心里也很不好过，当初我把你从外贸公司延揽过来，本来想和你们一起做点有益于民族文化的事业，想不到局势演变到今天，竟把原本拥有一个金饭碗的你推向处处隐藏着杀机的死胡同。不过，弘扬你无须急躁，能忍就忍，看将来有什么机会再说吧！”

“我一再被贬职，被羞辱已好几年了，我要是没忍着，早就离开报社了。”王弘扬说。

“我告诉你，如旧兄，任谁也没料到局势会演变到今天这种地步。而且，馆方的大权落在不学‘有’术的人手上，他们当然会选一些比他们更没才华的人作为助手属下，否则他们本身的职位就保不住啦！像弘扬这种多面手的人才，那会成为他们的爱将呢？他们没把他垛成肉碎已

经是够幸运的了！”松青说完后看着弘扬再说：“弘扬你真的要加倍小心与忍耐。”

“南淡晨报报份降至今日这么低的数字，全是报社内斗的结果，而母族文化与语式微至现在这么低的水平，也全是我们内部少数人为了个人一点小利益而出卖原则的缘故。弘扬应该还记得八年前，第二副总裁召集我们开会讨论改组问题时，便有人发言响应；不久前顶层管理人说，一则新闻馆方派好多名记者去采访是浪费人力财力，也有人在副刊写小文章支持这样的论调。此人难道不知道，单单华文报就有五、六份之多，加上其他语文的，不下十份报章，一则新闻由不同报章的记者从不同的角度切入，那才有风格嘛，如果只由英文报的记者采访，其他语文的报章照稿翻译，岂不怪哉？”王如旧说：“我们馆内就因有一些应声虫，为了个人的蝇头小利，凡是上头说的话或提的建议就毫无原则地呼应，才使得我的工作或计划一再受到阻挠。”

停了一会儿，王如旧转换了话题说：“我这几年来，在报社内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很使我心灰意冷，加上上头的压力越来越大，报份又不断下跌，更促使我萌起退意。”

“你的新工作也还是报社的呀！只是换了个地方而已！我甚至想，我们把晨报的战场开拓到东方之珠岛了。”弘扬开玩笑地说。

“你这话倒有点哲理，战场开到东方之珠岛，有意思，有意思！”松青赞扬道。

“话虽然这么说，在自己生长的岛上无法为文化工作贡献一点力量，总是很遗憾的。何况到了这把年纪，一个人还得跑到几千里外的地方工作，想起来也蛮伤感的！”

如旧微微地感叹道。

夜已相当深了，梦幻河畔却显得更为热闹，游船在河上缓缓驶过，漾起细细波浪，把河面上倒映着的灯光揉得支离破碎。三人离开时看到此情景，真的有点感伤。看着如旧与松青的背影渐渐远去，弘扬突然兴起一种孤独感，穿过地下行人过道出来时，他看到一弯下弦月凄清地挂在天边，几颗星星在晴朗得连一片云也看不到的夜空中闪烁着。建设文化的道路是多么地艰辛和寂寞呀！他喟叹着。



第四章：破茧

（一）

报社的气氛似乎平静多了，如旧和松青走后，如旧派系的势力荡然无存，道义派系的员工占尽要津。柳捷敏退休了，仅萧岩斌还当言论堂堂主，但权力左右受牵制，连社论的题目都是集体讨论决定的。权力集中，领导人如果能好好策划新闻、副刊及言论版的发展计划，南淡晨报的内容素质应可有所提高，可事实又不然。言论尺度的自我设限，魏道义的只会挑剔属下所编的版或所写的新闻有多少错别字，副刊的侧重于讨好所谓第二语文的年轻读者的错误方针，这种种偏差造成新读者无法争取到，而旧读者却在失望之后不再阅读南淡晨报。

王弘扬这些日子来的工作相对来说比较顺利，但因有如旧和松青的不幸遭遇事件，牛南阳等人渐渐疏远了弘扬，林维富也不再聚众去吃夜宵喝酒了。一句话，在报社内弘扬只与三五位和他同样受排挤的同事较有来往，且经常一起到馆外用晚餐，发发牢骚。

这一天傍晚，林绿野、莫天骥、凌野草和王弘扬一起在短亭食阁吃晚饭。饭后大家边喝着茶边闲聊，聊着聊着，莫天骥无限感慨地对着弘扬说：“我说馆方把你这样的人才压制到这等地步，真的是他们本身的损失！”

“这只是你老哥的看法，魏道义却年年在工作评估上

说我表现不好，我这几年来每年年底都是在担心受怕中度过的，只有在翌年一、二月收到人事部的薪水调整信后，才庆幸自己又幸存下来。”弘扬愤愤地说。他有时回忆起当初进入报社，深受柳捷敏、王如旧和沈武志的器重的情况，不禁为自己也为这小岛悲哀。他清清楚楚记得，连中英文造诣很深的沈武志，都很赏识他。武志有一次亲自到弘扬的办公室，要弘扬为《扶桑日报》撰写一篇关于东盟与扶桑的外交关系的文章，弘扬因为工作相当繁杂，有意推辞，便建议武志找陈北秋，说此君是扶桑专家，由他来写此类性质的论文最为适当。想不到沈武志竟说：“陈北秋对扶桑政治动态的了解，可能不会比你浅，但他的英文是不行的，我看过你写的英文论文，是够水平见报的。”回忆起这些往事，环顾现在自己的处境，真的是不堪回首话当年呢！

“你去年获得南淡晨报最佳特稿奖，还获得威世卡首届新闻奖，这样的表现还说不好，到底要怎样的表现才算杰出呢？”林绿野露出一嘴稍呈淡黄的牙齿说：“我告诉你，这是有人故意在整你的结果，我不说出来，你也知道是谁吧！”

“兄弟，看开点吧！在这种机构工作，就好像在坐跷跷板，老板随时都会跳开，给你个措手不及，跌个四脚朝天，屁股开花呢！”野草说。

“不过，我才不和他们玩跷跷板呢。老实告诉你们，我绿野离开报社在外头是不容易找到月薪六、七千元的工作的，我就跟他们拖拉，在外面另寻出路，能拖多久就拖多久，待退休或离职后，我才写回忆录来暴露这批人的丑陋嘴脸。”林绿野又插嘴进来说。

“道义这种人用人唯亲，难怪牛南阳要说这是一个淘

汰人才的机构这种话。他整天躲在办公室内，处心积虑的就是怎样对付异己，这种人鼠目寸光，南淡晨报那不会给他越搞越糟呢？”莫天骥接着说。

“试想人人都在不安中工作，这新闻工作怎么搞得好！”弘扬说着，四人已踏进馆内，他们便赶紧转换话题，说些无关宏旨的笑话调侃彼此。对像他们这班被排挤的员工，他们每天都要靠着说一点言不及义的笑话来支撑到夜晚凌晨下班。

(二)

王弘扬照旧做他的等因奉此的工作。业余他除撰写他的论文，研究他的专题外，也开始策划筹办一份具有学术水平的专业学报。桃花源岛的四所大学中有三所设有汉语言文学系，但都没办一份具专业水平的学报。弘扬、天骥与另一位好友吴恩世协商结果同意创办这样一份高水准的学报，且要以文会友，广泛联系世界各国的华裔学者，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宗旨。这计划已构思了两年多，目前时机似乎已成熟，可以付诸实践了。

莫天骥长期在编辑组工作，对版面设计、色彩的配搭，都十分有心得，编辑与版面设计就由他负责。吴恩世则数十年来经营一家印刷馆，事业有成，人也很有正义感，且热心于推展文化事业。当弘扬与天骥找恩世出来共办学报时，他满口答应，说只收印刷成本，当协力促成此项极有意义之事。弘扬在外国多年，各国的良朋益友不少，邀约学者写稿此任务自然落在他肩上。

通过弘扬的学弟的介绍，桃花源岛的著名篆刻书画家

施卫艺自动请缨，愿意为学刊免费设计封面。弘扬、天骥与恩世的周边好友都有成人之美的高尚情操，或答应为广告贺辞题字，或愿掏钱包出钱登贺词。

筹备工作到此已搞得七七八八了，接着下来最重要的联系工作自然落在弘扬的身上。这天三人聚集在弘扬家中共商大计，王太太则忙得不亦乐乎地准备一些小吃让大家尝尝。四人在很融洽气氛中详谈，各个环节与细节都有所涉及。

“这是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不可固步自封，也不应死守陈规。我们的宗旨是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弘扬开宗明义地说：“但立足本土，并不可排外，放眼世界也不能毫无原则什么都接受。”

“我们的团结对象应有所限制，不可来者不拒，我们容许有不同意见的存在，但不能招进挖我们墙角之辈。”莫天骥接着说。

“我想我们应该定下一些原则，作为我们团结世界各国华裔学者的标准。”吴恩世说。

“作为一个文化界的圈外女流之辈，我有个小小的意见，你们在招揽学者时得注意他们的思想倾向，有些人进来我们的刊物是抱着要破坏我们的目的而来的。”王太太傅诗韵说。

“注意别人的思想倾向，这应该是我们最该定下的守则。我们的学报探讨的是文化课题，主要是中华文史哲问题，及中华文化在世界各个角落落地生根并已本土化后的现状的研究。马拉诗雅国与我们桃花源岛在政治上是两个国家，在历史与文化上却是二位一体的，它是我们最先要团结的对象。扶桑有三几位我认识的学者，都是有良知

的，我们也可以延揽进来。秋海棠叶国的学者对我们的学报最为重要，他们对中华文史哲最为熟悉，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能提高我们学报的水平，欧洲的华裔学者的研究成果，可开拓我们在那个区域的视野，自然更是我们要团结的对象。”弘扬补充了太太的意见说：“在团结世界各国的学者时，我们得有海量容纳异己，但不能接受台独分子或反华分子。尤其是我们桃花源岛上有人夸大中华民族主义抬头的危害的言论更非得留意不可。总之，一句话，我们不以政治倾向或立场取人，但也不可被人利用我们的学报来达到反华的目的。”

“录用稿件的标准大体上也可照着延揽学者的规定来处理吧？”王太太一边咨询大家的意见，一边说：“是不是每一期的学报都得定下一个中心课题，这样做好像较有特色。”

“学报应以桃花源岛与马拉诗雅国的华族文化问题为论题中心，但不用每一期都规定一个论题来讨论，如果这样做，一来怕找不到那么多专人供稿，二来定了题目绑手绑脚的，反而令撰稿人无法自由发挥己见。”莫天骥这样认为。

“那学报应叫什么名字？”吴恩世问。

“就叫《新时代学报》吧？”天骥顺口说。

“好呀！这名字不错，创刊号在2001年出版，刚好是千禧年的开始，这名字正合时宜。”恩世赞道，其他人并无异议，学报的名字因而定下。

(三)

马华文学史家袁治文的家坐落在金香路，这是一条与大学相邻近的小路，白天里都显得相当幽静，一入夜更是鸦雀无声。这个晚上骤雨刚停，空气非常清新。弘扬与天骥为了请袁治文当学报的顾问来造访袁老，两人与袁治文坐在庭园中，但见上弦月悄然挂在天边，四周出奇的静，空气里流泛着一阵阵淡淡的水梅香，间中也杂着浓郁的茉莉花香。

三人一边品茗一边闲谈着，“袁先生，我与天骥及恩世筹办了一份学报，想请您担任我们的编辑顾问，今天我们就是专程为此事而来的，恩世因赶工而没来。”弘扬在与袁治文闲聊了好一会后，单刀直入地道明来意。

“啊！你们三人在搞学报，怎么事前我一点也没听说？”袁治文颇为惊讶地问。

“我们已筹备了好长一段日子了，前几天才把学报名字定了，各国学者与顾问名单也拟了出来。我们认为您老人家德高望重，学术成就卓著，有了您当我们学报的顾问，必能提高此刊物的知名度。”天骥诚恳地说。

“这没问题，学报将以刊登什么性质的文章为主呢？”袁治文问。

“应该是以桃花源岛和马拉诗雅国的华族文史哲问题为主。我个人是想写点桃花源岛华人思想史这方面的文章。袁先生，我们则希望您能为学报撰写马华文学史方面的论文。”弘扬说。

“我最近精力大退，无法长久看资料，文章怕无法写出来，我手头还有三两篇旧稿，改天找出来让你们看看，是否可用？”袁治文说：“弘扬，你刚才说你想撰写桃花

源岛华人思想史，我看这工作不容易做，也没那么迫切需要立刻去做。我倒想建议你应研究桃花源岛当代华文文学史，这工作迫切需要有人做，而我已年老力衰，无法做这样繁重的工作了，你能负起这个责任吗？”

“哦？”弘扬沉吟着：“我除了在报社工作，书写文章之外，也在私立崇文大学兼教马华文学，怕再也腾不出时间来研究岛国的华文文学史的！”

“正因为你在崇文大学兼教，你对马华文学史如此熟悉，再花一点时间来撰写岛国当代华文文学史就是顺理成章嘛！”袁治文鼓励着：“写文学史这种吃力又不讨好的工作，是绝少有人愿意做的。而且，即使有人要做，也得有点能力与正确史观才行。我看弘扬你这些年来在学术界上的表现颇为不错，你来书写当代华文文学史是能胜任愉快的。”

“让我再考虑考虑。”弘扬有点心动。

“还有，阿骥，你也应该整理整理马华文体史或思潮史。这方面的工作还没多少人做过，尤其是散文史与思潮史，那是两块荒地等待开垦呢！”袁治文转头对着天骥说：“你们在这华族文化与语文式微时期能站出来做点事，殊为难得。尤其是弘扬，我前此倒不知道你还有这么强的组织能力，计划把一批不相干的人团结在一份学报上。”

“这些海外学者都是我的好朋友，我想找一天到他们居住的国家与他们详细谈一谈，共襄义举，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弘扬笑着说：“在本岛，我们将会找野草、力雄、金水、山涛、春柏等人作为基本写作骨干队伍，炎火则是我们学报的发行人。”

“你们的策划很周详，组织也很严密嘛！”袁治文笑笑地赞扬道。

“都是弘扬这火车头在带动我们。”天骥谦虚地说。

“您听天骥在胡说！这是我们大家集思广益的成果，所谓众志成城嘛！”弘扬继续说：“还有啊！我们学报登的论文，要尽量打破文以载道或政治挂帅作为立论的依据的框框，而从较为广阔的文化角度切入来论述问题。”

“哦！”袁治文愣了一下，说：“我倒要看看你们的学报有什么新的面貌呢！”

（四）

桃花源岛的东海岸公园这个黄昏骤然下了一场非常大的雷雨，狂风夹着粗面条般大的雨丝，横扫着整条东海岸堤岸，海浪一波紧接着一波，轰轰轰轰地怒击着防风堤，激起数尺高的水花，溅得岸畔的灌木丛落叶缤纷。闪电像一道圣旨，只这么一闪，雷神便跳跃起来猛猛地乒乒乓乓擂起战鼓助威。天地昏暗，公园周围迷濛一片，但这样猛烈的雷雨并扫不了老饕们的兴，长亭海鲜楼依然顾客如云，谈话声，呼喊声，男女招待的招呼声，交织成一片更为宏亮的声响，好像要与海鲜馆外的雷雨一较高低似的，把整家海鲜楼轰得声浪层层，在室内滚来滚去，震得顾客头晕脑涨。

王弘扬、莫天骥和吴恩世今晚与众好友如野草、施卫艺、力雄、金水、山涛、春柏等人聚餐。这是农历新年初四，众人心中还洋溢着节庆的欢愉气息。今晚集会主题是庆祝《新时代学报》成立，虽说这只是学报成立庆祝会，杂志还得等待弘扬夫妇远行至各国与学者们拉稿才能出

版，这至少是年底的事了，但大家的内心都很快乐，谈兴也很浓。

“我们预祝《新时代学报》一纸风行。”书法家施卫艺首先站了起来，一手拿着酒杯，向众人敬酒，说：“我非常佩服弘扬、天骥和恩世的奉献精神，在桃花源岛的中华文化日渐式微的逆境中，他们逆水行舟，为弘扬文化而作出的精神上与经济上的牺牲，是很叫我敬佩的。”

“哪里，哪里。”弘扬说：“你免费为我们的学报设计封面和题字，不也是一种奉献精神吗？”

“这只是举手之劳而已。”施卫艺喝下一杯啤酒后，有点兴奋，瘦削的脸转红了，他有点摇晃地又站了起来和弘扬敬酒，并说：“我每期订下半版贺辞。”

众人鼓掌叫好，弘扬说：“这不好，这不好。你的贡献已够大够多了，不好再破费！”

“你弘扬可以把在崇文大学教书的部分收入拿来补贴杂志，我才出这么一点点小钱有何不可？”施卫艺坚持着。

“我敬你一杯！”天骥受了感动，也站起来向卫艺敬酒。

“吃菜嘛！施先生，你到现在还没吃菜呢！”野草夹了一块烧鸡肉放在卫艺的小碗里，频频地劝导卫艺吃东西。

“有，我吃了好多菜了。”

施卫艺颇有艺术家的气质，且品格高尚，见义勇为，嫉恶如仇。他好饮但量不大，菜肴更是少吃。他为人豪爽，不善理财，遇到知己，他可以借钱请客。他的经济情

况不太好，但看到弘扬他们愿为民族文化出力，他也毫不犹豫地拔刀相助。

“好事大家做，这期我也来出一千元赞助费！”程如旧说。

众人鼓掌。

程如旧与弘扬、天骥是大学同学，三人毕业后各奔前程，整二十多年没见面，这次听说两位老同学和恩世创办学报，如旧联络上二人，今晚也就一起来聚聚。如旧在秋海棠叶国蹲了十七八年，东闯西闯，终于闯出一片天地来，如今他在秋海棠叶国的地毯厂，规模之大，无人可匹敌。一千元对他来说只是九牛之一毛，但他这种为善不落人后的品格，还是教人激赏的。

如旧的承诺令弘扬、天骥、恩世更为开怀了，看来学报的经费以后是不成问题了。前此，力雄与恩世曾私下答应每期为学报各出五百元赞助费，现在卫艺与如旧再伸援手，学报可谓水到渠成了。

“我可以在鹭鹭岛帮忙推销学报。”李家驹说。

李家驹长期在鹭鹭岛经商，与弘扬有点交情，经常往来于鹭鹭岛与桃花源岛之间，有时弘扬托他带点东西给鹭鹭岛的朋友，或鹭鹭岛的朋友托他带点书本给弘扬，他都非常乐意帮忙，也因此他与弘扬的交情越来越深了。

“学报的经费既然不是大问题，我们要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文章的内容和素质。”吴恩世说。

“我们整个构想是这样的：这是一份串联世界各国或区域的华裔学者的刊物，它所选刊的文章是从文化角度而不是从政治挂帅的角度作为切入点，将着重剖析或探讨中

华文化在秋海棠叶国之外的疆域上落地生根后的现状及其展望。”弘扬阐明创办刊物的宗旨：“桃花源岛地处东西文化交汇点的这种优良条件，使我们可以团结东盟各国的学人，与此同时又可联系欧美学者，中港台学者，团结前者是为促进交流，联系后者是为开拓我们的生存空间。桃花源岛这些年来的文化建设乏善可陈，华族文化更是每况愈下，我们只有创办学报，点点滴滴地做些工作，才有办法走出一条生路来！”

“弘扬的构想非常缜密周详，我较担心的是日本学者的史观会与我们的有矛盾。”野草提出疑问来。

“这倒不用过分担忧，我认识的日本学者当中，有好几位都是具有正义感，有良知的。他们有些在研究马华文学，有些在研究中国问题，有些则在研究中日关系史，我读过他们写的文章，都是就事论事，不带民族主义感情。他们知道中日的近现代史，日本是侵略国，秋海棠叶国是受害者，必须还历史以真相。他们为文是从维护人类的正义此角度切入，而不是为本民族的败类辩解。”弘扬解释道。

“由弘扬的谈话看来，我们这学报倒是世界各国学者的论坛呢！我就不知道你们想不想也联系大洋洲的澳纽学者？”力雄说：“我经常去柏斯，和那儿的几所大学的一些学者也有点交情，如果学报需要澳纽学者的文章，我可以负责联络工作。”

众人都说好。

力雄早年写诗，后来行医，赚了一些钱便在澳洲和新西兰置业。由于对桃花源岛的文化政策甚为失望，曾一度考虑退休后移民。近来与弘扬他们交上朋友，大家志同道合，有一点实际的文化工作可做，力雄就渐渐打消移民计

划。但为收租，也得经常来往桃花源岛与澳组之间。

“弘扬刚才说学报的文章要从文化的角度切入，你的意思是秋海棠叶国当代的学者都是从政治挂帅的角度来解释文化现象吗？”春柏问道：“从政治或从文化角度切入来演绎中华文化有什么不同呢？”

“我个人的看法是：把文化现象过度意识形态化，会流于工具论的泥沼中去。新秋海棠叶国建立以来，就因为文化政策上过于意识形态化，以致文学曾一度流于口号化与图解社会现象的框框去，而学术研究也流于公式化。我们的学报要避免刊登这样的东西。”弘扬解释道：“在单边主义横行而霸道文化泛滥的当今全球化年代，中华文化的王道文化应以本来面貌和霸道文化直接抗衡。如果中华文化再包上一层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就不是原汁原味的具王道精神的中华文化了。”

“自然，我们并不是毫无原则地夸大我们的学报的作用，作为面积这么小的桃花源岛的岛民的一分子，我们有责任为抗衡霸道文化的泛滥作一些点点滴滴的工作！”莫天骥谦虚地说。

“我倒觉得首先我们应该为桃花源岛保留一点中华文化的命脉。”炎火说：“我这几十年来因为卖书的关系，经常跑学校，与教师们的接触也较频繁，对桃花源岛这些年来文化式微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较为清楚。教育界人士对民族文化式微现象，已由当年的忧心忡忡，变为现在的不闻不问了。我们的学报应刊登一些探讨这些问题的专文而不应以抗衡霸道文化为重点任务。”

“我们的基本立场是：立足本地，放眼世界。”吴恩世说：“我们的策略是：我们将与马拉诗雅国的同道进行最紧密的合作，中国学者的文章可加强学报的可读性，日

本与欧美学者论文的观点，可为各种课题提供另一种看法。我们要走出历史悲情，扬弃历史包袱，以较宏观的观点来剖析问题，看待问题。固步自封或封锁自己，躲在井底自我陶醉，一定会被时代淘汰掉的。”

“不可自我封锁，夜郎自大，恩世这话说得很有道理。我们要走出桃花源岛文化景观一片迷濛的阴影。中港台近年来的文化都蓬勃发展起来了，它们的发展经验，应该有好多可供我们参考的。”施卫艺说：“去年十一月我到台南举办我的‘四十年书画展’，反应热烈，在展览会上认识了好几位大师级篆刻书画家、画家。下个月我将到牡丹花都参加甲骨文书法观摩会。我同意弘扬和恩世的看法，文化和艺术要还给它们独立的个性，不要过于意识形态化。而且，学报招揽各国学者来写稿，让各种观点集中地呈现在我们的学报里，总比一言堂好！”

“来！来！来来！来来！”程如旧欠伸着身子站了起来，向大家敬酒：“大家都说得真好！《新时代学报》在你们这班这样有见地的人的策划和支持下，一定会旗开得胜，一纸风行的。来，来，我们预祝它的成功，干杯！”

弘扬他们所点的菜肴都已上桌且吃得干干净净了，酒在如旧的劝饮下也喝完了，但外面的雨越下越大，看情形在一小时内雨是不会停的。于是在如旧的建议下，众人又再添加啤酒继续闲聊下去。

已是晚上十一点多了，大雨依然如注，停车场都积水了。众人走出海鲜楼，安排好交通问题后，在豪雨中撑着雨伞于告别声中离去。

(五)

年初八王弘扬与太太傅诗韵在谈商远行访问各国学者的事宜。

这一天早上十一点他们来到东海岸公园时，正值大潮，且是阴天，海风吹爽。两人看着海浪一层紧接着一层涌来，远处海面停满大船，近处海面又有人在划独木舟作乐。岸畔野草在微风中摇曳，杂树生花，红黄紫橙，色彩鲜艳之至，两人心情也为之振奋起来。

“此次远游，我既要为学报拉稿组稿，也想为自己另谋出路。”弘扬充满信心地说，似此阴晴而不热的天而海风又习习的良辰，弘扬自然对前景充满憧憬。

“你受报馆压抑了这么多年，博士学位既已考到，是应该另谋出路的！”诗韵说：“你应在他们叫你走之前辞职，光光荣荣的离开，这也算是一种反击。”

“我会这样做的。我的大学时代的老师王界仁前几天遇到我，对我说：‘弘扬，你博士学位都考到两三年了，为什么不转来大学执教呢？’我对他说：‘我有在私立崇文大学兼课，现在人还在报馆，虽不得意但也有份固定的薪水，再过几年看看吧！’想不到王老师竟说：‘东海大学复办汉学系，又开设人文学院，人手短缺，你应该过来帮帮忙。’我对他说让我考虑考虑吧！”

“弘扬，其实你应该去协助王界仁老师的！”诗韵鼓励着弘扬。

“我早就计划辞去报社的工作的。不然去年我也不会去申请私立崇文汉学系系主任的职位，可是他们给我的月薪太低了，因此我才决定再在报社呆多几年，同时也在寻找其他机会。”

“去年你申请的那份工作待遇确实太低了，一个学系主任的工作有多重多繁呀，既比你在报社的任务重，薪水又相对少，当然是不能够接受的！”诗韵说：“但现在王老师既然有意拉你进东海大学，你不妨与他详谈一下，即使薪水比报社的少一些，你在崇文大学兼职的每月收入，也可弥补差额吧？”

“这得等我们远行回来后再说吧！而且东海大学的人文学院与汉学系也得在明年才开班招生。”弘扬说：“我目前在筹办《新时代学报》得花费不少精力，如果辞去驾轻就熟的报社工作，转去大学执教会特别忙碌的。”

“你自己看着办吧！”诗韵说：“我认为你是应该辞职的，没必要在报社浪费你的生命与才华。”

“也不能说在报社工作是在浪费生命，至少这些年来报社也让我有机会亲身体会什么叫做办公室政治斗争。我在进入报社之前，曾把它想像得多美好呀！我以为这是民族文化最后的一个堡垒，进来后的这十多年岁月里，我才真正看清它原来也是一个藏污纳垢，争权夺利的是非地。民族文化在一些人们的眼中和手中，是可以论斤论两用来变卖以换取个人的好处的。”弘扬愤愤地说。

“既然是是非地，弘扬，你就应该越早离开越好！”

“我的人生哲学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等学报的工作做好，学报也上了轨道后，我就会选择在一个适当的时候离开报社。现在不谈这问题，今天的海这么美，天气又不冷不热，凉爽舒适，让我们暂且逍逍遥遥地去吃一顿丰富又美味的午餐吧！”弘扬牵着诗韵的手，笑笑地说。

第五章：串 连

(一)

距离马拉诗雅国首都只有四十五分钟车程的公主山庄的黄昏，一派充满诗情画意的宁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王维晚年在辋川园所写的山水小诗的意境。那是一个骤雨乍停的傍晚，彩虹挂在西边，把公主山庄周遭的建筑物映照得如梦似幻，王弘扬与太太傅诗韵第一次到此地游玩，两人都被周围的景物慑住了。作为东道主的贾池、克杰和友明也是首次来此旅游胜地游览，他们也被坐落在人工湖畔的回教堂的典雅、豪华而又庄严的气氛给慑住了！

五人上了游览船坐定后，都情不自禁地望向窗外，但见雨后的人工湖，湖水水位显得特别高，晚风吹来竟有点寒意，可众人精神却也为之一爽，再向湖岸上一看，一幢幢现代化的办公室，或富中东格调，或具欧陆风情，或含亚洲韵味，耸立在人工湖畔，游览船缓缓驶过，远远望去，这些建筑物在摇晃中的游人眼中，更是风情万千，罄竹难书。

王弘扬五人都沉醉在这热带风情万种的黄昏的湖景中去了，他们并不多言，只偶尔交谈三两句或交换一下赞叹美景的眼神。整整四十五分钟的游程结束时，五人上岸后还在赞叹湖景之美的难忘。

“这公主山庄之雄伟壮丽，构思之奇特杰出，足见马拉诗雅国首相并非泛泛之辈，也不尽是如传说中那样只图个人的荣华富贵的人。”弘扬说。

“敝国首相在推展浩大工程这方面向来是不遗余力的。”贾池缓缓地说：“至于他在此计划中得到什么好处，那就难说了。”

贾池是马拉诗雅国的杂文家，文学修养高，文章韵味深得鲁迅杂文之三昧。他为人诚恳，忠厚可靠，批人评事，含蓄而深入，意在言外，恰似绵里针，炭中火，耐人寻味再三。

“弘扬兄，你告诉我，哪一个国家领导人大权在握时不为自己及家族捞财呢？”克杰说：“他们差别的是有些人明抢，有些人暗偷，你说对吗？友明兄！”

“我说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只有你们这些摇笔杆的文人，才那么天真地以天下为己任，心里想什么，笔下就写什么。”友明激昂地说。

“你就不是文人吗？”克杰调侃地问友明。

克杰早年写诗和散文，后来从政，一去三十年，为华社做了不少好事，但对文学却疏远了，而近几年来，因与所属政党党魁有些龃龉，愤而退党，过着穷则独善其身的生活，便与贾池、友明接近了。

友明原本在学校当英文老师，业余也用华文写写稿，久炼成精，竟也写得一手清新可读的文章。此人性格较冲动，往往会出口伤人，得罪朋友，退休后，直接参与文坛活动，牢骚就更多了。

“天下乌鸦一般黑没错，但历史上却也有许多事物的

客观效果是与当事人的主观愿望相径庭的。例如，秦始皇焚书坑儒，并推行书同文，车同轨政策，为的无非是要达到他独裁者的个人欲望，但在客观效果上却使秋海棠叶国统一起来了。我们又该怎么评价秦始皇呢？”弘扬这时插嘴进来说。

“当然是不能因此就说秦始皇是个贤明的圣君啰！”傅诗韵说。

“我看应该三七开来评价秦始皇吧，三分功劳，七分罪过。”贾池微笑着说：“你总不能说这人工湖现在已成为市民消闲的好场所，而不给策划者一点点肯定吧？”

“别再谈政客的功过了，都快七点钟了，我们去吃晚饭吧！”诗韵说：“然后我们也应该谈一谈筹办学报的事项。”

“哦！原来诗韵这顿饭并不是白吃的。”克杰说：“我们还得为你们的学报操心呀！”

“别说什么你们的我们的这样难听的话，好事大家做嘛！马拉诗雅国和桃花源岛无论从历史或地理上来说都是一家，桃花源岛这小弟弟的文化工作，作为马拉诗雅大哥的子民，你们哪可袖手旁观？”诗韵笑笑地说。

“嘿！嘿！嘿嘿！”贾池轻笑着说：“我们一定拔刀相助。”

“我离开文坛太久了，笔都生锈了，恐怕帮不上你们的。友明与贾池倒真的应该帮助，我至多只为你打一打边鼓。”克杰喝了口啤酒，谦恭地说：“你们看，这夕阳临别前的湖景真美呀！”

众人向杰克所指的方向一看，晚霞的余晖在湖面倒映

出一片深红色，微风激起的粼粼水波荡漾着，揉碎了湖面上的所有建筑物的倒影。此时回教堂传出的祈祷声在湖面四周缭绕着，为原本有点迷濛的湖面、更增添了一层神秘感。

“你们认为我们能为你们的学报做点怎样的工作？”
贾池吃了几口菜肴后，啜了啜啤酒问。

“最低限度你们可以供点稿件给我们呀！”诗韵说。

“我们的关系太密切了！”弘扬说：“在民族文化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我个人很希望你们能写点分析这些年来有关马拉诗雅国的华族文化教育的回顾与前瞻的文章，你们的倾力办学，力争民族教育权的精神很叫我们敬佩，这种精神可激励我们岛国的年轻一代，他们在这些年来强调的技术教育政策的影响下，民族性已被冲洗得几乎荡然无存了！”

“我们这儿要办华文教育也很不容易呀！”克杰感叹道：“像新尚德学院开办已七年了，在招生方面还是不很理想，你知道的，民办学院全靠民间团体和个人捐款来维持，经济情况相当艰难。政府没津贴，学费又不能定得太低，另一方面，讲师薪水却又比不上市立或国立的大专学院，到头来是：最优秀的学生招收不到，最好的讲师也挽留不住。”

“正因为你们的处境这么艰苦，却依然办了一间又一间大专学院，这种逆水行舟的精神，才叫人敬佩。”傅诗韵说：“你们如果把每一所学校创办的过程整理出来，不就是一篇篇有史学价值的文章吗？”

“这工作贾池其实正在作呢！”克杰说：“贾池，你不是正在撰写一部独中创办史吗？”

“这得三年时间才能完成！”贾池笑笑说：“我也想搞一点华教有功人士的传记！”

“那你就先把手头已有的资料，不管是关于任何一间独中的创办史，或是关于对华教有功的个人评传先整理出来，我们的学报都非常欢迎这类论文。”王弘扬说。

“如果是这类文章也欢迎的话，我一定鼎力支持你们的！”贾池豪爽地一口答应为《新时代学报》供稿。

“你们弄文舞墨的人，不是我看不起你们，你们真的是有股傻劲，对创办刊物很有热情，但对促销刊物却毫无办法。”友明不留情面地说：“刊物出版了无法销售，这只满足了你们的虚荣心，对民族文化推展一点帮助也没有，又害得朋友也为你们白忙一通！”

“话是不能这么说的，不管是贵国马拉诗雅还是我们桃花源岛，华族文化都处于发展的困境中，因此我们对刊物的销售量不能有过高的期望。”弘扬有点动怒地说：

“我们的学报已找到发行公司，桃花源岛各大书局都将可看到我们的刊物，至于销路，目前预估言之过早，但我们打算这样做：我们既然没发稿费，每个作者，不管是国内或国外的，都会获赠学报十本，再由这些作者转送好友，这样一来我们的读者群就会逐渐扩大。另一方面，在稿约方面，我们的网广撒四海五湖，即使是秋海棠叶国的也不会局限于某一省或一市，而是尽量扩大稿源来源地。第三，我本身在桃花源岛私立崇文大学执教，其中既有中国古典及现当代文学，也有新马华文文学等科目，这学报肯定会受崇文大学学生欢迎的。我甚至想这么做：凡是过期的《新时代学报》都可转送给崇大学生。我们办刊物要有点奉献精神，别只从经济角度着眼，只关心我们出了多少钱收回多少钱，到底是亏本还是有盈利？这不是我们创办

学报的宗旨。我本身是准备每年掏出一些钱来补贴刊物的，在桃花源岛，我们也找到好几位愿意出钱出力的同道，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办刊物对民族文化有促进作用这角度来看问题。”

“弘扬你话说得很动听，我倒要问你，你创办刊物的动机是什么？”友明反驳回来。

“为推展民族文化！为民族保留一点文化的根！我总不会庸俗到靠办刊物来求名求利吧？上个月我们在庆祝《新时代学报》成立庆典上，我的好多位好友，有当众宣布资助学报的，有的私底下向我承诺将长期资助学报而要求隐名的，他们都看得出我不是那种追名逐利之辈的。”弘扬更为动气地说。

“友明说话往往过于单刀直入，他并不是怀疑你的办刊物动机。”克杰打圆场说：“友明说话没技巧，常常把自己的意见说到反面上去了。我了解他的为人，他是担心你们亏空太大，那就不好了！”

克杰出来打圆场，但气氛并不曾因此轻松起来。弘扬与友明不看彼此的脸，贾池不知如何是好，傅诗韵心里相当委屈。弘扬的为人她最了解，他的良苦用心竟然受到自己阵营中的朋友的质疑，这社会已经变到什么地步了。连舞文弄墨的友明都如此世故，如此只会从功利的角度来看待一切，这是多叫人心痛的现实呀！

五人沉默了好一会了，还是克杰先打开僵局，他说：“弘扬兄，你们的学报几时可上市？”

“估计今年年底出版，先办年刊，如果一切顺利，稿件和财政都没问题，再改为半年刊。”弘扬说。

“这么一来，间隔期似乎太久了一点。”克杰说：

“最好改为半年刊较好。”

“目前只能出年刊，这是细水常流的工作，无法快速的。”弘扬解释道。

“年刊那会有什么冲击作用？”友明又摆出专家的口吻说：“我们的文学刊物《曙光》是季刊，读者都嫌刊期太疏呢。”

“学术刊物与文学创作刊物有所不同。”贾池说：

“学者一年里能写出一篇有水平的论文已是相当不容易的事！半年刊刊期密，除非有特别强大的写作阵容，是难以以为功的。”

“你们不是要广泛联络世界各国各地的学者来写稿吗？出半年刊有什么困难？”友明坚持己见，再度发言。

“是要广结善缘的。贵国是第一站，接着我们会到中港台欧美大洋洲去联系文友。”傅诗韵说。

“我们的学报固然要广邀世界各国的学者撰稿，但也有个中心宗旨，那就是深入探讨贵国与敝国的华族语文与文化的课题，中国、日本与欧美的学者所撰写的论文，是为我们提供另一扇窗口，另一种观点，而不是以他们的文章为主，否则，我们怎样体现立足本土，放眼世界这理念呢？”弘扬进一步阐明办刊物的目标：“既然以本地的课题为主，而我们两国文化学者人数并不太多，要他们每半年就提供我们一篇论文，是不容易做到的。”

“我认为弘扬的做事方式很有步骤有计划，办年刊是较实际的做法。”五人走出饭店后，贾池走在弘扬之前与友明之后这么说：“如果一开始就办半年刊，万一遇到稿件不足时，那就麻烦大了，我们总不能让学报断期吧？为了准时出版而把不怎么好的文章也登出来，拉低学报的水

平就更不好了。”

“哦！”克杰似乎对贾池的话颇不以为然说：“其实弘扬今天来找我们谈，主要的对象是贾池，友明和我就只当做陪客啦！”

“快别这么说！”弘扬赶紧澄清：“我对你们是一视同仁的，只是贾池对华教与华社动向较为关注，我便约他写这方面的稿件，你们二位如有什么大作，我们也一样欢迎的。”

“哎呀！别为了一些小事伤了感情。”诗韵说：“我们的队伍原本就这么小，再争下去，势力不是更加单薄了。”

“没有啦！我们那会争吵？我只是说出我心里的一点感受而已，没什么。”克杰笑笑地说。

“这公主山庄的夜真美得出奇，倒有一点像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那样神秘与令人神往。”克杰开动车后，车慢慢驶出公主山庄，景色为之一变，贾池赞叹道。

环绕着公主山庄四周的是一群群公务员宿舍，这里一群，那儿一群，楼台公园，翠树青草点缀得这些宿舍优雅得像是仙境，而此时已是晚上八时许，万家灯火，璀璨得很，把旷野尽头的低垂着的星星衬托得迷迷濛濛，只有挂在半空的圆月皎洁如昼。五人都沉默了，都被这富有童话般魅力的夜景深深慑住了。到达首都的唐人街时，那喧闹的气氛又把五人拉回到现实中来。马拉诗雅国的夜既有神秘宁静的一面，也有喧闹吵杂的一面，真可叫人细细玩味。

(二)

东方之珠岛的初秋天气已转凉，太平山上的下午阳光灿烂，微风吹来却总带点寒意，从山上俯瞰下去，维多利亚海湾风平浪静，浪花层层叠叠涌向岸边又退了回去。山下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与疏落有致的平屋构成一幅富裕而安详的景致。

该岛名学者程捷成，杨果与王弘扬，傅诗韵用过午饭后，此刻正坐在树下茶室品茗。

程捷成是真理邮报副总，当年因眼见军队在天安门镇压学生，愤而为文抨击当局以致被报社停职，当时他一怒之下孑然一身远赴温哥华疗伤。是年还受王如旧器重的王弘扬刚好也被报社派往加拿大写一系列美加移民问题，通过野草的介绍，弘扬与捷成认识上了并在温哥华深谈了一整晚。翌年，程捷成就回到东方之珠岛，继续在真理邮报任职。杨果就是当年捷成拉来与弘扬一起畅谈的朋友，此君原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去年受聘中大，便也回乡讨生活。

“时间过得真快！弘扬，我们在温哥华见面至今有几年了？”捷成问。

“大概有四、五年了吧！你那时的心灵刚刚受伤，在谈话中还慷慨激昂地对我吟出龚自珍的那两句诗句：‘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呢！”弘扬陷入回忆里。

“王太太，你看弘扬的记忆力多好啊！”捷成说：“我当时说了些什么话，连我自己都忘得一干二净，弘扬却还记得我所吟的诗句！”

“他这人呀没什么本事，就只有记忆力特好！”王太

太对弘扬打了个调皮的眼色调侃着说。

“记性好是做学问的有利条件呀！”杨果说：“过目不忘是大学问家的本钱呢！”

“你们别听我太太胡说，我现在的记忆力已大不如前了，年轻时我倒真的背诵了好些诗词及好文章。”弘扬说：“对呀！你们二位的近况如何？”

“我已退休了，文章也少写了，但还为真理邮报写一个专栏，多是有关文史哲的小文章。”捷成说：“杨教授还在中大教书，经常为《学衡》杂志写论文。”

“我学的是历史，就多写有关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问题的文章！”杨果说。

“我们此次来这儿是想请二位担任我们新创办的年刊杂志《新时代学报》的顾问，如果能够惠赐大作，那更求之不得！”弘扬单刀直入提出要求。

“是属于什么性质的杂志？”捷成与杨果异口同声问。

“是专门探讨中国文史哲及马拉诗雅及桃花源岛文史课题的刊物。你们知道的，这二十年来中华文化在桃花源岛上已式微到什么程度了！我们再不努力做点抢救的工作，会对不起我们的后代！”弘扬解释着。

“哦！是这么有意义的义举，我们一定鼎力相助！”杨果与捷成几乎同时答话。

“上个月我碰到自东方之珠岛回桃花源岛的杨远帆，他对我说你们那儿的南方书局的老板已聘请他担任总编辑，要他负责联络你们岛上的及马拉诗雅国的作家，预计要为一百名作家出版新著，若再配合你们的学报，应可为

两地的华文文坛掀起一阵复兴中华文化的风气吧！”杨果带着赞赏的语气说。

“远帆兄数月前回来桃花源岛就是为了担任南方书局总编辑一职，他与弘扬见过一次面。远帆的归来，说明只要有思想认识的都看到桃花源岛文化上的问题所在。”傅诗韵说。

“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蓬勃发展，引得全世界各国的民众都在赶紧学习华语华文，你们桃花源岛岛民还在抗拒学母语吗？”捷成问。

“总是有那么一小撮人在抗拒潮流，他们多是受英文教育又不懂母语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子女在学校的母语成绩非常差，如果再提高母语水平，这一小撮学生就可能在升学前程上遇到大阻碍，因此他们的家长总要负隅顽抗！”弘扬说：“因此桃花源岛现在一方面取消母语不及格不能进入大专院校的规定，另一方面却也让民间自动自发地学习母语！”

“应该说桃花源岛的民众已掀起学习母语的热潮了，民间的读书会开办文史课程，新创办的学院如东亚文史研究院也开设各种文史哲课程，私立崇文大学的汉学系年年都招收到上百名学生，情势可说一片大好！”傅诗韵补充说：“有些宗乡会馆也在开办中华文史哲课程，有些则在筹办文化学院，可以说大家都在纠正过去三十年来教育政策所造成的对民族文化的破坏的偏差。”

“桃花源岛岛民未免太现实了吧！学习自己的母语及文化，也要与经济利益挂钩，太不像话了！”杨果感喟道：“万一有一天中国的经济衰退了，你们的岛民不是又不用学母语啰！”

“这有可能呀！一点也不奇怪。所以有一位专栏作者便嘲讽地说，他预期印度五十年后一定会崛起成为亚洲经济大国，大家现在应该赶紧学好印度文。”弘扬笑着说：

“桃花源岛岛民这些年来已变得非常唯利是图，灵魂都快被抽空了，因此名剧作家郑贵海曾写了一部讽刺剧叫《太监的儿女们》，太监那会有女儿呢？那都是在讽刺我们的后代在灵魂上已被阉割了。”

“这样说来，桃花源岛上清醒着的知识份子倒是不少的，这是你们的希望所在呀！”捷成说。

“‘子规半夜犹泣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我们是抱着这样的信念来办这份学报的！”弘扬坚决地说。

“哇！这秋风倒真的好冷呀！”捷成打了个寒颤，天气骤然转阴了，呈现在四人眼前的是乌云密布，太阳不见了。众人俯瞰海面，但见波涛汹涌，岸边花草树木摇晃得很厉害，看来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四人在这露天咖啡座喝茶原本无比惬意，且谈兴正浓，若就此返回旅馆未免扫兴。

“我们移到室内继续聊吧！”杨果这么一说，四人都走进咖啡馆内。

四人坐定不一会儿，大雨果然倾盆而下，狂风像条巨龙疯狂奔来，把露天咖啡座的桌椅阳伞吹得东倒西歪，桌上的杯碟也被横扫在地。狂风一阵紧一阵松地刮着，雨丝粗如面条狠狠打击着地面，溅起片片雪白水花，像是满地开遍白花，不一会儿功夫，之前的美景完全陷入一片迷濛中，四人一边看着景色的转变一面继续地聊着。

“弘扬兄，你们筹办学报的资金问题怎样解决？像学报这么高水准的刊物销路将会如何？”杨果问。

“我们有好几位好友都愿意资助学报。”弘扬说。

“一两期是有人愿意资助的，长久下去怕就难以为继的！”杨果继续说：“我倒有个建议，学报不妨招收贺辞或广告，这样一来既有较固定的收入，也不会欠人家太多的人情。”

“这的确是个实际可行的方法。”捷成说：“办刊物资金有来源最为重要。”

“谢谢你们两位的意见。”弘扬说：“我们原本也是想招收广告贺辞，现在你们也这样认为，足证英雄所见略同。”我们较担心的是没有足够的，有水准的论文来刊登，因此真希望你们能给我们供稿。”

“有稿的话，我们一定会电邮给你的。”捷成说。

“我们初创学报，资金不足，无法付给作者稿费，只能以杂志代酬。”傅诗韵说：“真不好意思。”

“千万别这么说，我与弘扬兄虽然不是深交，却很为他的义举感动，我在报界服务这么多年，搞文化事业的辛酸苦辣是遍尝的了，那会介意写稿有没有稿酬呢？”捷成说。

“君子有成人之美，力之所及，我们一定协助你办好学报的！”杨果说。

“我们一言为定，我在此谨代表学报同人先向你们致以谢意！”弘扬与捷成、杨果握手道谢。

太平山的暴风雨肆虐到傍晚才停息，四人下山时，东方之珠岛已是万家灯火，处处一片繁华景象了。

(三)

台北的初秋的夜晚，气温颇低，空气中流泛着一股优雅的气息。尽管西门町一带灯火通亮，人声嘈杂，南京路旁的书局仍然人潮滚滚，书香夹着咖啡香在稍冷的晚风中飘荡，一浪浓浓的人文气氛在夜街上飘着，说明这大都会是有文化底蕴的。

台湾名作家林如阳带着画家葛云、野草、王弘扬和傅诗韵在冷风中穿街走巷疾行着。

“就快到了，前面拐左，再过两条小巷便是我的家！”林如阳喘着气说：“台北屋价高，我买不起公寓，就只好住旧楼房。”

林如阳身材高大，略胖，头发卷曲，为人真诚且富正义感。他在台湾文坛上独领风骚数十年，倡导学习第三世界反帝反殖反封建的第三世界文学论，在七十年代与主张“植根乡土，从最眼前的事做起”的“台湾本地文学论”派展开一场激烈论争，自此称雄文坛。他与野草于七十年代相识，两人交情颇深，此次为协助弘扬联系海外学者，野草带弘扬夫妇来台北拜访林如阳。

葛云是留学美国艺专大学的年轻画家，年约四十岁，是如阳的侄女，因为如阳在办一分文学杂志，葛云就自动请缨代为设计封面和排版。今晚因为伯父有朋自远方来，她也想来凑凑热闹。她身材高挑，大眼细眉，鼻如悬胆，两片薄薄的嘴唇有点向上翘的样子，显得刚毅而果断。

“就这儿。”林如阳在一间矮屋门口站着，说：“请进！请进！各位请进！”如阳一边脱鞋一边请朋友进屋。这是一幢日式房子，进门处有玄关，旁置鞋架，从玄关走上三个梯级便是客厅，铺着榻榻米。进得客厅后，众人才

坐下，林太太就提着茶壶为众人倒茶。

“这位是王弘扬先生，王太太傅诗韵，名诗人野草，都是来自桃花源岛的。”如阳为太太逐一介绍了客人，然后说：“她是我太太叫清凌！”

清凌稍微弯一弯身子答礼，说：“各位请坐，我去弄晚餐，大家走了这么长的一段路，肚子该饿坏了！”

“不饿！不饿！”野草说：“林太太你别操心，我们主要是想找你们聊一聊，人来到台北，总要会一会老朋友的。”

野草不是第一次来林如阳的家，看来与他的家人也颇为熟络。

“林太太，我来帮你！”傅诗韵说。

“不用！不用！你们都坐下来！”清凌说完便往后面的厨房走去。

少顷，清凌及女儿便大锅小锅，大碗小碗提着捧着走来客厅，说：“都是些家常便饭，我做的这几道菜相当简单，请慢用，别客气。”

“来，大家随使用餐，别客气。”如阳招待众人。

“你太太和女儿也一起来吧！”诗韵说。

“不，她们已用过晚餐了！”如阳说：“台北的夜晚，餐馆常常客满，又吵杂得很，谈话不方便，我和野草是老朋友了，就建议他带大家来寒舍吃顿便饭，这样谈起话来也较自在方便！”

“这儿的环境真不错呀！”弘扬说：“客厅高雅又宽大，周围也清静，我们尽可自由自在地谈谈。”

“野草在电邮中告诉我，王先生好像想创办一份专业性的学报，是吗？”如阳问。

“筹备工作已就绪，现在正在联系各国的学者，我们去了马拉诗雅和东方之珠岛，这次来贵地便是既想邀你作为学报的顾问，又想向你拉稿呢！”弘扬直接道明来意。

“当你们的顾问？岂敢，岂敢。我是搞创作的，写小说或散文，还马马虎虎勉强可过关。要成为贵学报的顾问，我哪有资格呢？”如阳谦虚地说。

“你批评诺贝尔奖得主高某某的那篇雄文，我拜读过两遍，立论之严谨，剖析问题之深入，真叫我叹服。”弘扬说。

“哦？这篇小文你在那儿读到？我是在台北时报发表的呀？”如阳好奇地反问。

“是桃花源岛一份大型文学刊物转载的。”

“见笑，见笑，我在那篇文章中的见解卑之无甚高论。但我说的是真话，高某某是以本身的经历为基础来否定现实主义文学，又以从没受过资本主义的沉重打击的心态来盲目歌颂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此人判断事情过于依赖经验，他的主张多是情绪的发泄，而不是理性的深思熟虑的结论！”如阳说。

“如阳兄左手可写论文，右手能搞创作，在宝岛文坛上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实际上是我向弘扬兄推荐你的。”野草说：“我们是很诚恳地邀请你的，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

“伯父，人家千里迢迢从桃花源岛专程来邀请，你就接受吧！”葛云也游说起如阳来了。

“我几时说过我不当学报的顾问？”如阳格格笑着说。

“好！够朋友！”野草拍着自己的大腿说。

众人也跟着鼓掌。

“什么事这么高兴呀！”清凌从厨房走来问。

“伯父答应当《新时代学报》的顾问。”葛云说。清凌听后笑笑地走进厨房。

“除了担任我们学报顾问，弘扬兄也希望你能为学报撰稿。”野草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你这是得寸进尺啊！”如阳开玩笑地说：“你明明知道我不是搞学术论文的料，却存心要让我出丑，好！你们到底要我写些什么性质的论文？”

“你可以写些宝岛文坛现状的论文，我们认为，你的思想倾向较接近我们，你写的论文就我看过的来说，既打破传统的一味归纳而拙于演绎的框框，又能以西方先进的理论作为推理的依据，这是难能可贵的，不是一般学者能达到的境界。”弘扬由衷地赞扬着。

“哦！你倒是相当了解我的！”如阳微笑着，他真的感到遇上一位知音了。

“我是相当反对把文化意识形态化的，秋海棠叶国有一个时期的学术论文，便是掉进意识形态化的泥潭中去，结果是论文都带上政治色彩，结论大同小异，文论公式化。在文章中作者只以引名人的言论为自己演绎道理的依归，好像名人或政治家的话都是永恒的真理，这无形中把学术搞死了！”弘扬说。

“哦！桃花源岛有这么杰出的，不随波逐流的学

者，真是难得呀！”如阳似乎进一步把弘扬当为知己了。

“弘扬对事物的看法，的确常常有其过人之处。”野草说：“这也是他能领导我们的原因。”

“别这么抬举我啦！野草兄。熟悉秋海棠叶国现当代史的人都知道，它为了急于寻求现代化，颇有崇洋媚外的倾向，而把自己本身的传统文化给贬得一文不值。另一方面，有一段颇长时期，也过分迷信马克思主义，好像此主义是万灵丹，在论述什么问题时，只要引用一两句马克思的话，再由此演绎一遍，便是掷地有声的卓见，这是很有偏差的！”弘扬滔滔不绝地说。

言谈间，林太太又捧出一大盘枇杷来，众人见了，都很过意不去，诗韵说：“林太太，你别再为我们忙了，也坐下来和我们一起聊聊。”

“好！好！我这就来！”林太太终于坐了下来。

“你们三位几时回桃花源岛？”林太太问：“台北的初秋天气不错，不太冷也不热，是郊游的好季节，应该到日月潭去走走。”

“大后天才回。”诗韵说。

“可惜我公务在身，无法申请到年假陪你们到处逛逛。”如阳说：“不过，野草兄来台北好几次了，也算是识途老马了！”

“艺术大学刚开课，我这几天都有课，也得备课，不然，我也可以带你们到处观光。”葛云说。

“我们决定参加短程旅游团去观光，大家别为我们操心。”野草说：“日月潭或野柳啊，阿里山啦，我都去过，我可以当半个导游呢！”

“哇！都快十点钟了，我看我们该回旅馆了。”弘扬说。

“时间过得真快，是该回旅馆了！”野草说。

“真感谢林先生、林太太这么盛情招待我们，让我们品尝到一顿这么丰盛的家庭菜！”诗韵说。

“那我不送了，大家慢走。”林如阳夫妇与葛云送三人到门口并和三人道别。

“别忘了，有好文章要电邮给我们。”弘扬再次提醒如阳。

“会的！会的！”如阳又点头，又挥手致意。

三人走在夜的台北街头，晚风有点寒意，但灯光依然灿烂。有些书局还是开着，且顾客不少。台北到底是有文化底蕴的不夜城。

（四）

鹭鹭岛沿海一带面向夏大的海滩，当局修筑了一条以红灰间隔的砖头为底的人行道，岸边与道路中间的旷地广植长青树，其间穿插种着深红色的三叶梅，把地处亚热带的鹭鹭岛的万种风情一一烘托出来了。

清晨或黄昏在这滨海地带漫步，或看朝阳或观夕照，在微风吹拂下，再远眺波浪层层的海面群鸥翱翔的悠闲身姿，真的是会忘掉尘世的一切烦恼的。

王弘扬，傅诗韵及另两名也是来自桃花源岛的赵宇仁和李家驹和作为东道主的夏大文学院院长夏安谊与中文系教授钱锦秀，六人此刻正在滨海人行道上散步，边走边

谈。赵宇仁留学日本，专攻经济，日语说得与日本人一样流畅，目前是两家日本公司的商业顾问。李家驹十二年前从桃花源岛勇闯鹭鸶岛，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奋斗，目前已是鹭鸶岛上规模最大的电插座供应商。李家驹和赵宇仁与王弘扬交情不错，此次弘扬前来夏大拜会夏安谊和钱绵秀，目的自然是要约他俩当《新时代学报》的顾问兼撰稿人。赵宇仁在带了一个日本团去上海谈完生意后，顺道南飞鹭鸶岛再回乡下省亲寻根。因为时间允许，他也就在鹭鸶岛多逗留三两天以与王弘扬叙叙旧。李家驹则是王弘扬特别约他来参加今晚的聚餐的。

六人走得有点累了，便在海边的一个休息亭坐下闲聊。

“夏院长祖籍何处呀？”李家驹问。

“我是山东济南人。”夏安谊说。安谊人长得特别高大，一看就可猜得出他是山东人。

“那你呢，家驹？”安谊也顺口问。

“我是福建人。”家驹答道，顺口也问弘扬，诗韵和宇仁：“你们三位相信也是福建人吧？”

三人点头。王弘扬调侃说：“这样一来，夏院长你今天可是少数民族了。”

“那锦秀又是何省人呀？”诗韵问。

“我是广西人。”锦秀回答。

“那锦秀你就是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了。”王弘扬又调侃锦秀说。

王弘扬与夏安谊两人早在十年前就认识，因为投缘，一见如故，交情甚深。二人性格又都豪爽，活泼，喜欢互

相调侃。

“我们何止是少数民族。”夏安谊笑着说：“我说鹭鹭岛已经沦为桃花源岛的殖民地了。”

“哦？这话怎么说？”赵宇仁好奇地问。

“今晚六人聚餐，地点在鹭鹭岛，而桃花源岛岛民居然占四名，这不就是个明证吗？”夏安谊说：“还有呀！鹭鹭岛上最好的旅馆餐馆也都是桃花源岛岛民经营的呀！你说这岛不是桃花源岛的殖民地吗？”

“好啦！好啦！都快七点了，我想大家也饿了吧？”诗韵暗示着应该到餐馆去了。

“今晚在那儿吃饭呀？”赵宇仁问。

“在名士俱乐部。”夏安谊指着马路的另一边说：“就在对面斜坡上。”

“名士俱乐部，这餐馆名字很别致呀！它兼具中华文化的典雅和西方的风情于一起呢！”赵宇仁说。

“名士俱乐部我来过一次，装潢颇具西洋格调，气氛也不错。”李家驹说。

名士俱乐部果然设计新颖，弯弯螺旋梯梯级铺着枣红色地毯，厢房宽大而雅致，水晶吊灯款式古朴，柔和的灯光为厢房营造出一片温馨气氛。六人坐定后，女服务员即前来倒茶递热面巾，并呈上菜单。

点完菜后，宇仁兴奋地说：“来两瓶上等红酒，今晚我请客！”

“喧宾不能夺主，今晚这餐由我来！”夏安谊说。

“不可！不可！应该由我来作东，我有求于安谊兄与

锦秀兄嘛！”王弘扬道。

“有求于他们二位什么呀？”宇仁问。前个月王弘扬和傅诗韵到东方之珠岛邀请程捷成和杨果担任《新时代学报》的顾问时，赵宇仁刚好出差到日本，他与弘扬没碰上，因此并不知道弘扬创办学报一事。

“我们要邀请安谊和锦秀担任我们创办的一份学报的顾问呀！”弘扬说：“所以说今晚非由我来做东不可呀！”

“那我代表弘扬兄宴请大家吃这一顿便饭。”赵宇仁坚持请客，他说：“当年我当穷学生的时候，如果没有弘扬兄的多方关照，我早已饿死东京街头了。”

“你们别听宇仁胡说，他只不过到我家吃了几次便饭罢了，我哪有多方关照他？”弘扬笑笑着说。

“你的关怀也包括精神上的呀！”赵宇仁说：“所以今晚这餐就算是我聊表对弘扬兄的一点谢意，也是对大家的一个见面礼。”

“好！那我们就不争了。”王弘扬和夏安谊异口同声地说。

“安谊兄和锦秀兄，我上个星期发给你们的电邮都收到了吗？”菜吃了一半，红酒也喝了不少，王弘扬把话拉回正题来了。

“收到！收到！”安谊和锦秀同声说道。

“那今晚我就当众邀请二位担任《新时代学报》的顾问兼学术人员，希望你们长期为学报撰稿以充实学报的内容。”弘扬抓紧机会说。

“为学报撰稿问题不大，担任学报的顾问则恐怕有点

名不副实。”锦秀谦虚地说。

“我也有同感!”夏安谊也这么说。

“二位别客气啦，你们的名字列在顾问名单上，确实有助提高学报的知名度。”弘扬说：“我们要在桃花源岛办刊物，就像逆水行舟，困难重重呀！因此特别需要你们的支持。”

“弘扬兄既然这么说，我也就不推托了，就勉为其难地挂个名吧！”安谊说。

“那我也只好像安谊兄一样挂个名吧！”锦秀附和着说。

“好！”众人拍手称好。

“除了担任顾问，我也诚恳地恳请二位多为学报写稿，但因为学报刚创办，资金不足，我们只能给你们象征的一点点稿费，真过意不去。”弘扬继续说。

“稿费就不用啦！”夏安谊说：“若有就算我捐给学报作印刷费！”

“我也一样不拿稿费！”钱锦秀说。

“弘扬，你成功了！”赵宇仁站了起来，兴奋地说：“来！来！祝学报一纸风行，并感谢中国学者的拔刀相助！”

赵宇仁是位有情有义的君子，他与弘扬情同手足，弘扬的经济并不宽裕，宇仁是知道的，于今创办学报，若又要付稿费给撰稿人，弘扬的负担是会百上加斤的。现在安谊和锦秀都不拿稿费，宇仁真为弘扬高兴，也就忘乎所以地代表弘扬向这二位中国学者致谢。

弘扬之所以没想给马拉诗雅及东方之珠岛的学者稿费，主因是他认为此二地学者的生活不错，无须这一点点小钱来补贴。中国学者一般来说，月薪并不很高，即使是一点小钱，对他们的生活也有点补助。想不到安谊与锦秀如此见义勇为，真叫弘扬感动。

因为好事频频，这顿晚餐大家都吃得非常开心，红酒也喝去两瓶，众人还意犹未尽，在弘扬的建议下，六人又转去一家茶馆继续聊。

趁着酒兴，李家驹滔滔不绝地细说当年他初来鹭岛的好些奇遇，诸如因无知违例带进好些货品而被关税人员扣留了二十四小时，却又在他的有条不紊的叙述下而获得关税人员的同情并释放。李家驹越说越兴奋，而且频频大笑，众人都感到有点纳罕：家驹忆述自己的艰苦奇遇，却好似在叙述别人的趣事一般轻松自在。

赵宇仁则频频回忆在东京与弘扬在一起的琐碎趣事，他语带感激，似乎要在一夜之间把弘扬怎么关照他，他又想如何回报弘扬的感情，全部毫无保留地抖开来让大家看个清清楚楚。

家驹与仁宇的兴奋举止与言谈，倒把其他四人的谈兴给压了下去。直到深夜，六人都有点困了，才依依不舍地告别。

在告别李家驹、夏安谊与钱锦秀后，王弘扬、傅诗韵和赵宇仁三人共乘一辆德士到渡轮码头时，赵宇仁幽幽地对弘扬说：“我真佩服你这种锲而不舍，为民族文化的发展而出钱出力的干劲。诗韵，我真的很欣赏弘扬的奋斗与为文化而献身的精神。”

“他就是有这么一股傻劲，才显得可爱呀！”诗韵半

认真半调侃地说。

“那不可叫做傻劲，是干劲！”赵宇仁纠正诗韵的说法。

“我们上渡轮吧！”弘扬说着，牵着诗韵的手与仁宇一同上了最后一班渡轮。渡轮开动了，三人望向鹭鹭岛，但见岸畔灯光灿烂，花树在灯光下摇曳生姿，鹭江上波涛滚滚，灯塔一闪一闪，闪烁不定，“看来我的前程也是难以预测的，但却充满着希望的！”弘扬自忖。



第六章：远行

王弘扬、莫天骥和吴恩世创办的《新时代学报》的宗旨之一是弘扬桃花源岛的中华文化，为达到此目标，他们采取串连马拉诗雅、东方之珠岛、宝岛和秋海棠叶国的学者的策略，以此来加强马拉诗雅和桃花源岛的文化联系，并进一步深入钻研中华文史哲等课题。另一方面，他们也要把联络网扩大至欧洲、日本和大洋洲及美洲，由此借助这些地带的学者的新颖观点来对中华文史哲课题，进行较为反传统的剖析。

由于这种联系工作是由王弘扬来负责的，这些日子来，他忙得不亦乐乎。报社的工作对王弘扬来说，等于是画卯那样的清闲无味，倒是私立崇文大学的课，他越来越用心力去传授，且大学当局也分派两门科目给弘扬，使得弘扬为了备课而把有关桃花源岛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工作给耽搁了。不过，弘扬并不为此烦恼，他自忖：把精力花在学术上，把精神用在教好学生的工作上，总比为了讨好报社的一些人而低声下气，违反良心去奉迎他们更有意义。而且，在大学教授的科目逐渐增多，也正是王弘扬为逐步离开报社而铺路的步骤，这种循序渐进转换工作方式，是弘扬梦寐以求的。因为忙于教学和研究，王弘扬得等到大学放假的四、五月或八、九月间才有机会远行，这年的四月上旬与九月中旬，他和太太傅诗韵忙里偷闲，分

别申请了半个月年假，远赴日本、新西兰、美国和英国。

(一)

京都的哲学之道长约四公里，坐落在斜坡上，有一条人工河流以石块为河床，引来琵琶湖的湖水川流着。河水非常清澈，河床有点向下倾斜，水流速度因而有点快速，发出的潺潺声也隐约可闻。河的两岸植满樱花，此时是四月中旬，樱花盛开，灿如堆云。昨日又下了一场骤雨，把樱花树下的野草滋润得绿油油的，草丛中的小花，白的，黄的，浅紫的，又把两岸的草地点缀得更为秀丽。

这是早晨十点钟，王弘扬、傅诗韵与两位日本友人金富一雄和菊池三郎正在赏花人群中漫步。

金富一雄是京都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学教授，菊池三郎则是立命馆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富现年52岁，早年留学上海复旦大学，专攻古典文学，对诗词赋尤其有研究。菊池现年45岁，早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历史系，专攻中国现当代史。两人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与王弘扬在报社认识的，二十年来，有时是弘扬到日本去走走，有时是金富或菊池到桃花源岛来观光，但无论是谁来桃花源岛或谁去扶桑，他们三人都很珍惜这种短暂但特别有话题可谈的相聚。

这次是王弘扬与傅诗韵专程从东京乘子弹火车南下京都，来与金富和菊池相会的。四人已有数年不曾见面，今晨相聚恰好又是樱花满开日，骤然之间见到哲学之道的那片繁花盛景，大家的心情都特别愉快。

从头到尾走完哲学之道得花费一两小时，四人走得有点累了，便在河岸旁，樱花树下的咖啡座品茗。说是咖啡

座也不尽然，那其实是河畔人家利用自家庭园前的空地，摆设三两张桌子，临时开设的咖啡摊。由于人群大多自带饮料，且专心赏花，咖啡座顾客不多，四人倒图个清静，叫了樱花茶，却都只轻轻啜了一小口，便一边赏花，听流水声，看络绎不绝的各国游人川流着，也一边无所不谈地打发时间。

樱花盛开季节是扶桑的仲春，天气稍微有点寒意，但不凛冽，偶尔有阵微风吹来，把樱花树枝吹拂得摇来晃去，缤纷落英带着冷意飘下，看了真叫人沉醉，四人坐在咖啡座外，就这样静静地看花赏景。

“弘扬君，你的电邮我收到了，你们是不是想办一份学报什么的？”金富一雄啜了一口樱花茶慢慢地说。

“是的！筹备工作已展开，大概今年年底学报就会面市。”弘扬也喝了一口樱花茶，说：“菊池，你也收到我的电邮吧？”

“收到！收到！”菊池三郎说：“我可以供稿给你们，但我的华文水平不够，只能用日文写作，我的文章得找人翻译。”

“用日文写也行，我可以试着翻译，如果我太忙了，就找朋友代为翻译。”弘扬说。

“我也是可以为你们写些稿子的，至于当学报顾问一事，我看就不大好，我对编务一无所知，名不副实，那不太好！”金富一雄说。

“我也有同感！”菊池三郎附和着。

“你们太谦虚了，不过让我阐明我们办学报的宗旨。”弘扬说：“大家知道的，桃花源岛这30年来在文



樱花盛开季节是扶桑的仲春，天气稍微有点寒意，但不凛冽，偶尔有阵微风吹来，把樱花树枝吹拂得摇来晃去，缤纷落英带着冷意飘下，看了真叫人沉醉，

化建设方面远远落在世界各国的后头。我们办学报是想为推动民族文化尽一点小心力，而我的看法是，单靠桃花源岛及马拉诗雅的学者的力量是无法很好地完成此任务的，因此，我们联系了东方之珠岛、宝岛和鹭鸶岛的学者，也取得他们的有力支持。我们将到大洋洲、欧洲和美洲去联系更多学者，贵国当然也是我们特别要联系的对象，所以我们特地来拜访你们二位。你们的名字列入我们的编辑顾问名单上，对我们的学报的知名度有不小的作用。”

“既然弘扬君这么说，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金富一雄说：“老实说，我对桃花源岛的华人是另眼相看的。我在上海生活了十多年，宝岛我也经常去，我对海峡两岸的华人都有看法。然而，桃花源岛的华人却是另类华人，

你们在这全然没有天然资源的岛上，竟然能取得今日的成就，真是神奇！而且，你们是那么的奉公守法、自律而守秩序，这是很特别的。”

金富一雄在弘扬的面前赞赏桃花源岛华人品格这并不是头一遭，但当着日本同胞的面前这么说却是第一回，菊池三郎听得频频点头，说“桃花源岛的华人的确是另类华人。”

“正因为你们办事认真，言而有信，我相信你们的学报一定会办得很好的。”金富一雄说：“我不但会长期供稿给你们，而且，如果需要的话，我还可以出一点点钱呢！”

“如果我所写的论文是有关中日现代历史的课题，你们可以接受吗？”菊池三郎问。

“当然可以接受，不过，观点需要客观。”弘扬说。

“那何止是客观，我担心菊池先生会太偏袒中国呢！”金富一雄笑笑地说：“菊池先生在京都一带是著名的‘哈中国一族’呀！”

“哪里！哪里！菊池三郎认真地说：“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中国现代史是一部屈辱史，那当然是政府的腐败无能造成的。不过，日本侵华却是我们的过错，我们得正视并吸取历史教训。我是不同意日本政府一意想隐瞒或甚至歪曲历史的作法的。”

“菊池样真的是大义灭亲！”弘扬赞道：“菊池样以这样的态度来处理，来研究中日现代史是日本学术界的幸事。日本承认侵华的错误，是维持人类正义的必要作法，模糊或歪曲侵华历史是颠倒是非，摧毁人类前程的行径。”

“金富先生，你将为我们的学报提供什么性质的稿件呢？”傅诗韵沉醉在美景中遐思着，至今才开口说：“你对中国古典文学的造诣之高，写一写这方面的文章应该是轻而易举的吧？”

“我再看看吧！应该会写些关于杜甫晚年漂泊西南时期所写的诗歌，或白香山的闲适诗这样的课题。”金富一雄说。

“我们非常喜欢看外国人论述中国文史哲课题的文章。”傅诗韵笑笑地说。

仲春的扶桑处处樱花漫开，也是春雨绵绵时节，四人闲谈着，闲谈着，春雨竟无声地自远而近地慢慢飘来，细细微微地洒在四人脸上，他们才讶然意识到这晨雨已把樱花野草杂树洒得更为娇滴可人了。

春雨非常轻盈地飘落着，弘扬四人踏着轻快的步伐从哲学之道走下来，沿途但见人潮汹涌，或撑着伞，或快步疾走，都兴高采烈地涌向哲学之道赏花去。

“走！我们到京都那间百年老店吃豆腐餐去。”金富一雄带头快步走。春雨稍微变大了，四人边走带跑地到鸭川时，但见平日河水不深的鸭川，竟然流水湍急，奔腾而去，而河两岸盛开的樱花在轻盈飘逸的柳树的映衬下，在雨中更出落得千姿百态，妩媚之至。

(二)

飞机在空中盘旋又盘旋，从机窗向外看下去，新西兰南北两岛屿周围的小岛像几只鞋子浮在汪洋中，蛮孤单与无所依靠似的，仿佛随时都会被汪洋蚕食去。王弘扬与太

太傅诗韵从桃花源岛飞了整整十小时，才在奥克兰机场降陆。办完入境手续，住进旅馆时，已是傍晚五时许。四月的新西兰已是秋天，天暗得早，但此时夕阳却还挂在西边山顶，余晖洒在这世界最著名的奥克兰风帆港湾，更叫游客为此港湾的妩媚风韵惊叹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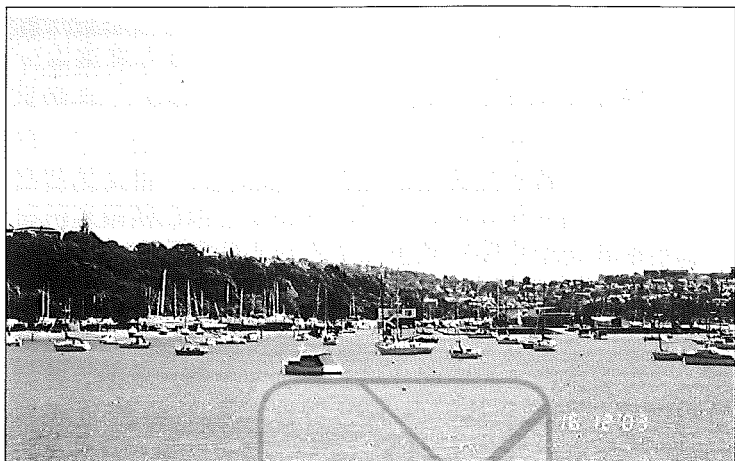
弘扬夫妇此次来新西兰是为专访住在女皇镇的力雄而来的。力雄是桃花源岛的诗人，早年在报社工作，因与上司不和受到排挤，愤而转去学医，从此悬壶济世，近年因买卖房地产顺利，累积了不少的利润。但看不惯桃花源岛的一切现象，便在新西兰女皇镇购置三幢洋房，退休后移民至此定居。后来认识上王弘扬这班朋友，大家志同道合，除经常聚谈之外，也希望在民族文化的推动工作上能尽点棉力，在朋友们的影响下，力雄也开始萌起回乡的念头。但洋房已购置好，只有两幢租出，另一幢空着的只好自住。也因此，力雄一年有半年在新西兰度过。

王弘扬夫妇因一趟功夫来新西兰，虽然主要目的是为联系力雄，却也想顺便遍游南北两岛，因而先在奥克兰逗留两天再南下女皇镇。

女皇镇是个中型市镇，只有三几条主要商店街，但市容整洁美观，临湖背山，湖水蔚蓝得近乎墨黑，却也干净得一点杂质也看不到。王弘扬与傅诗韵此刻就坐在湖畔等待好友力雄的到来。

“弘扬，对不起，对不起。”力雄远远就向王弘扬夫妇招手说：“我迟到了，对不起！我带来这位老朋友黄瑞秋先生和黄太太许梦芝女士。”说着，就逐一把黄瑞秋和许梦芝介绍给王弘扬夫妇。

“我们前年在翡翠岛的全球南大校友聚会上就认识了瑞秋和梦芝！”王弘扬说：“可那时瑞秋自我介绍时说



四月的新西兰已是秋天，天暗得早，但此时夕阳却还挂在西边山顶，余晖洒在这世界最著名的奥克兰风帆港湾，更叫游客为此港湾的妩媚风韵惊叹不已。

是汶莱人，怎么今天却变成新西兰人了？”

“我们的确是汶莱人，但也是新西兰永久居民。”黄瑞秋笑咪咪地说。

“这世界真小，前年我们才在翡翠岛相识，今天竟然在新西兰相逢！”傅诗韵感叹道。

“就是啰！我和瑞秋与梦芝都很熟悉，他们的家就在我隔邻，可是我从来就没想到你们竟是相识的。”力雄笑地露出憨厚的神情说：“来，我们先在这湖畔喝杯咖啡观夕照，这湖畔的黄昏充满诗情画意，尤其是秋天的傍晚，夕阳与黄叶相映，湖光共蓝天对照，真的是人间仙境啊！”

“你看，诗人就是诗人，眼前的景物经力雄这么一说，一幅巨大的西洋山水画就挂在我们的眼前。”弘扬赞美着力雄。

“生活在新西兰真像是住在桃花源里。”傅诗韵望着波光潋潋的湖面羡慕地说：“瑞秋和梦芝你们两位真的每天都生活在诗画中咧！难怪二位看起来非常年轻，尤其是梦芝。”

“哦！每天晚饭后沿着湖畔漫步是我们必做的课业。”黄瑞秋说：“不过‘斯土虽信美而非吾乡兮，曾何足以少留’，我们此时倒真的有点王粲这样的思乡情怀。”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许梦芝笑着说：“你们知道吗？最近瑞秋天天都在嚷着要回汶莱呢！”

“我当年来新西兰是出于无奈。”黄瑞秋说：“我当年参加中四罢考斗争被学校开除了，茫茫学海，我只是一名中四生，真的不知何去何从？后来还好通过亲戚的协助，才千里迢迢来这里半工半读。”

“你参加过中四罢考斗争？”王弘扬有点惊讶地问：“你不是汶莱人吗？怎么也会参加中四罢考斗争？”

“我在汶莱找不到好的学校，而我的舅舅住在桃花源岛，因此小学一毕业我就到桃花源岛继续求学。”黄瑞秋说。

“我当年也是参加中四罢考斗争的。那一天山岗下着细雨，数千名学生冒雨在山岗上游行，我也在其中，就不记得看过你？”王弘扬回忆着往事。

“那是千多人的游行队伍，我又不是学生领袖，即使

我们碰过面也是不可能相识呀！”黄瑞秋说：“但是就因为那场冒雨大示威游行，气壮山河的气势震惊了当局，他们要彻查闹事者，我被同学出卖了，学校开除了我的学籍。这一挫折，使我想当生物学家的梦想打碎了，我独闯新西兰从中三读起，并加倍努力学好英文，结果是无心插柳成阴地当起律师来了。一晃30年就这样过去了，于今我们的儿女都完成大学学业，想回汶莱发展，我与梦芝在外漂泊了数十年，也想回家乡做点有益于华社的工作。”

“弘扬，我没介绍错人给你认识吧？”力雄憨笑着说：“瑞秋，梦芝！弘扬他们一群朋友正在筹办一份学术性的刊物，弘扬此次来找我们就是为了要邀多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入盟，我没说错吧，弘扬？”

“明人不说暗话，力雄说得一点不错，但瑞秋和梦芝都要回汶莱了，而力雄你也计划在一两年内回桃花源岛，我们与新西兰的联络网不就断了吗？”弘扬有点担忧地说。

“那会！那会！”瑞秋抢着说：“我们的朋友多得很，新西兰几所大学的好多位教授我们都相当熟络，改天我代你们发电邮邀他们供稿，相信他们是会答应的。”

“那你们二位回了汶莱后，倒可以为我们的学报撰稿呢！”傅诗韵喜滋滋地说。

“我们离开汶莱太久了，对文坛与文化界的情况不熟悉，一时之间怕难以写稿的。”梦芝说：“不过，搞学报是很有意义的事，弘扬中华文化也是我们的责任所在，我们力所能及一定会协助你们的。”梦芝说完话后，便轻轻对瑞秋耳语了一阵子，瑞秋且听且点头，然后说：“弘扬兄，我们决定先在经济上资助你们的学报，至于稿件，如果写得出，我们一定供稿。”

“好！”力雄高兴地说：“这样一来，弘扬兄，你们学报的印刷费就不愁没来源了！”

“你们如果没供稿，而只在经济上资助学报，这不太好吧！”弘扬说：“好不好你俩每一期为学报登一版贺辞。”

“好事大家做！”梦芝豪爽地说：“我们不要贺辞，我们每期出一点钱当作分担印刷费用吧。”

“那我们真的太感激你们对学报的厚爱。”傅诗韵有些激动地说。

“别再客气了，诗韵，我不是说过，好事大家做吗？”梦芝拍拍诗韵的手说。

“力雄，你几时打算回来桃花源岛？”弘扬问。

“是有这样的打算！这几年来我大部分时间住在新西兰，这儿的空气很新鲜，环境也好，但总觉得精神生活较为空虚，也没有参与感。桃花源岛的华人到底占人口中的大多数，懂母语的人还很多。最近随着中国的崛起，桃花源岛岛民似乎也想学好华文了，弘扬，我的看法对吗？”力雄问。

“桃花源岛的母语政策是松了绑了，民间团体也掀起复办民族文化学院或学校的热潮。”弘扬说：“但有人说当局解除进入大学母语须及格的规定，是把母语踢出教育体系的举措。如果这说法可成立，那华文是离家出走的孩子了，他今后前途的好坏，得全靠自己啰！”

“有了自由的孩子，总比受到诸多限制的孩子幸福，也正因如此，身为桃花源岛岛民的一分子，我想回来为民族文化献出一点力量。”力雄认真地说：“我已年过五

旬，还有多少日子在人间，我不趁着头脑还可思考一些问题时为华社作点事，更待何时？”

说着，说着，感性的力雄的眼眶都泛红了。

“力雄兄说得真好！”瑞秋说：“我与梦芝也有同样的想法。时间到来了，我们都应该回去故土为华社的文化发展尽点心力的。”

“这的确是美事一桩。”诗韵说：“我们桃花源岛由于有优良的地理条件，倒可以扮演串联的工作，而这也是我们学报就近要串连邻近国家或地区的学者，再扩大范围要拉拢欧美日及大洋洲各国学者的缘由。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做，才有可能团结世界各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并在学术疆域里互相切磋，共同探讨问题。”

“这构想深具前瞻性。”黄瑞秋说：“我们肯定会长期支持你们的学报！”

“包括提供猛稿！”傅诗韵调皮地说。

“那当然，但那就得量力而为了。”瑞秋和梦芝异口同声道。

“弘扬兄，你无须担心新西兰这儿的学者稿件问题，我与瑞秋一定会倾全力帮学报拉稿的。”力雄兴奋地说：“天色向晚了，我请大家去享受鲍鱼餐！”

五人望向湖面，夕阳的余晖已转为暗淡，湖面但见群鸟归巢，烟雾泛起，岸畔的花树，在略带寒意的晚风吹拂下，影影绰绰的，都只有些大意。女皇镇的黄昏，对这五名华人来说，竟显得有点苍凉与萧瑟。

(三)

对于曾见识过加拿大的湖泊山川的磅礴气势的人来说，英国的山川湖泊就显得小巧秀丽，有点小家子气。湖区的水被生于斯、长于斯的诗人华兹华斯形容得美伦绝顶，但若与加拿大的路易士湖或洛矶山脉一比，却也就没什么特色。爱芬河小得像条水沟，它之所以能吸引旅客，靠的是莎士比亚的文名。英国的树木是够葱茏的，但若和加拿大的松树或新西兰的树林一比，也显得毫无气派。

泰晤士河诚然有点派头，不过这气派大半也是那慑人灵魂的国会大厦所赐的。威尔斯的海总是迷蒙一片，潮退时又污泥处处，无法与永远亮丽的热带海洋相比。

英伦三岛的美全在于历史古迹的完善保留和处处充满花香的气氛，这两大特点把大英帝国的小山小水衬托得非常具有吸引力。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悠久历史与杰出的学术成就，固然叫举世的学人心向往之。坐落在首善之区市中心的伦敦大学和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也同样叫人欣赏。

英国的公园深具自然美，树木大多葱葱郁郁，且花卉培植得特别用心，手掌般大的红、黄、白玫瑰，橘色的郁金香处处开放得争艳夺丽，草地的草绿得似乎可榨出油似的。英国是多雨的，是阴晴不定的，但晴天时，它上空的云朵成串成串的，非常蔚蓝。

符坚能、洪先锋此时带着王弘扬与傅诗韵漫步在爱丁堡王子街上，这是初春四月下旬。

符坚能是王弘扬在外贸部工作时的同事，此时被派伦敦办事处，因为与弘扬交情不浅，知道弘扬夫妇对英国的情况不熟悉，便请了几天年假陪伴他们。洪先锋是王弘扬

南大时代的同学，此君后来参政，很不得志，毅然远走异乡，现在爱丁堡大学执教，闻知弘扬前来游玩，也喜滋滋地来与三人相聚。

王子街是爱丁堡最具魅力的街道，从火车站出来沿街走下去，左边是一系列建在山丘上的古城堡，绵延一二公里，右边却是连接不断的现代商店与购物中心，豪华富丽。一古老朴质，一新潮亮丽，左右并立，强烈对照，王弘扬与傅诗韵乍见此景，赞叹不已。

行到半途，骤雨乍至，四人赶紧躲进建在古城堡下的食阁避雨。

“刚才还是晴空万里，艳阳高照，这骤雨说来就来，一点预兆也没有。”符坚能说。

“英国的天气就是这样，一会儿晴，一会儿雨，飘浮不定。”洪先铎说。

“我们在伦敦那几天，几乎天天都与天气捉迷藏。那天我和弘扬在海德公园散步，前后开关雨伞五次。”诗韵笑着说：“那雨不知从何处来，而且相当大，我们赶紧打开雨伞，但走没几步，雨就停了，我们收起雨伞，继续散步聊天。不到三分钟，那雨又来了，我们又打开雨伞，又走了一小段路，那雨停歇了，如此停停下下，瞬息万变，后来我们只好不管有雨无雨，都撑着雨伞散步！”

“弘扬，诗韵你们都来一杯啤酒吧！”符坚能打算去买饮料，打断了诗韵的话题。

“不啰！我喝茶就好。”诗韵说。

“那你呢？先铎”符坚能问。

“我也来一杯啤酒。”先铎说。



王子街是爱丁堡最具魅力的街道，从火车站出来沿街走下去，左边是一系列建在山丘上的古城堡，绵延一二公里。

春雨越下越大，马路迷蒙一片，从食阁望上去，现代化的购物中心与商业大厦都像挂上一层透明的纱帘，弘扬四人静坐下来细谈。

“先锋兄，这十多年来你在苏格兰的生活还好吧？”弘扬首先掀开话题。

“说不上好，但也不算坏。我在这儿教书就是为讨一口饭吃。”先锋感叹道：“你们知道的，我是有国归不得呀！我当年从政，是抱着破釜沉舟的想法的。但败者为寇呀，我只好一走了之。来到爱丁堡大学，教中国史和东南亚史，单单把古书如史记译为英文就是一项大工程呀！”

“你的确是比以往憔悴了！”诗韵说：“其实在异国生活也有好处嘛，何必那么自哀自叹？”

“不是我爱自哀自叹，一个人在异国生活，往往就会有为他人做嫁时衣的感触。我虽是尽了最大的力气把历史

教好了，这些洋学生能吸收多少是个问题，即使吸收了，他们若以此历史知识为基础来制定一些对付东方国家的政策，我岂不间接成了霸权国的帮凶。”洪先锋幽幽地说。

“先锋的感触正是我当年留学伦敦大学时的体悟，当年我的教授硬要我把汉书的重要篇章译为英文，说只要这样做，他就会让我的硕士论文通过。我相当不服气，我的论文固然是论述汉代文官制度的，但却与汉书并没直接关系。”符坚能忆述说：“我的论文导师要我翻译汉书，分明是另有所图，但为了文凭，我也只好照做了。你还记得吗？弘扬，我当年给你寄去东京的一封信中便曾这样感慨人家出一纸文凭，我们却为人家提供制定对付我们的策略的资料。”

“记得！记得！”弘扬说：“这样说来，当年我打算像先锋那样浪迹天涯的梦没能成真，看来倒不是坏事呢？”

“什么不是坏事，那真是幸事呢！”先锋说：“这些年来，你进入报社，相信为民族文化作了不小的贡献吧！”

“说来话长，一言难尽呀！”弘扬喟叹道：“我在报社一筹莫展。别说对华社或文化建设有什么贡献，单只我本身的生存都成问题呢！”

“哦！同是受华文教育者，相煎何太急呀！”先锋不解地问。

“相煎何太急？”弘扬感慨地说：“我现在已被挤到编辑部去编趣闻啦！”

“真想不到，真想不到！”符坚能也插嘴进来说：“我还想明年卸任回桃花源岛后找你介绍我入报社呢！”

“你别进来啦！真的，我随时都会辞职的。”弘扬说：“你记得被柳捷敏喻为桃花源岛最有才情的年轻诗人有涯吗？那天他在报社的走廊遇到我，与我闲聊了一阵，临走前他突然这么说：‘哎，老王，你是一流的人才，竟沦落到今天的地步！’说完就频频摇头而去！”

“你们知道吗？弘扬的好友牛南阳说：‘我们的机构是个淘汰人才的公司！’”诗韵说。“所以我鼓励弘扬越早辞职越好。”

“我听说桃花源岛的教育政策有点改变。”先锋问。

“关于母语的策略是有点放松，是让它自生自灭吧？”诗韵说：“也正因为如此，弘扬他们才计划创办一份学报来弘扬中华文化呢！”

“哦！对了，坚能，先锋，我发给你的电邮都收到了吗？”弘扬顺势转入正题：“怎么样？你们二位能为我们写点文章吗？”

“我看先锋是不成问题的。”坚能说：“我最近比较忙，怕无暇为学报撰稿。”

“你们要什么性质的稿件？”先锋问：“如果能力所及，我一定鼎力相助。”

“你就写一些关于华侨移民的历史或者当地华侨的文化活动的文章吧。”弘扬说：“你来苏格兰有整二十年了，对这方面的问题应该熟悉吧？”

“如果是有关这方面的文章，那就不成问题。”先锋说。

“好！先锋，我先向你表示感谢。”弘扬说：“另者，我也想二位列入我们的编辑顾问名单里，行吗？”

“我对编辑是外行，列为编辑顾问，名不副实嘛！”
坚能说。

“我看我就只为你们撰稿好了！”先铎说。

“不管它名不副实，我只借重二位的名字壮大学报的阵容，就这样一言为定！”弘扬拍着坚能与先铎的肩膀说。

“那我们也只好勉为其难地挂个名份吧！”坚能笑笑地对先铎说：“弘扬虽说遭人排挤压抑，但到底是在故乡，虽处困境却也能做些有益于民族文化的事呀！像先铎你和我，人在岛外，就很难有所作为的。”

“哎！坚能说到我心底来了。”先铎有点酒意，幽幽地说：“我当年离开桃花源岛，三十岁未滿，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已五十岁出头，虽说在苏格兰勉强还可以过活，却也损失了好多东西。就别说能不能为自己成长的岛屿的华社做点什么贡献，我最不能接受的是我的两个儿子都变成‘香蕉’人，一篇简单的中文文章也读不来。”

“你无须为此感慨不已，这二十年来华文水平在桃花源岛上一降再降，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不识华文的百分比越来越高。”弘扬安慰先铎说：“也不只是你的儿女读不懂华文书写的文章，我周围的朋友的子女也大多如此！”

“中国的崛起已掀起全球的学习华文热潮，桃花源岛子民也会投入这股热潮来的。”坚能用征询的眼光望着弘扬说：“老王，你说我的推测对吗？”

“正确！正确之极！”弘扬说：“但桃花源岛的母语水平似大海退潮般的大降，只怕这股热潮来得太迟了，已无法挽回华文的颓势。”

“哦！春雨已停了，你们看：一道彩虹高挂在天上，马路上人潮也多起来了！”诗韵指着古堡说，好像发现新大陆似地兴奋喊起来。

“走！外头的阳光多灿烂！”弘扬说。四人走出食阁，步上古堡时，在非常清新的春雨过后的空气中漫步，一看万里无云的天边那一道彩虹，已把古堡四周的经过春雨滋润过的树木、碉堡映衬得绚丽异常。

“世间万事有时就像这天气一样，刚才我们散步时，春雨一点预兆也没有就这样哗啦哗啦地天下特下，此刻却又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还在蓝天挂上这么一道调皮的彩虹，你们说是不是在开我们的玩笑？”诗韵说：“所以我说，我们已无须为华文的前途过分操心，时局一变，桃花源岛也可能有我们料想不到的局面出现的。”

四人下得古堡来，午后四点多的阳光竟然火辣辣地晒着街上的拥挤的人群。

“苏格兰人真的喜欢阳光呢！”弘扬说。

“那当然啰！英国的天气总是阴霾的，像此时阳光这样明媚的景观是很难得的呀！你们真的很幸运，其实这两天才开始有阳光，过去两周的天气都是灰蒙蒙的。”先锋与坚能异口同声地说。

（四）

王弘扬与傅诗韵刚办完住宿手续，两人正想步出旅馆去享用午茶，忽然听到有人在喊“弘扬！弘扬！”

弘扬回头一看，不由愣了一下，说：“哦！武德，家强，你们怎么跑到这儿来？我们不是约好今晚见面的

吗？”

“我和家强今天刚好有空，大学放短假，闲着没事，另一方面也急于想与你们相聚，便相约来迎接你们。”武德笑咪咪地说：“啊！诗韵，经过长途飞行还好吗？”

“还好，还好！我们前晚在东京休息了一晚，今早才从日本飞过来，所以并不那么累。”诗韵说。

武德姓曾，当年南大一毕业，申请到一份奖学金来到夏威夷大学深造，因成绩优异，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就留校执教。家强姓林，是南大地理系高材生，毕业后直接到多伦多大学深造，获博士学位后留在加拿大发展，创办四海学院，栽培了不少英才，名噪一时。最近因厌倦了行政工作，把四海学院顶了出去，转来夏威夷大学执教，与老同学曾武德情同手足。二人闻知弘扬创办学报，且受邀担任学报编辑顾问，因此特别提前来与弘扬夫妇相聚。

四人在长窗落地的咖啡座坐下后，各自叫了饮料便闲谈起来。

威基基海滨沙滩洁白无比，那波浪一层紧接一层，连绵不断地涌向岸边大力冲击着沙滩，才又缓缓退去。在沙滩踏浪的俊男美女，在海滨游泳嬉水的弄潮儿，人数甚众，在蔚蓝晴空的映衬下，从远远看过去，这一切像是大自然的点缀品，把夏威夷浪漫又带点懒洋洋的气氛完全衬托出来，此时耳边似乎传来八十年代电视侦探连续剧《夏威夷FIVE O》的主题音乐，实在叫人兴奋不已。

“家强，你不再办学专心教书，日子应该过得很惬意吧？”弘扬问。

“我教都市规划与城市重建这几门课，都是我的研究范围内的，就不那么辛苦了。”家强说：“那弘扬你的近

况又如何？看来你在报社的职务也不重吧？竟然还有时间办学报。”

“他是被人家架空了，工作太过单调了，才想在外面搞点学术研究来调剂调剂乏味的生活。”诗韵代弘扬解释。

“也不能说办学报纯为调剂生活，这多少也有点弘扬中华文化的理想在内。”弘扬补充道。

“老王有这样的想法，我甚赞同。我当年离开桃花源岛纯因欲献身而无处，可在海外这几十年来，我还是时时尽力为当地的华社做事的。”武德说：“知识分子不应只求独善其身，只要能力做得到，我们总该多为民族或族群做点事。”

“武德兄是夏威夷华社的好多个组织的领袖呢！”家强说：“他真的是走在时代的浪尖上的好知识分子。”

“家强，别这样吹捧我了，我只是在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责任而已。”武德啜了口咖啡继续说：“像最近日本当局批准篡改了史实的教科书，我们总不能坐视不理吧？日本袭击珍珠港的卑劣行径，美国人记忆犹新。美国华侨在二次大战中遭受到日本蝗军的蹂躏，这段历史总不能被抹去被掩盖起来的。我现在正在发动全美华人签名反对日本篡改史实，反对日本申请‘入常’的梦想。”

“武德兄这种为民族和族群文教事业献身的精神真叫人感佩！”弘扬说：“这些年来你在美国华社这么活跃，相信对美国华族的动向及状况一定了若指掌，我真希望你 and 家强都能为我们的学报撰稿，并成为我们的编辑顾问。”

“如果是关于华社状况的文章，我写来就比较容

易。”武德说：“都是老同学了，力之所及，我一定会协助你的。还有家强兄，你也把你加拿大的华社的情况整理出一些文章来，好为弘扬他们的学报创刊号打响第一炮！”

“行吗？弘扬，写加拿大华社问题的文章行吗？”家强笑问弘扬。

“当然行！”弘扬说：“不过，如果你们能着重评价美加华社的文化发展情况就会更为理想的。”

“我们的学报着重探讨的是桃花源岛和马拉诗雅两国的华族文史课题，并及中国文史哲问题，但也欢迎有关世界各国的华社及华族文史问题的文章。这学报可说是应全球化时代而创办的，我们固然强调突出本土色彩，但也重视环球学者的卓见！”诗韵说。

“请容我说些夸大一点的话。当前在世界上称王称霸的是美国，它推行的是霸道文化，而目前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只有中国，中国能做的事情真不少，其中最重要的当是推广中华文化，这些年来，中国的音乐有一些已传入欧美，但为数还是太少。这一两年中国计划在世界各国设立一百所孔子学院，我个人认为这是颇具远见的计划。”武德说：“孔子学院应该只是文化机构的名称，除教导外国人儒家思想外，也应传播中华文化方方面面的知识。我认为以和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是足以抗衡美国的霸道文化的。”

“创办孔子学院以弘扬中华文化，那是中国可以做的事业。身为所在国的子民的我们，可以做的工作是培育我们所在国的族群对本族文化有所认识与了解，而这正是这些年来，我总会利用业余时间在一些民间组织教导中华文史课程的原因。”弘扬说：“只有积极地做这种保留中

华文化的种子的点滴工作，我们才有可能把中华文化弘扬开来！”

“弘扬这话说得深富哲理。”家强说：“但弘扬中华文化也不纯为我们的子孙保留着传统，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这也是间接抗拒霸道文化的策略呢！”

“夸大点说，在这举世纷纷扰扰的时刻，中华文化或许是化解霸权国家侵占别人国土，而恐怖主义处处破坏别人家园的冤冤相报的局面的良方。”武德说：“美国文化无孔不入，无处不在，而美国当前推行的是霸道的政治上的单边主义，中国的崛起势必促使它的文化也会逐渐普及世界各个角落，这种以和平为依归的中华文化与带侵略性的美国文化的相互冲击抗衡，很可能会激醒世人抛弃美国文化转而接受中华文化，而这种趋势若顺利发展下去，我相信世界也许会变得更祥和点。”

“人类曾为了寻找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而奋斗两百多年，到了目前人类似乎已来到一个理想幻灭的年代。”弘扬望向窗外说。

夕阳已慢慢西沉，在海的那一角天边浑红一片，映得海面也红彤彤的。弄潮儿看来较先前更多了，而晚风似乎也刮得更为猛烈，掀起的层层叠叠的浪花像匹匹振鬃奔来的野马那样凶猛，着着实实在地大力地拍击着沙滩，而后才缓缓退去。高耸的椰树的叶子摆来又晃去，像是要把天边的残霞都扫净，晚霞却又温柔地携着海鸥在海面上漫舞。

看着此景，弘扬无限感慨地说：“一个理想的幻灭，竟把人类推向互相残杀的深渊，看来人类活着是不能没有理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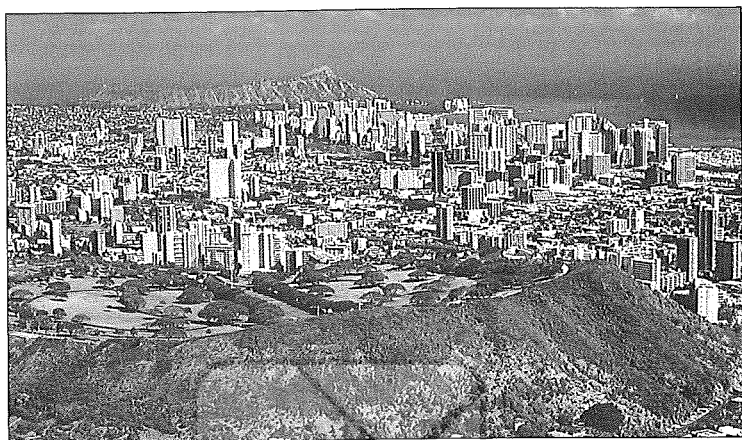
“老王，你倒无须如此哀叹！”武德说：“欧洲进步

人士实际上已在重新出发追寻新的理想，绿色组织便是一例，更何况世界上已兴起一股放弃追求无限的物质文明，而走向寻求灵魂洗涤的人生境界热潮。诚然中华文化若能普及全球，以它所蕴藏的精深博大内容及其兼容并纳特点，或许也是人类走向和平共处的康庄大道的路标，这也说不定的！但万里之行，起于跬步，而弘扬你们这一群有心人创办学报，也可算是万里之行的一个起步吧！”

“武德这结论说得真好！”家强说：“今晚我请你们到夏威夷文化村享用晚餐，诗韵你一定会喜欢观赏当晚的文娱表演节目”

诗韵听了乐得拍手叫好！

夏威夷傍晚的海滨的景致，对这四位在热带长大的人来说，并没有给予他们太大的震撼，但飘在晚风中的，带有浓郁抒情意味的夏威夷轻音乐，在波涛汹涌声的搅拌下，在残霞余晖的映衬下，却叫四人都禁不住兴起一股不如归去故乡做点实际的，可促进民族文化发展的工作的意愿来。



夏威夷黄昏的海滨的景致，对这四位在热带长大的人来说，并没有给予他们太大的震撼，但飘在晚风中的带有浓郁抒情意味的夏威夷轻音乐，在波涛汹涌声的搅拌下，却叫四人都禁不住兴起一股不如归去故乡做点实际的，可促进民族文化发展的工作的意愿来。

第七章：死 角

（一）

魏道义似乎知道王弘扬在寻找后路的举动，他通过各种动作非要把弘扬迫进死角不可。魏道义除了把弘扬一调职再调职外，也封杀弘扬在报社园地发表文章的机会。已整整五年了，王弘扬没在一言堂版上发表过一篇评论，这点魏道义是颇为高兴的：首先是，弘扬再也不会光芒可以盖过他，其次是，他魏道义无须为弘扬所写的时评可能会触怒当局而担惊受怕。不过，弘扬却还不时在晚报的“文林”版发表散文，小说，且他在南淡晨报也还有一个专栏“羊吃草”，每周发表一篇短文，这教魏道义很不爽快。

这一天，副刊编辑林珊珊走来王弘扬的座位旁，悄悄地对弘扬说：“王先生，你下个星期起，可以不写‘羊吃草’专栏吗？”

“为什么呢？某人又不爽啦？”弘扬问道。

“是啰！魏道义说你所写的文章，表面上是吟风弄月，骨子里面却在嘲讽社会偏差现象。”林珊珊脸上带着苦涩，微笑着说“不过，王先生你千万别说出去，我是偷偷告诉你魏道义对我说的话！你自己得小心行事，别老在别人面前说你要辞职的事！”

“哦？”王弘扬愣了一下，说：“我想离开报社，你们也知道？”

“知道！副刊组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了。”林珊珊说。

“我只是有此打算，但并没实际行动呀！”王弘扬说。

“正因为你没行动才不应该大肆渲染，这对你本身很不利。”林珊珊劝导道。

“谢谢你的提醒。”弘扬感激地说。

晚餐时，李遵荣拉了牛南阳来邀王弘扬共进晚饭，由牛南阳驾车到离报社数公里外的一家较为高雅的餐馆去。

“你们约我出来有什么重大消息相告吧？”三人在餐馆较偏僻角落坐定后，王弘扬便迫切的追问。

“也没有什么重大消息。”李遵荣说：“不过，你这一次申请长假到欧美去，同事都在传说你是在找出路咧！这是真的吗？”

“没有啦！我只是心情烦闷到极点，必须减压，才到欧美玩玩，消消闷气而已。”王弘扬说。

李遵荣外号“大喇叭”，他一有什么消息总会耐不住到处广播，弘扬对此人不得不提高警惕。

“你得找后路！”牛南阳说：“魏道义是武大郎开店，容不下比他身高的人的。你既然获得博士学位，就更应该早日谋出路。魏道义及他周围的那些家伙，肯定会对付你的。”

“我这些年来都保持低调姿态。”王弘扬说：“我相

信他们不致于干掉我吧！”

“你没听说报社要大裁员吗？”李遵荣说：“一旦裁员，魏道义一定会借刀杀人的。”

“我服务年月这么长，即使被裁，算一算裁退金，也是有利于我而不利于馆方的。”王弘扬相当乐观的说。

“你别太客观了。”牛南阳说：“他们不一定会遵照服务一年赔一个月薪水的方案来裁你的。而且魏道义大权在握，他为了铲除异己，才不会考虑裁你合不合算，反正钱又不是他的。”

“弘扬，你的缺点就是对事常抱着过分乐观的态度，这往往造成你对各种问题的预测失准。”李遵荣说：“我要是你，早就另谋高就了。”

“遵荣说的很有道理。”牛南阳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准备好后路，在这种机构工作，就像坐跷跷板一样，对方一旦跳开，我们一定会被抛向高空，跌个屁股开花。也因此，不瞒你们说，两年前我已与友人合资经营一家迷你市场呢！”

“这家伙，果然足智多谋。”王弘扬笑着说：“难怪这些日子来你再也没找我喝酒宵夜去，而是一放工就赶回家，我还以为你患上‘气管炎’（妻管严），一结婚就成为‘恐妻家’了。”

“那会呢？”牛南阳说：“我是赶回去休息，因为第二天一早，我就得到迷你市场帮忙。”

“牛南阳做得对。”李遵荣说：“老实告诉你，弘扬，我也正在攻读西京大学的硕士学位，待学位拿到，我将转行当教师。”

“我对你说过几次了，这是一个淘汰人才的机构，别的公司在裁员时是裁掉工作能力较差的员工，我们的机构刚好相反，是把最好的人才裁掉。”牛南阳越说越气愤：

“我说呀，报社放着弘扬你这样的人才不用，损失的是他们而不是你。”

“但我却首先吃了哑巴亏。”弘扬说：“不过，我的价值却不是由报社的这些人来评定的，我对这社会或甚至本族的文教是否有贡献，更不是魏道义这批人所能一手遮天，妄加评论的。”

“对了，弘扬，刚才林珊珊对你说了些什么秘密？”李遵荣夹起一片烧鹅肉，边咀嚼边问弘扬：“应该不会对你说情话吧？”

“啐！狗嘴里长不出象牙！”王弘扬说：“没什么啦，只是叫我凡事要小心，并说魏道义不让我再写‘羊吃草’专栏。”

“那你可以写‘牛耕田’专栏啰！”李遵荣开玩笑说。

“你难道不知道牛耕田专栏是吴倩颖的专栏咩？”牛南阳刚吃下一粒鱼丸，来不及咽下喉，咩了一声竟然把鱼丸吞下去，差点没哽死。

“你要哞，哞，哞，哞，你姓牛，却整天咩咩叫，怪声怪气的！”李遵荣又作弄起牛南阳来了。

“你管我咩还是哞。”牛南阳说：“我想说的是，弘扬，魏道义阻止你写‘羊吃草’专栏，是进一步迫害你的征兆，你真的应该作好准备啦！”

“这点我知道。”王弘扬三人说着说着已经到了报社

门口，话题自然转换了：“‘神父’你的三名‘神子’近况好吗？”

“托福！托福！他们三人都胖嘟嘟的，没事！没事。”李遵荣突然看到林雄富走来，便挤眼弄眉边向弘扬打眼色边笑嘻嘻地答话。

(二)

经济组组长刘观玉突然辞职，紧接在国际副主任李嘉荣之后，再加上三个月前离职的一言堂副主任张义祝在内，报社在短短的一季里便失去了三位从东方之珠岛重金礼聘过来的人才。

李嘉荣原本是琵琶日报的副总，南淡晨报当初重金礼聘他前来桃花源岛是为加强翻译组的实力，后因报份不起，纸张价格暴涨，版面缩小，翻译组人手过剩，李嘉荣就被调来编辑组编东盟新闻，每天只有半版，工作量不多，等于冷藏了李嘉荣，他在倍感无法施展才能之下，于上个月初离职，单独飞回东方之珠岛。据刘观玉说，李嘉荣是被海洋晨报礼聘为副总，月薪是南淡晨报的两倍多。

张义祝二年前加入桃花源岛南淡晨报，担任的是撰写与财经有关的评论。此君本籍广东番禺，据说他年轻时曾养蛇杀蛇吃蛇进补，也吃过虎鞭，虎肉，虎胆，到东方之珠岛后依然食蛇肉虎肉进补，因此他满脸红光，声如洪钟，胆识过人，敢言人所不敢言，写起评论，更是单刀直入，直捣龙潭虎穴。屡屡叫魏道义为之气结。但张义祝是王如旧引进的，魏道义又无可奈何。现在王如旧既然远走东方之珠岛，魏道义便旧仇加新恨一起算，把张义祝整得死去活来。于是张义祝只好离职，据说现在在东方之珠

岛的城南日报担任主笔。

或许是物悲其类吧，两名来自东方之珠岛的同僚都走了，刘观玉也深感孤单寂寞，便这样辞职。不过，刘观玉的辞职又与李嘉荣和张义祝的离开有所不同，他竟然是在二十四小时内辞职的，倒赔公司三个月月薪，计一万五千多元，而且事先一点迹象也看不到，真可说是行事机密之至，诡秘无比。

那天刘观玉照常来上班，但一开完编务会议他便收拾好自己的桌面，大包小包地一一捆绑好，二话不说走进报社，有好奇问他去哪儿，他只是淡然地说：“我不干了。”问他有何高就，他笑而不答，挥手而别。

刘观玉走后约二十分钟，王弘扬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弘扬一听却是刘观玉打来的。

“弘扬，我现在报馆附近大牌五五五的咖啡店等你，你过来吧，我们一起吃个晚饭，我有些话要告诉你。”

弘扬与观玉原本同在经济组当编辑，后来魏道义为进一步迫使王弘扬进入死角，就把弘扬调离经济组，抛个无关紧要的趣闻版让弘扬编。弘扬为了求生存求发展，也只好忍辱求存。而且，华文报对付异己的手段高明且阴毒，这是桃花源岛尽人皆知的。当年桃花源岛的一代散文家林声就因他的顶头上司非常讨厌他，而把林声的桌子移至女厕所旁边，并不派工作给林声，林声当年便是天天在女同事走进走出的女厕所旁渡过好多年岁月的。这种惩罚表面上看似颇为文明，但它对知识分子的精神伤害，是远比古代的酷刑炮烙的还要深重的。

对弘扬遭受的种种虐待，刘观玉看在眼里，是颇为王弘扬打抱不平的。也因此，当观玉私下打电话来约弘扬共

进晚餐，弘扬自然欣然赴约。

王弘扬依约到咖啡店时，刘观玉已端坐在那儿，他面前置放着一瓶白啤酒，看到弘扬，观玉微微欠起身来，用左手比了个请坐的姿势，说：“弘扬，你好！你好！”

“怎么样，观玉兄，你就这样匆匆辞职回东方之珠岛去了吗？”弘扬坐定后，急急地问。

“哎！我这人做事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的。”观玉说：“怎样，王博士，你还想待在报馆？”

“先观察一段时日再说吧。”弘扬说。对东方之珠岛岛民，弘扬不太信任，就不把话说尽，便敷衍着说。

“来，干杯！”观玉为弘扬倒了一杯酒，说：“我回东方之珠岛将出任天天日报副总，月薪比这里的好得多。不过，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我预感到南淡晨报暗潮汹涌，一场大地震即将来临。”

“南淡晨报将有暴风雨，我也是感觉得到的。但魏道义刚提升你任经济组组长啊！你的地位非常稳固，即使九级大地震或刮十号台风也震不倒你的。你又何必匆匆离职？”弘扬说。

“干杯！干杯！”观玉不答话，只再度与弘扬碰杯。

“不，不，我今晚还得工作，我不喝了。”弘扬说。

“哎！干杯！干杯！”观玉说：“人家不喜欢你，你工作到死都没用的。”说完观玉又猛灌了一杯酒。

“只要一天在报社，我就会尽力把工作做好。”弘扬说：“这不是讨好他们，而是对得起我的良心。”

“我就喜欢你这品格，老实说，弘扬，像你这样有品

格和高尚情操的学者，来报社工作，说句难听的话，简直就是逼良家妇女来当娼妓。”观玉说：“我来这报社五年了，五年来，我看了多少场把戏。在戏台上的那些丑角，有陪笑的，有托大脚的，有陪喝的，有帮腔的，只要魏道义一开口，底下就有应声虫。弘扬，这些‘本领’你一点都不会，你怎样在这儿生存呢？我看穿了魏道义的伎俩，他提升我为组长，无非要我当坏人，既没加我薪水，又没有加我职权，组长，组长，这不过是空衔而已，有个屁用？”

“哦？”弘扬愕然。

“哟！弘扬，所以我说你是个读书人嘛！你真的看不出魏道义是为整顿经济组才委任我当组长吗？这不是升我的级，这是借刀杀人，我若不走，我就是魏道义的一把刀子呀！”观玉相当激动地说。

“你的分析具体而深入，但也无须如此匆匆辞职。至少不必二十四小时内辞职，这得赔上一大笔钱呢！”弘扬说。

“这又说明你看问题过于简单化了，你想想，弘扬，我若正式辞职，得三个月后才能生效，在这段期间，你说他们会给我好日子过吗？”观玉挥动着食指说：“辞职一定得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来处理才对，尤其在我们的机构更应如此。”

“听说你赔了公司一万多元？”弘扬问。

“是的！”观玉说。他侧身过来，悄悄对弘扬耳语：“但那是天天晚报代我赔的。”

“那又另当别论，我还以为你自己掏腰包赔的。”弘

扬说。

“即使自己掏腰包，我也要这样做，否则夜长梦多，那精神折磨是非金钱所能弥补的。”观玉继续说：“我今天邀你出来，最大的目的是要提醒你。年底的裁员名单中，有你在内。”

“哦！”弘扬悚然一惊：“你从哪里听来的消息？”

“魏道义的左右手传出来的！”观玉说：“这是魏道义铲除异己的好机会，王如旧，张松青都走了，你是被划为如旧那派的，自然也得走。”

“谢谢你告诉我这秘密，观玉。”弘扬感激地说。

“不用谢我。我在报社这五年里，接触过不少同事，总觉得你为人做事有原则，待人也真诚热情，是可以深交的一位朋友。”观玉说：“诺！这是我的新名片，上有我的地址与联络电话号码，如果过来东方之珠岛游玩，一定要联络我。都快七点钟了，我们喝完这杯酒就走。来，干杯。”

“干杯！”弘扬一口喝完酒，紧紧与观玉握手，说：“我如果到东方之珠岛，一定联络你。”

王弘扬单独走回报社时，夕阳还悬挂在天边，暮霭颇浓，路灯尚未亮开，天色苍茫，弘扬感到前路有点迷朦难走。

(三)

裁员的消息像暴风雨来临前纠集在低空上的层层乌云，欲坠未坠，闪电时不时划过横空，闷雷响了一遍又一

遍，然而暴风雨却始终还未滴下。大家都在沉闷的空气中过日子，报社同事在走廊上偶遇，除了点头打招呼就只有苦笑。晚餐时刻，一小群一小群同事在一起聚谈，话题也总离不开裁员的问题，人人都在盘算，万一裁到自己能有多少裁退金可领。这笔钱可以生活多久，过后该怎么办？入报社才三几年而又受宠的年轻人，当然不会被裁，他们轻松而愉快地过日子，讲讲笑话，吹吹口哨，或者在进厕所时乘机看看自己的青春焕发的容貌，得意时便抽出裤袋中的小梳子，梳理自己的发型。

接近退休年龄的老同事，恃着自己的服务年月长，若被裁，细细计算起来，那笔裁退金竟比自己所剩下的服务年月薪金总和还要高，他们自然更是伸长脖子等待被裁。

最为诚惶诚恐的自然是四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这一批，他们的薪水高，却又超过馆方定下的，职员一过四十五岁就再没发展潜能的标准。他们最容易被裁，而万一被裁，所获裁退金至多等于一年半的总薪水，以最节省的方式来过活，也只能撑三至五年，而这批人，子女年幼父母老，再找工作别说不计较待遇，单单这个尴尬年龄就会令桃花源岛的所有雇主敬而远之。报馆偏偏又以这层年龄层的职员为数最多，于是整间报社充满了惴惴不安气氛，大家屏气凝神，全神贯注地在倾听什么时候那声响雷会到来。

这天晚饭后，王弘扬他们几个人在喝茶时就在讨论裁员话题。

“妈的，我这几天都老睡不着觉。”来自秋海棠叶国的李扬青说：“工作压力加上裁员的精神负担，搞得我心绪很不安宁，我这心律跳跃不均匀现象又复发了，像现在也如此，小溪，你替我把把脉。”

说着说着，李扬青把右手伸向陈水溪。水溪自学中医，颇有心得，“这是我的后路。”他经常这么自豪地说。水溪把了把扬青的脉搏后说：“是真的心律不均匀，且脉搏跳得太快，这是精神过度紧张所致，放轻松点就没事。”

“哎呀！扬青，都快五十岁的人了，还操什么心！”莫天骥笑笑说。“看开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这道理我懂，但我的组屋还在供贷款，儿女都在大学念书，生活担子这么重，万一被裁，我就惨了。”李扬青说：“对了，弘扬，我们的机构将上市的网上网新股，你会申请吗？”

“傻子才会申请！”野草冷不防地丢出这句话，然后继续说：“扬青，我们的机构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善良，要把好处平分给我们？”

“野草说得一点也不错！”弘扬说：“我们的机构什么时候曾把好处分给我们这些小编辑？扬青，你别太天真了，网上网新股一开市肯定会跌破发售价。”

“何止是跌破发售价，我看会跌到四脚朝天呢！”李遵荣喝了一大口奶咖啡，大声说：“我不止不申请，我还要游说同事不申请。”

“我也知道网上网新股没前景，但若不申请，上头会说我不效忠公司，这样一来，裁员时他们肯定会针对我的。”扬青幽幽地说。

“你以为你申请一两千网上网新股，你的上司就会保住你吗？”莫天骥笑着说：“别浪费你的血汗钱了。”

“我想申请五万股。”扬青说。

“我说李扬青，看在五百年前我们是同一祖宗的份上，我建议你吧申请新股的那笔钱拿来买意外险，万一有事身亡，你的家人倒真的保证可以领取一笔赔偿金呢！”李遵荣说：“要不然，用这笔钱去买万字票或多多，万一中了，那数目也不小呀！”

“遵荣，你说得太过分了点吧？”水溪说：“扬青的考虑也不无道理。”

“这么说，水溪你也想申请啰！”李遵荣说：“我看你们都是一群怕死鬼。”

“我只申请一千股吧了！意思意思嘛！”水溪说：“这样做至少表明我还效忠公司。”

“就是嘛！”扬青说：“我也只申请五千股而已。”

“申请五千股还说而已，要不要我也申请五千股转让给你们，转售股打八折？”李遵荣挑战水溪和扬青。

“转售加打八折，那你不是无端端损失一笔钱？”扬青不解地问。

“笨蛋！”李遵荣指着扬青的面笑着说：“我是告诉你网上网新股一定跌破发售价这事实，你还真的以为我会申请新股再打八折转售给你。他妈的，老实告诉你们，我李遵荣预测网上网上市一个月后，至少会跌去五成，若我的预测不准，我把头砍下来任你们当足球踢！”

“我们才不敢踢你的‘死人头’呢！”野草笑笑地说：“喂！都七点出了，还不回报馆，等一下大家又得吃上头的‘大碰饼’。”

“我好久没吃‘大碰饼’了，倒很想吃一吃呢！弘扬笑着说。

王弘扬六人踏进报馆时，林雄富刚好要上厕所，与六人碰个正着，他笑笑地说：“怎么样？都七点多了，还不想回来工作？”

“奴才相！”李遵荣暗中骂了一句：“这个时候一篇稿子也没有，急什么呢？这报馆就因为有太多像你林雄富这样的奴才，才把编辑部搞得了无生趣。”

“作痛苦状！”弘扬对遵荣说：“你李遵荣有庞统之才华，一个月只工作一天，休息二十九天，可别人并没你那样的才情呀！人家当然紧张啰！”

作痛苦状是弘扬与遵荣之间的一句江湖暗语。他俩自恃文思敏捷，往往能在谈笑间打好标题，可又不要伤了别人的自尊心，因此经常在座位上作苦思不得其标题的痛苦样子，既摇头抓耳，又摸鼻子，眨眼睛，偶尔四目相遇，弘扬与遵荣就会互相挤眉弄眼扮鬼脸，并发出会心的微笑。

夜晚一过十点钟，编辑部就显得非常安静，空气凝固着，前此偶尔会突然出现在电脑上的“紧急”电邮，也不再有了。爱在午夜发电邮寻找失物的林雅珍似乎也掉入被裁的恐慌气氛中。弘扬与野草的编辑生活更是显得像干枯的沙漠那样乏味，若有午夜电邮来调剂调剂，那该多好啊！他俩有时竟有这样的期盼。

（四）

就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紧张时期，编辑部又传出两个惊天动地的消息：编辑部副主任李秀浪辞职，与此同时，编辑第二副主任胡好园也拒绝延任。

李秀浪与胡好园的辞去带给编辑们的感受是百味杂陈的：有的为失去两位能干、好品格的同事而依依不舍；有的暗中庆幸，此二人一走，原本就人手短缺的编辑组，相信就不会裁员；有的却在惋惜好同事接二连三离职后依然悲观，坚信编辑组仍然会裁员，而人手不足问题可由采访组调人来解决，这样一来，编辑组的实力就会大大削弱。总之，这两个消息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整间报社的员工都竞相走告。

“李秀浪年初才调高薪水八百元，为何这样匆匆离职？”有人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

“胡好园的两个儿子都还在念大学，他的家境也不富裕，又刚刚达到五十五岁，居然拒绝延长服务到六十二岁，真奇怪，要是我，倒不如先接受延任，待裁员时才申请被裁，这样不就可以捞一笔裁退金吗？”有人这样为好园精打细算。

在走廊遇到李秀浪或胡好园的好些同事都会以以上的疑问相问，但他俩都笑而不答。都说：“受够了，受够了，应该给自己的生命留点愉快的阶段。”

李秀浪与张松青相交甚密，此人兼通华巫英，三语一样流利，古典文学造诣很深，打标题功夫一流，屡屡获奖。因被划入王如旧和张松青的派系，当老总柳捷敏退休，王如旧与张松青离职后，李秀浪便成为魏道义的眼中钉，非要拔之而后快不可。这样一来，李秀浪的编辑生涯便变得波折重重，尤其是张青松离职后，他更势孤力单。但李秀浪为人风趣乐观，淡泊为怀，且不求闻达，日子依然过得逍遥自在。魏道义看了，恨得牙痒痒，总想找个机会整死李秀浪，无奈李秀浪工作认真，魏道义老找不到秀浪的瑕疵来整他。

不过，由于魏道义的作梗，李秀浪自此再也没有获得标题奖。“你们想一想，魏道义每年在评估表格上都说我表现平平，他怎么会让我获得标题奖呢？如果我像以往那样屡屡获奖，他怎能贬低我的工作表现？”李秀浪对弘扬，天骥，野草他们私下说。

今年，未知何故，李秀浪竟然喜获加薪八百元，大家都在追问原由，并准备为秀浪庆祝他获得平反，他却悄然辞职，何其怪哉！

胡好园为人木讷寡言，属于那种“狗咬都不会哭”的刚毅君子。他勤勤恳恳工作，准时上下班。他下班后不会陪魏道义去搓一整夜的麻将，他在编务会议上不会陪笑，也不会帮腔，更不会讲些损害别的同事的话来讨好魏道义，因此，他同样被魏道义列入与王弘扬同伙的孤臣孽子名单中，日子也就过得很不顺利。胡好园自称是独行客，同事原本戏称他为独行侠的，他却谦卑地说：“我一点侠义行为都没有，怎能当独行侠呢？你们就叫我独行客好了。”自此大家在他背后都叫他独行客而不名，只有当着他的面才叫他胡好园。

胡好园家境并不富裕，两个儿子还在大学念书，胡太太是家庭主妇，一家四口的生活，就都靠独行客一人的薪水来支撑，而今馆方延长他的任期至六十二岁，他竟然拒绝延任，套用李遵荣的话，就是‘海龙王辞水’呢。

“妈的，这独行客大概是中了上一期的多多吧？”有一天李遵荣与弘扬及野草喝茶时说：“在这裁员消息盛传时期拒绝延任，真叫我李遵荣百思不得其解！”

“这有什么费解的呢？”野草说：“独行客也许有更好的‘空头’呢？”

“空个屁，像独行客这么古板的老实人，到了这把年纪还会另有高就？”李遵荣说。

“你李遵荣别看衰人，你以为老人就不会生孩子咩！”弘扬故意顶撞李遵荣。

“要不要打赌？”李遵荣向弘扬和野草挑战！“如果独行客另有高就，我就……”

“你就砍下你的臭头当足球让我们踢。”弘扬自作聪明为遵荣补话。

“我才不踢你的‘死人头’呢！”野草也自以为是的补上了一句。

“不！不！”李遵荣说：“我才不砍下我的头让你们踢，我是要跟你们打赌现款，我一百元赔你们三百元如何？”

“怎么打赌？”弘扬和野草追问。

“如果独行客真的另有高就，我就赔你们一人三百元，如果独行客告老回家，你们每人赔我一百元。”李遵荣笑着说。

“喂！‘神父’，你是几个爸爸生的？”弘扬开玩笑地说：“我跟你打赌，如果独行客是中了多多或者万字彩票，而拒绝延任，我输你三百块，而如果他是因为厌倦报馆生活而拒绝延任，你赔我一百元，这样的打赌方式才合理，对吗？”

“这样的打赌我也要参加一份！”野草说。

“屁啦！”李遵荣说：“这样的打赌法你们是包赢的咧！我的钱是血汗换来的咧！不是偷来抢来的咧！”

“不打赌就拉倒。”弘扬与野草齐声说。

然而李秀浪和胡好园离职的原因，由于二人都守口如瓶。大家只好继续猜测。

这一天，弘扬和野草晚饭回来，碰巧在走廊遇到李秀浪与胡好园在闲聊，四人都感到有点意外并惊呼起来。

“这么巧，秀浪，好园，你们都吃饱了！”弘扬问。

“吃了！吃了！”秀浪答道。

“到楼下喝杯咖啡去。”野草说：“我一直很想找二位聊聊”。

“我就是在楼下遇到秀浪并和他喝了茶才上楼来的。”胡好园说：“改天找一个机会我们出去聊，这儿说话不方便。”

“由我来安排吧！”秀浪说：“我和好园商量后再通知你们二位。”

独行客胡好园为人虽然孤僻，但与秀浪，弘扬及野草倒是有点不错的交情的。好园既然主动提出要与弘扬，野草及秀浪聊聊，相信必有不少隐密可告两人的。

（五）

桃花源岛无主题公园的周末清早游人颇多，其中七成是晨运者。无主题公园以热带植物种类繁多闻名，近年在园主精心的规划下，开辟了兰花园、姜园、棕榈园、香蕉园，它慢慢地似乎也有了旅游重点。

掩映在苍树鲜花下的食阁，餐馆显得优雅且有情调，尤其是整间墙壁都以透明玻璃镶成的“客必乐”法国餐厅

更是高雅之至。弥漫在不大不小餐馆内的轻音乐如细浪那么柔和地抚平了每个顾客的心绪，而馆外的喷泉在美人蕉旁不停地喷水跳跃，更为周遭景物增添了不少活力。鸡蛋花树沿着斜坡一路种上去，树上的朵朵鲜花，粉红的，鹅蛋黄的，洁白的交错相间，勾勒出一幅春暖花开的园景；美人蕉从“客必乐”餐馆外道路两旁一路延伸开去，黄的深黄，红的艳红，相映成趣，像一长排女招待沿途迎客入馆那样在晨风中哈腰点头微笑。

野草和弘扬从停车场走出来时就远远地看到秀浪与好园在“客必乐”餐馆外向他们招手示意。

“你们到了好久了吗？”弘扬看一看表是八点整，是约好的时间，可看样子，秀浪与好园似乎在那儿站了好一阵子，便说：“我们没听错约会时间吧？”

“没听错！没听错！”秀浪说：“我是提早来运动的，七点半跑完后便在这附近漫步并换衣，看到好园也在散步，就和他提早到此餐馆等你们，大约也是五分钟前的事吧！”

“我看连五分钟都不到！”好园笑笑地说：“那我们进去吧！”

“秀浪，好园，你们二位为何这么匆匆离职呢？”坐定后，弘扬迫不及待地问。

“也说不上是匆匆离职，我其实早在三年前就计划退下来了。我之所以忍辱工作至今，全为了要向公司讨个公道。你们知道的。这几年来，我每年的工作表现评估都在水平之下，我已经三年没常年加薪了。今年亏得副总陈逐原在魏道义病假期间给我的工作表现评为第一等，公司特地加我月薪八百元，这样一来，等于把魏道义过去对我的

贬抑给予全面否定。我的冤气既得以吐出，我想应乘此良机荣退。”李秀浪一口气说完辞职的来由。

“我们从此又失去一位好同事！”野草叹了口气，吐出这么一句伤感的话。

“不！我希望我的辞职能提醒上头来检讨这评估制，这制度不知坑害了多少有才华的同事呀！我既获得加薪不少倒反而辞职，为的正是抗议我的蒙冤数年才获平反，你们认为我做的对吗？”秀浪颇为得意地说：“我想我的离职应会使得大家的日子过得更好点。尤其是弘扬和野草，你们的文才可能较有机会施展吧！”

“哎！我说秀浪兄呀，你的主观愿望与动机是善良的，但我要说一句令大家失望的话：文人在报社当政的年代已过。魏道义曾对我说：“我们报社倒有不少诗人和作家，但我们要的是编辑而不是诗人。你们看，我和弘扬还有前途吗？”野草感叹道：“报社方针既已设定，上头要的只是一批能执行命令的行政人员就行，何需诗人和作家？”

“好一句文人当政的年代已过。”弘扬赞道：“野草虽然不常发言，每一次发言，必有惊人之论！好，我们不谈个人有无前途的问题，我倒想听听好园兄拒绝延任的原因。”

“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从开始就一直在倾听三人大发议论的胡好园终于开口说：“我觉得太累了，真想早日退休，多读点好书，过个清闲平稳的生活，就此而已，别无他意。”

“你的生活费都筹备好了？”弘扬关心地问。

“生活因人而异，我不求荣华富贵，一日三餐有着

落，虽是粗茶淡饭，也甘之如饴。”好园淡淡地说：“我想让我的生命有一两段比较愉快的记忆，而非充满着提心吊胆的苦澀经验。”

“生活因人而异”这句话令弘扬沉思良久，他突然想起自己十年前辞去外贸公司的高职位转入报社，并不是为追求更丰富的物质享受，而是为发展民族文化尽点绵力，但于今看来这理想是早已落空了。“生活因人而异”这话指的应该是物质生活，可精神生活该怎么办呢？好园似乎不曾言及，因而弘扬又问好园：“好园兄，你这一退休，就只读书度日，什么都不做了？”

“力之所及，我当然也想做点有益民众的事，不过那是退休后的事，目前还没筹划好。”好园又是淡淡的回答。

“好园兄，你这样拒绝延任，大家都有点费解，有人传说是你中了多多或者大彩，荷包满满的，才如此潇洒离职呢！”野草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是谁说的呀？”好园有点不悦，说：“我从来就不买多多或者大彩、万字票。你问问弘扬就知道。弘扬兄，是不是呢？”

“是真的，好园兄从来就不买彩票的。”弘扬说。

“所以我常对弘扬兄说，好多人在星期三，星期六，星期日，神经兮兮地对万字票啦，对多多啦，对大彩号码啦，他们神色紧张地对号码，然后嗒然若失地丢下报纸，垂头丧气而去。我也对彩票号码，但我是对我想买而偏不买的号码开了没有，到目前为止，我想买而偏不买的好几对号码都从没开过，所以我对彩票号码是为寻求快乐，不买而又设开奖的快乐。也因此，我一个星期内有三天特别

快乐。”好园越说越起劲：“我甚至这样认为：像我这样的人万一幸运中了大彩，我怕会有大祸临头的。我这一生是注定没钱的，注定只能平淡而安稳地过着清贫的生活的！”

“天气这么好，看来尽今早特别适宜于观光，你们看，一群群的游客都涌向兰花园去，都不打开阳伞，这阳光应该是温而不热的。”野草大发游兴，说：“想不想去兰花园或者姜园走一走？”

“好呀！”弘扬，秀浪和好园同声道好。四人分两组就这样走进兰花园里去。

弘扬走路特快，野草紧跟着，秀浪和好园则慢条斯理地边赏花边轻语，二人似乎在说什么秘密似的，远远地落在弘扬和野草后头。

“这独行客倒看不出这么有骨气！”野草轻声对弘扬说：“他的拒绝延任，真的为我们这些小编辑争了一口气。他至少向上头证明不是每个编辑都是那么‘衰小’的，那么‘爱饭’的。这种嗟来之食，是有人会弃之如敝履的。”

“你说的有道理，独行客是清高的，有气节的人。”弘扬说：“有时我们同车回家，他就会向我透露一点他对问题的想法和人生观，这些点点滴滴的观点，一综合起来看，就能证明独行客是有古代文人那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情操的，这种人在报社已属于‘稀有品种’动物了。”

“弘扬兄，我有句真心话不知应不应该对你说？”野草问。

“你对我还这么见外？有话就直说吧！”弘扬说。

“秀浪刚才说，他的离职会令大家生活得好一点，我认为未必如此。我倒认为秀浪一离开，你的每年工作表现评估将由林雄富的副手萧廉富来评断而不再由秀浪来评估，我恐怕你的处境会更为危险的！”野草相当担忧地说：“秀浪虽然不能帮你什么忙，但他在时至少是你最后的一个保护网，他一走了，你连最后一道保护网都没了，那会万箭穿心的。”

“谢谢你的提醒。”弘扬说：“坦白告诉你，我计划报社搬至新大厦之前就离职。我大概会去大专学府教书，不过。那至少是年底的事。而最近我听说迁馆提前半年，所以我的原本就划就会受到影响，得在迁馆后才辞职！”

“你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和辞职计划我很放心！”野草说。

“怎样？你们二位在商量什么大事啊？”秀浪与好园此时赶了上来，问弘扬和野草。

“没谈什么，只是随便聊聊！”弘扬说。

“我们在这儿坐下来稍歇一会儿吧。”野草感到有些累，率先坐在胡姬花丛旁的一张长凳上说，三人也都跟着坐下来。

由于凌晨曾飘洒过一阵微雨，今早阳光虽然灿烂却不热，胡姬园内的灌木丛叶子尚留有雨珠，而杂色纷陈，形态各异的胡姬花更开放得璀璨异常。四人坐在晨风轻拂，凉意阵阵，花香飘浮的园里，好一阵子没言语，似乎都进入沉思的境界中去了。

“秀浪，好园，坦白地说，我的确是很厌倦了报馆的生涯了，明年或后年我一定会离开的。”弘扬首先打破沉默，幽幽地说。

“你有这样的打算，我真替你高兴。”好园说：“如旧走了，松青离开了，我和秀浪也辞职了，我想你们的生活恐怕会很孤寂的。”

“我迟早也会走的。”野草说：“这世界一片混乱，桃花源岛岛民大多忙于找生活，忙于赚大钱，而环顾地球，哪一个角落没战争没动乱？世界末日就如圣经上所预测的就快来临了。我现在在做的主要是属灵的工作，属俗的工作我已没多大兴趣去做了。”

“我们生活在桃花源岛上，都身不由己地被迫参加一场又一场追求物质享受的竞赛，我们吃饭，睡觉，一醒来后，什么都来不及思考，就又投入另一场物质报酬的追逐赛中去，人生的意义就是这样吗？”好园感慨道：“因此，我决定和秀浪一起辞职。”

“那你们二位一定是有共同的‘空头’吧？”野草非常机警地趁虚而入。

“我和好园本来不想在离开报馆之前透露我们的去向的，既然野草一再问起，也不妨先告诉你们，我和好园下个月将去马拉诗雅国担任一份日文报章的编辑和翻译职位，月薪只有我们现薪的一半，但人事关系单纯，工作压力不大，日子可过得逍遥自在些，这是金钱买不到的。”秀浪说。

“那真恭喜你们啦！”弘扬说：“人一过了中年，原本就应该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方式，追寻一点踏浪看海赏花的雅趣才是正道。我今后也会朝向这方向去生活的。”

“这桃花源岛的大环境变得如此唯利是图，而报馆谈得来的同事又一个个离职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树倒猢猻散的残局，与我当初千方百计从东方之珠岛跑回来时所抱

着的想象远景截然不同，有时午夜梦醒不能再眠时，就真的会感到此生虚度了。”野草颇为感伤地说。

“野草的伤感，我很理解。”弘扬说：“我当年辞去外贸公司的职位入报社，何尝不是和野草一样抱着满怀理想进来的，以为能为民族文化做点实际的工作，十多年过去了，别说此想法没能实现，连自己的生存都成问题。而今王如旧和张松青都到东方之珠岛去了，好园和秀浪也要走了，就剩下野草和我在挣扎生存，想起来真是无限感慨呀！”

“二位无须如此哀叹。”秀浪说：“古人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嘛，何况在全球化的年代，一通电话或一则电邮，我们不就可以互通信息吗？何况我们这几位好友都还在亚洲邻国呢！”

“哦？松青几时去了东方之珠岛呢？我怎么没听说呢？”野草问。

“他上个星期六过去的。你休假了好几天至到今天才回来上班，自然没听说啰！”弘扬说。

“好吧，在我们离馆前再找个机会约几个朋友聊聊！”四人步出胡姬园时，秀浪说。

“好的，好的。”野草和弘扬说。

第八章：迁 馆

（一）

李秀浪和胡好园的离职对编辑们的冲击并不如张松青的离职的震撼大且广，他俩的北上马拉诗雅首都，仅像两粒小石块掷进周围浮泛着冷空气的冬天池塘的水面，只那么泛起两圈小小的涟漪，一会儿就消失了。

编辑部又恢复了闷气沉沉的局面。郁抑，烦闷，单调，乏味，这种种气氛是野草与弘扬共同感的感受。然而日子还是要照样过，工作也得依样画葫芦，怎么说，这一份固定的薪水他俩都还得用来养儿育女的。

日子在沉闷中度过。李秀浪，胡好园和张松青离职一年后的十二月底，凌野草，王弘扬还有李遵荣终于有一个机会与前三人在马拉诗雅国的首都相聚几天。

这是环球汉学研讨会的机缘促成的。李遵荣代表南淡晨报与会，野草以诗人的身份参与，弘扬代表崇文大学出席。秀浪和好园得地利之便，自然与会，张松青则扛着香江晚报副总大旗南来，气派得很，一看到弘扬、野草、遵荣、秀浪和好园，劈头一句话就是：“天涯何处不相逢！”然后缓缓伸出手来，一一与五人握手，说：“除遵荣外，四位朋友都神采飞扬嘛，可见得外边的空气比报馆内的新鲜多了。”

“松青，你的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红牙红牙的’，香江的水想必比桃花源岛的更香甜更富营养吧！”秀浪拉着松青的手不放，转头向弘扬与野草发出询问的眼光，继续说：“我就常说，一个人不要一生只待在一个小地方，井底观天，在那儿作威作福，自鸣得意，你看松青去了东方之珠岛一年后，行为举止多高雅呀！”

秀浪与松青可说是同穿一条裤子的难兄难弟，他俩关系之密切深于亲兄弟的手足之情。秀浪活泼，但较胆怯，松青则稳重而胆大心细，二人一起做事，可起相辅相成作用。

“今晚大家去小饮几杯！”松青兴奋地说：“弘扬，你老哥，我已经整整一年没与你小饮了。”

“东方之珠岛的啤酒不是更便宜吗？你难道反而比在桃花源岛时少喝？”李遵荣一听到今晚有聚会，赶紧插嘴进来说：“我李遵荣今晚和你们一道庆祝重逢，告诉我你们在哪儿聚会！”

“你不用写稿子回报馆咩？”野草问。

“他妈的，这种研讨会会有什么好报道的，我拿了文化部长郭广义的开幕讲稿就回报馆写一则新闻交差。那些所谓专家学者的论文，又枯燥又乏味，有哪一个读者有兴趣读？我只须把所有论文收齐，回桃花源岛后才慢慢整理，一星期发给报馆一篇论文摘要，不就可以交差了吗？”李遵荣口沫横飞地说。

“你老哥，你到底还是来这儿工作还是来聚会？”弘扬调侃着遵荣说：“报社派你这种人与会，简直就是浪费资源咧！”

“浪费资源？那些身居要位，整天只会发号施令的

人，才真正是浪费资源呢！”遵荣说：“我告诉大家，我坐飞机来赴会是有危险的，与大家聚饮算是对我的精神损失的补偿。”

“强词夺理的论调，你这是偷吃了人家的鱼还嫌腥呢。”始终保持沉默的胡好园终于批了遵荣一句。

“哦？好园，你老哥几时也变得这么会批评别人了？看来异乡的水比较鲜甜，也能把沉默寡言的人变得能言善道。”遵荣讽刺了好园一句。

“这儿的水既然较鲜甜，你李遵荣何不留下来。秀浪兄，你就介绍一份工作给这家伙吧！”野草帮好园刺了遵荣一下。

“我才不这么傻来这儿领低薪，你们的子女都长大成材了，当然可以领低薪过逍遥的日子，我李遵荣人生才开始，父母年迈，子女幼小，全家只靠我一个人在撑，我那能现在就辞职离乡呢？”遵荣对着野草说：“不过我发誓，老子三年内若是没有辞职，就……”

“就怎样？就砍下你的臭头还是要跟我们打赌？”弘扬不让遵荣说完，打断话头问。

“就不姓李！”遵荣来了一个众人想不到的新招。

“那你改姓张好了！”张松青冷冷地说。

“研讨会即将开始了，我们应该进场了。”好园说。

研讨会负责人此时真的来催场了，六人一拥而入会场。

(二)

六人从研讨会会场出来时，已是黄昏六时许，场外马路湿漉漉的，东北季候风从中午开始带来的豪雨还在下着，但雨脚已渐渐小了，看来即将停歇。

华灯初上时分，雨势果然更小了，六人决定到唐人街去聚餐。

马拉诗雅首都的唐人街的新格局较往昔干净整洁多了，新建的牌坊颇有中华风味，摆卖小食的摊位的装潢古香古色。豪雨过后的唐人街相当凉快，游人，食客虽多，气氛虽热闹，但不会给人予拥挤感。

六人坐定后，便叫了几样小菜下酒。张松青虽与五人一年不见面，今晚聚餐他却还是俨然以‘龙头老大’自居。他为众人斟满酒后，正想高喊一声‘饮胜’，却见远远有一身材魁梧的中年人笑脸走来，频频向六人挥手示意，待走近时，六人不禁同声呼道：“陈北厚！你怎么在这儿出现？”

“我刚好在路口看到你们六人的身影，好像是认识的，就先把车子停妥便走进来看看，果然是你们。你们是来参加研讨会的吧！”陈北厚喜滋滋地说。

“是的，来参加环球汉学研讨会。”弘扬答道。

“你现在干哪一行？”张松青问道：“请坐，请坐，你也来与我们小饮几杯吧？”

“我前年辞职，便回国当德士司机，勉强还可以糊口。”

“为什么你前年那样匆匆辞职？”野草问道。

“哎，你们难道不知道报社在迁馆后就会解散校对组

吗？”陈北厚说：“校对组的解散既然只是时间问题，我就趁着自己还年轻力壮，还容易改行的时候辞职，免得到时候被裁员时人老力衰，要转行也没精力了。”

“笨蛋！”李遵荣吞下一块叉烧，灌下半杯啤酒后说：“报社明年底或后年中一定迁馆，到时候一定大裁员特裁员，你守候到那时不是可以白捞一笔裁退金吗？”

“我的月薪少，服务年限也短，至多领到三五千块裁退金，不管用的。”陈厚北坐了下来，慢慢地说。

“哦！校对组要解散是真的吗？”野草轻声问弘扬。

“松青曾经告诉我一次。”弘扬说。

事情是这样的：柳捷敏在退休前三个月的一个晚上，突然把校对组正副主任曾金山和陈北厚叫进他的办公室，把门紧紧锁住，然后轻声柔语对曾金山和陈北厚说：“我们今早和董事长开会讨论南淡晨报三年后迁馆及其他相关课题，其中一项与校对组有关。董事长说，公司花费巨资购买土地兴建报社大厦，又更新电脑设备，开支太大，得从其他方面节省开支，才可维持每年有固定增长的利润额。董事长认为，英文报并没有校对组，华文报电脑化后错别字会减到最少程度，因此也无需再有校对组。在会上我据理力争，说中港台的华文报都有校对组，我们不应解散校对组。但魏道义却不同意我的看法，他支持董事长的意见。我今晚叫你们二位来谈话，主要是让你们知道，迁馆后你们就会被裁退，大家得有心理准备，得自找后路。”

“那我们可以转告组员吗？”曾金山与陈北厚同时发问，他俩神情忧郁。

“最好不要讲。”柳捷敏说完话，在确定他们并没有什么问题要提问后，就叫二人离开。

但当二人转身要开门离开时，柳捷敏却又赶紧叫住二人，低声说：“今晚的谈话别到处去传播，尤其不可告诉人家说魏道义支持解散校对组。我之所以先告诉你们这消息，为的是让你们先有心理准备。”

曾金山与陈北厚当晚坐立不安，下班后并不像平时那样回家，而是在附近咖啡店呆到午夜编辑们编完所有版位，而张松青呼朋唤友去小饮时加入夜宵队伍。当晚，曾、陈二人拼命喝闷酒，并数次与张松青耳语，弄得众人莫名其妙。

聚饮散伙后，张青松与王弘扬同车回家，在途中，青松不无感慨地对弘扬说：“曾金山和陈北厚刚才告诉我，报馆迁馆后校对组就解散。这消息是柳捷敏告诉他们的，据说柳捷敏反对这样做，但他妈的魏道义却赞成。这社会越来越不像话了，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也有人支持，看来编辑们的工作会加重了。”

“哦？”王弘扬说：“利之所在，许多人才不会管什么是伤天害理，什么是正义，只要个人能保住饭碗，分到一点好处，别人的死活与己无关！”

但报社迁馆后会解散校对组的消息，在编辑部内至今却只有张松青，王弘扬知道，因此陈北厚今晚的偶遇并透露此消息，对李秀浪，胡好园，李遵荣，凌野草来说，都感到有点震惊，难免议论纷纷。

“哇！那今后编辑的责任不是更繁重了？”胡好园说，有点庆幸自己脱离苦海。

“管理层一厢情愿地以为，电脑化后记者的新闻稿错

别字一定会减少，这不无道理。”李秀浪说：“不过，电脑打字偶尔按错钮出现的错字，有时更离谱，尤其是社会名流的名字，有时是错得可以被相关人士告上法庭的。”

“什么英文报没校对组，他们难道不晓得电脑有英文校对软件吗？”李遵荣喝下两杯啤酒后，满脸通红，他带着三分酒意说：“待有一天我李遵荣搞个大错误让他们来收拾残局，他们才会知道我的厉害。”

“北厚，你的好搭档曾金山现在在干什么呀？”秀浪突然想起曾金山来，金山去年辞职，据说也已回马拉诗雅做小生意，但到底做什么生意，在哪儿做，却没人知道。秀浪来马拉诗雅已一年，并不曾遇到金山，因而有此一问。

“哦！金山在公主山庄的一个食阁经营‘沙爹’，生意很不错，我和他每逢星期三都有小聚，找一天我带你们去找他。”陈北厚说。

“看来馆外的空气果然比较新鲜，你们看，金山和北厚离职后，在外面不是都闯出个春天来了吗？”野草说。

“那能说我们已闯出个春天来了。”陈北厚饮了口啤酒，缓缓地说：“金山在火炭旁讨生活，我则在街头乞吃，其中的辛酸你野草哪会知道？你们坐在冷气房里看稿子，打标题，那可舒服多了。”

“你们也尝过这种滋味呀！那样好受吗？”野草反驳道：“监狱里也有冷气大开放的时候，那可是要冻死你的，我们在报社的滋味与此相似。”

“受不了至多是辞职不干，野草，在落难朋友面前埋怨这么多干嘛？”李遵荣似乎要为陈北厚打抱不平：“我说呀，野草，你如果看到曾金山卖‘沙爹’赚钱而眼红，

你也可以在红灯码头设个摊位卖‘沙爹’呀！”

“李遵荣你这小子，话可不是这么说的！”野草反驳道：“我只是客观地评价金山和北厚在馆外的职业和生活较在报社时愉快且有出息，你扯得那么远干吗？”

“照你这样说，金山和北厚倒应该感谢魏道义啰！”李遵荣驳到。

“不！我要说的是魏道义的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恰恰相反。”野草说。

“但判断一个人的居心何在，应该从其主观愿望此角度去分析，而不是从客观的效果来判断。”弘扬说。

“弘扬的观点才较合情合理。”李遵荣说：“难道你可以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结果是促进中国文字统一，那是德政吗？这就是你野草所说的，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大相径庭的典型例子。你野草别告诉我说，秦始皇英明过人！我李遵荣告诉你，凡是自己做事的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全然不同的人，都是鼠目寸光之辈。”

“因此魏道义就是鼠目寸光之辈啰！”松青突然下了这断语，并向李遵荣碰杯敬酒：“像魏道义这种鼠目寸光之辈，做事就是往往会产生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迥然不同的后果的，由这种人来领导南淡晨报，我告诉你们，你们往后的日子还有的挨呢！”

“管他往后的日子如何，我李遵荣后路已铺好了，三年内我一定辞职！”

“那你将到何处得意？不会去红灯码头摆摊卖‘沙爹’吧？”野草反嘲了遵荣一番。

“山人自有妙计，天机不可泄露，到时你野草就会知

晓我李遵荣深谋远虑！”

“我们为李遵荣的深谋远虑干杯！”秀浪站起来向在座众人敬酒。

“因为派系斗争，因为魏道义等人的处心积虑的策划，我们这些人四零八散了。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的心还是紧紧靠在一起。来，让我们先干一杯庆祝我们的团聚。”张松青也站了起来，并遍碰诸人酒杯，语带伤感幽幽地说。

“干杯！干杯！干杯！”七人呼喊着重，这喊声在午夜的依然人头攒动的唐人街上滚动，引来邻座顾客的注视。

干完杯后，七人坐了下来，都沉默着。

大约三分种过去了，张松青首先开口问王弘扬：“喂！弘扬，你老哥有什么打算？”

“大概迁馆后，我就会辞职去当全职讲师。怎样？东方之珠岛有‘空头’吗？”

“我和如旧是一直在留意哪家报社有机会，才把你介绍过来的。如旧和我所在的报社，人事关系非常复杂，我们都还没站稳脚步，暂时不便引你入社，以免别人说我们在建立自己的派系。”张松青说。

“不急！不急！”弘扬说：“你慢慢观察，若有机会才引介我过去。”

“若有机会，我也想换一换生活环境！”野草含蓄地表明立场：“青松兄仅在东方之珠一年，对那儿的情况已如此熟络，料想要引介弘扬与我过去并非难事。”

“好说，好说，若有机会大家都可以过来。”松青笑笑地说。

七人将分手时，雨势突然转急转大，大家傍着五脚基慢慢走回旅馆，走到半路，陈北厚说：“各位朋友，我就在这儿告辞了！”

“三更半夜的，你还要到街头乞吃吗？”李遵荣大声地问。

“不啦！我要回家睡觉了，喝了酒怎么可以载客呢？”陈北厚走远了，一边回头喊道。

“喂，北厚，转告金山，任何时候都要为我准备好一百支‘沙爹’，牛羊猪肉都要，我随时都会带一批‘红番’过去吃个他串肉不留的！”北厚已经走过对面马路了，李遵荣还在这边拼命喊道，他已有八分醉意，满口酒味，但声浪依然响亮宏大，在午夜后的街头来回流荡。

雨势愈加狂暴，强风猛烈吹括，六人十分狼狈奔回旅馆时，浑身都湿透了。

(三)

梦幻河口临岸的那块空地自从三年前插上一块“南淡大厦”看板后，空地周围都用铁板围了起来，行人路过时总爱从铁板墙的小缝往内望一望，看看这大厦的建筑进度进展到什么阶段了。

前数天，铁板拆除，一座七十层楼高的大厦便雄雄伟伟耸立在梦幻河畔，把周遭的大厦比了下云。南淡大厦外墙呈香槟色，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亮，行人路过，抬头一望，都禁不住赞叹道：“多么宏伟的大厦啊，在里面工作一定快乐似神仙呀！”

会给人“快乐似神仙”的感觉的大厦完工了，但南淡晨报员工上上下下却喜忧参半，喜的是新大厦豪华、整洁、舒畅，在这样新崭崭的办公室内工作，感觉一定很好，而且，大厦临河，早晚都可以从窗口俯瞰河景，消除工作所带来的疲劳和烦闷。忧的是：裁员的阴影越来越厚重，沉甸甸地压在大多数员工的心上。

那年十二月二十四夜晚，南淡晨报编辑部员工在八点收工之后都忙着收拾自己的书籍，用品。整个编采部人声吵杂，大家都争着最先收拾好自己的用具。校对组员工不多，他们最早收拾好东西，好多位便很热心来帮编辑们收拾东西。

李遵荣，王弘扬，凌野草看到此情景，心中百感交集。野草频频向弘扬打眼色，轻声说道：“我突然想起以前在乡下帮母亲养牛的情景来了。在贩卖牛只之前，我们例必收剪最肥美的草让牛群吃个饱饱的，然后再卖给牛贩去屠杀！”

“看来这曾金山和陈北厚倒真的遵守柳捷敏的吩咐，他俩离职时并没把解散校对组的消息转告组员。”弘扬也悄悄对野草说。

“这叫什么遵守诺言？”李遵荣也挨过来凑热闹说：“身为正副主任，在临走前还不敢把有关组员生死存亡的消息透露出来，这是怕死怕到出面，哪是守诺，守个屁诺！”

“喂，兄弟，你干吗把这些杂志都丢了？”野草问弘扬。

“不是丢掉，我是把它们先放在一边，待会要拿回家的。”弘扬说。

“拿回家？你不干了？”野草疑惑着。

“这是天机不可泄露！”弘扬发出神秘的微笑说。

“你是不是预感自己会被裁？”野草问，神色凝重中还带点焦虑。

“有路边社消息谣传我在裁员名单上。”弘扬答道。

“不大可能吧！”野草沉吟着，说：“不过仔细一想，也并非全然不可能呀！那你怎么打算？”

“我就去教书啰，何况我仔细算一算，如果服务一年赔一个月薪金，我并不会损失太多呀！”弘扬依然很乐观地说。

“怎样，都收拾好了吗？”这时牛南阳从翻译组缓缓走来，微笑着说：“想不想去喝两杯？”

说完，牛南阳向王弘扬挤眉弄眼再加上一句：“我有内幕消息告诉你。”

“什么内幕消息？”李遵荣好奇地问：“你牛南阳最近在忙什么？好久都没参加我们的聚饮了，是不是转行当情报员？”

“是又怎样？不当情报员哪有情报提供给你们？”牛南阳又露出神秘的微笑说。

“想不想和我们一起去喝几杯？”王弘扬问凌野草：“看看这牛南阳有什么秘密消息可相告，顺便也去庆祝一下我们脱离旧环境，走进新的工作环境。”

“你还想庆祝迁馆？”野草满怀狐疑地问：“万一你被裁退，那不是很滑稽吗？”

“有什么不妥呢？我就当做提早辞职好了。”弘扬

说。

“提早辞职就是提早脱离苦海啊！”李遵荣又插进来说：“除了你凌野草外，我和弘扬都去意已决，什么时候离馆都无所谓，但我们要考虑的是在最适当的时候辞职以获得最大的好处！”

“喂！喂！那是你的打算，我可没你那么唯利是图呀！”弘扬反驳遵荣。

(四)

梦幻河畔的夜晚非常热闹，尤其是平安夜，河畔的大小餐馆与酒廊都座无虚席。四人好不容易才在临河的一家啤酒花园找到一张空桌，便坐了下来小饮。

牛南阳在王弘扬刚入社时，便与弘扬密切来往。那时南阳在翻译组工作，得轮班，有时轮到早班，下午两点就下班，但他下班后却不走，经常来言论组找弘扬闲谈，一直等到黄昏六点，两人才一起走到报馆附近的咖啡店去吃晚餐喝啤酒，往往闹到半夜才回家。翻译组里的一些同事如周亦文便曾说，他怀疑牛南阳和王弘扬在搞同性恋。有一天，两人在喝酒喝得七分酒意时，弘扬禁不住问南阳：

“为何你经常下班后不直接回家，而要等我三五小时去闲聊？”

“因为我喜欢结交的是能与我起共鸣的朋友，这样的人五百个里才有一个，而你却是一千个人中才有一个的那一类，值得我交往，我自然有耐心等你闲聊。”牛南阳把原本就不大的双眼眯成一条线说：“换句话说，我开出去的球，无论姿态多古怪，你都可以接住，且巧妙地传过

来，和你闲聊是一种享受，因此我才与你来往。”

“有同事说，你我在搞同性恋？”弘扬说。

“你姓王，我姓牛，怎会是同姓恋呢？”牛南阳故意把“同性恋”曲解为“同姓恋”，他笑意盈盈地说：“也有人说我结交你是看好你将来必成大器，是先买好你这匹千里马了。我才不理采这种无聊的蜚语流言。”

牛南阳是否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来结交王弘扬，弘扬并不在意，他欣赏南阳是因为南阳的闲谈中往往会有石破天惊的见解或带有哲理性的推断，可据之写出一篇小品文来。

“今天我请你吃夜宵。”王弘扬时不时会这样对牛南阳说：“昨天《云海逍遥》专栏的那篇小品文，是上个星期我从你的谈话中的一句深含哲理性结论中演绎出来的。这稿费对我来说是不义之财，对你来说却藏有你的心血结晶在内，因此今晚我请客！”

“那我今晚就多说些带有哲理的话，这样就可以常常吃免费夜宵喝免费酒。”牛南阳一边喝着黑狗牌啤酒一边微笑着说。

“干杯！为你的多说哲理性的话干杯！”

他俩的友谊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王弘扬与凌野草的友情则是大部分建立在双方都喜爱文学，都爱写作此基础上。弘扬善写散文，野草则以诗闻名，两人先后入报社，相差一年许，弘扬曾常驻东京，游遍好多国家。野草自香江归国之前曾在秋海棠叶国呆过，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两人个性迥异，但这些相似经历与共同喜好，很快就使他们建立相当稳固的友情。

李遵荣入馆最迟，年纪最轻，但国学素养颇好，是他那个年龄层中的异数，王弘扬私下称遵荣为“桃花源岛上最后一个中华文化继承人”。弘扬为人有点豪气，或者套句遵荣的话，那便是“流氓气”。有一次弘扬与遵荣喝酒喝到凌晨二点，两人在争论知识分子该如何端正自己的言行举止，遵荣一手拿着一只鸡腿在咀嚼，一手指着弘扬的脸说：“他妈的，你王弘扬如果没有那么三分‘流氓气’，我老子李遵荣才不跟你来往呢！”王弘扬与李遵荣的来往基础是两人都够豪爽。

因为王弘扬与三人的关系都不错，四人自然也就常常在一起吃喝玩乐了。但自从王如旧、张松青离职后，王弘扬的处境一日比一日艰难，日后“必成大器”的希望破灭了，南阳与遵荣都渐渐疏远了弘扬，只有弘扬与野草同病相怜，经常还在一起喝茶吃饭。唯其如此，今晚牛南阳主动来约王弘扬喝酒，并说有内幕消息相告，是颇为不寻常的举动，弘扬自然想探个究竟。

啤酒已喝去五大瓶，四人情绪有点高亢，牛南阳却始终守口如瓶，没透露半丝他的秘密消息。李遵荣沉不住气了，他说：“喂，你牛南阳刚才不是说有秘密要告诉我们吗？干吗到现在还不说出来？你是真的有秘密相告，还是骗我们出来喝免费酒？”

“你急什么啦？”牛南阳喝下半杯啤酒，又夹了两片鸭肉进嘴里，慢慢咀嚼着，然后脸带微笑，眯起双眼，轻轻地说：“先告诉你们一则与编采组无关的内幕消息……”

说到这里，他故意停顿下来，又微笑着轻咳了两声，说：“待我上厕所小解后再回来告诉你们。”

“喂！你这牛南阳卖什么关子？”野草说。

“你牛饮后可别到处乱小便！”李遵荣调侃着说。

“速去速回！”弘扬笑着说。

牛南阳果然很快便回到原来座位来，他又干咳了两声，清一清喉咙，才慢条斯理地说：“迁馆后的两个星期内，校对组将解散，该组员工会全被裁退！”说完后，牛南阳发出踌躇满志的微笑。

“他妈的！你牛南阳拐弯抹角这么久，却来告诉我们三人这所谓的内幕消息。我告诉你呀，牛南阳，这消息一年前我们在马拉诗雅首都开会时就已知道了，这是历史，哪是新闻。”李遵荣气嘟嘟地说。

“哦？你们怎么会知道的？”牛南阳颇为失望。

“我们自有门路获得秘闻，看来你这情报员是白当的了。”野草戏弄着牛南阳。

“野草，你别得意，接下来的这则内幕消息就和你有关啦！”牛南阳反击野草说：“我获得的消息是，九月底编采部裁员，共有十一名员工被裁，你凌野草和李遵荣都在被裁名单内。”

“我李遵荣会被裁？”遵荣心慌了，但还是嘴硬狡辩：“王弘扬反而没在名单内，而凌野草后年就退休，为何会被裁？野草不是无端端地发了一笔不清不白的小财？”

“我的内幕消息绝对可靠，消息来源是某部门的主管秘书。”牛南阳又微笑着说，并喝了半杯啤酒，嘴角两侧布满酒泡。

“我也怀疑这内幕消息的可靠性。”王弘扬说：“我

是魏道义的眼中钉，居然没被裁，李遵荣和魏道义并没有矛盾且是同乡，反而会被裁，而凌野草服务年月这么长，再多两年便退休，若被裁，野草不是不用工作白领一笔薪金吗？这秘闻充满矛盾，不合逻辑！”

“唉！裁员的考虑因素错综复杂，不是一般逻辑学能解释得通的。”牛南阳慢慢吃着花生，悠悠地说。

“我才不相信牛南阳你这则内幕消息！”李遵荣内心相当不安，他一边喝酒压惊一边驳斥牛南阳：“你牛南阳怎么有办法从那秘书哪儿获得消息？”

“我的女朋友从她的女朋友的女朋友哪儿获得消息的。”

“哎呀！你从你的女朋友的女朋友的女朋友哪儿获得消息？隔了那么多层关系，消息一传再传会失真的。”李遵荣驳斥牛南阳说，自然也有点自我安慰的成分在。

“信不信由你。”牛南阳有点恼了，说：“我一番好意把我所知的与你共享，你不相信就算了，还一直和我争辩，有屁用啊！”

“裁员这样机密的事项，哪有可能每个部门都知道的？”王弘扬说：“如果这消息来自人力资源部经理的秘书，那可靠性就高的多了！”

“这推理就合乎逻辑多了！”野草说。

“可见牛南阳的消息不可靠！”李遵荣说：“今晚牛南阳是以假情报来换取我们的真啤酒呢！”

“要不要打赌？”牛南阳说：“如果我的情报准确，你李遵荣请客！”

“喂！牛南阳，你几个爸爸生的？”李遵荣动气了，

说：“如果消息属实，我李遵荣已经浪迹街头了，你牛南阳还昧着良心要我动用裁退金来请你喝酒吃夜宵？我的老婆，年幼儿女及老迈父母都在等着我养呢！”

“我就是昧着良心吃你的裁退金，不可以咩？”牛南阳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你这哪像是人话呀！”野草笑笑说。

“他是牛，怎么会说人话？牛话还差不多！”李遵荣临走时还刺了牛南阳一下。

因为对牛南阳的内幕消息半信半疑，王弘扬第二天故意致电人力资源部经理，询问有关他今年的年假可否累计到明年，经理说没问题。王弘扬因此认为，牛南阳的内幕消息相当可靠。

（五）

农历新年期间的梦幻河畔比平日更热闹也更充满活力。当局除了按惯例年年在河畔灯柱上挂上红灯笼外，由于今年是龙年，与南淡大厦所在地的正对面河岸还设置了一条长数十米的祥龙。薄暮时分，夕阳刚刚下山而晚霞还残留在西边那个角落，路灯与祥龙都亮了，梦幻河一带顿时变得朦胧一片，流泛着一副诗情画意气象。

都已经是农历正月十二了，河畔的所有为春节而设的装饰都还没拆除，加上南淡大厦将在正月十五晚上举办大厦落成开幕典礼而在河畔装置的彩饰，更为原本就充满着梦幻色彩的梦幻河畔增添了几分童话世界的缤纷，也因此吸引了许多游客和行人路过黄昏时分的梦幻河，都禁不住要放慢脚步多看几眼，偶尔抬头看到南淡大厦的香槟色外

墙，在残霞、霓虹灯和鲜艳夺目的彩饰的映照下，散发出一股引人遐思的气质，他们都在心里赞叹道：“多豪华，多宏伟的建筑呀，在里面做事的人多幸福与多骄傲啊！”

迁馆后不久，南淡晨报的确真的解散了校对组并遣散组员，但编采部并没裁员。李遵荣，凌野草还在，王弘扬也无恙，牛南阳还是时不时踱来编辑调侃李遵荣和凌野草，而王弘扬看来似乎有点“咸鱼翻身”的迹象，牛南阳也因此恢复了初进馆时那样热情且主动地接近弘扬，并时不时约弘扬去夜宵喝酒，当然李遵荣也例必跟随。

“明晚七点的开幕庆典想不想一起下去吃点东西？”牛南阳此时站在王弘扬座位旁问道。

“宾主人数一定很多，闹哄哄的，有什么乐趣呢？”弘扬说。

“我看你是怕碰到那个人吧！”野草插进一句。那个人是谁，大家心知肚明也就无须明言。

“这也可说是原因之一，不过我得审查一些早来的稿件也是另一个原因。”弘扬解释道。

“被人封杀的员工，即使你做到死也不会升级的，弘扬，还是和我们一起下去逍遥一两小时，顺便看他们在‘做戏’嘛！”李遵荣伸过身子来对弘扬说。

“我也不想去！”野草补上一句。

“从这窗口望下去，夜晚的梦幻河倒真像童话世界那样缤纷多彩呢！”牛南阳把脸转向窗口，从三十九层楼俯瞰下去，但见灯光一片，红灯笼发出的亮光绚丽夺目，而祥云吐珠则像是美女的妙目，一闪一闪的放出诱人的光芒。水上德士偶尔穿过，漾起层层波浪，在灯光的映照

下，更似梦镜般迷人了。

南淡大厦的开幕庆典明晚在南淡大厦礼堂举行，董事长章德义将亲自主持庆典，料必有重大决策宣布，但内容是什么呢？南淡晨报的所有员工都在焦急地揣测着。

（六）

正月十五的梦幻河畔，在圆圆的、明亮的月儿的照耀下，一片通亮，海风吹来，带着一点点寒意，然而熙熙攘攘的人潮汹涌出来的热气却把这一丝寒意给中和掉了，通红通红的霓虹灯，更在心理上给游人投下了一片温暖。这是个不寻常的十五元宵夜晚，南淡大厦的开幕庆典即将开始。

宾客陆陆续续到来，南淡大厦的楼下礼堂人声鼎沸，舞狮队与舞龙队的锣鼓自入暮时分就在入口处断断续续敲打着，沉着而有力的锣鼓声响在梦幻河畔，像清凉的水珠溅在路人的身上，行人经过自然而然往南淡大厦的进口处望一望。然而由于社会名流即将莅临，保安措施非常严密，路人也只好匆匆一瞥而过，以满足好奇心，而无法驻足详看。

八时正，董事长准时莅临，舞狮队与舞龙队同时狂舞起来，锣鼓一时齐鸣，声音非常宏大，声势不凡，董事长在报社众要人的簇拥下进入大礼堂，他一一与各社会名流挥手致意，然后缓缓走上讲台坐了下来。

少顷，在司仪的主持下，董事长站了起来走向演讲台，从大衣袋里抽出讲稿，干咳了三声准备发言。

此刻台上台下鸦雀无声，众人屏气以待，在等待董事

长宣布重大决策。

董事长一板一眼念着讲稿，声调铿锵有力，但内容却很一般，报社上上下下员工都有点失望。就在此时董事长稍微停顿了一会儿，说：“我们花费了巨资才建成此大厦，今后我们一方面得节省开支，另一方面每个员工都得更努力工作，这样一来才有办法年年提高盈利，不至于辜负民众与股民对我们的深厚期望！”说完此段话后，董事长便结束演讲，众人鼓掌，掌声如雷，久久不息。

董事长又在众要人的簇拥下，走向挂在墙壁上的开幕匾处，缓缓拉开红色帷幔，“南淡大厦”四个大字便金光闪闪射向众人，大家哇了一声，又是掌声如雷。

礼成！有持着酒杯满场走动“广结良缘”的，有持着纸盘赶紧抢拿食物的，有用纸杯包着食物盛着饮料返回工作岗位的，一句话：众人各有目的，各取所需。远远望去，大礼堂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呈现出一幅歌舞升平的景象。

庆典结束后，牛南阳笑嘻嘻走来王弘扬的座位旁，说：“这鸡翅膀给你当夜宵！”

王弘扬一看，在纸杯中果然藏着一只鸡翅膀，便说：“你自己吃吧，我太太已经为我准备了夜宵。怎样？董事长说了些什么重要的话？”

“也没什么，可概括为八字真言：节省开支，提高利润。”牛南阳轻松地说。

“还说没什么？”李遵荣此时也回到编辑部，一听牛南阳这么说，便反驳道：“节省开支，提高利润，即意味着将会大裁员呢！怎么会没什么？你的解读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咧！”

“我的名字不在被裁名单上，即使裁员也与我无关呀！”牛南阳故意激了李遵荣一句。

“喂，牛南阳，报馆的情势瞬息万变，不到最后一分钟，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野草坐在座位上听三人的谈话，沉不住气说出这话，俨然与遵荣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你们等着瞧，看看我的情报准不准？”牛南阳还是洋洋自得地走向翻译组。



第九章：眺望

(一)

梦幻河畔的清晨是冷冷清清的，昨夜游人与食客所丢弃的垃圾已扫得一千二净。河的两岸畔的饮食店十室九关，像凌晨才回家的夜猫子那样沉睡。但南淡大厦对面的那间咖啡座却一早就开门了，有三两桌咖啡客半躺半坐在舒适的卡座上边啜着浓咖啡边闲聊着，看样子是来自欧美的游客。

水上德士久久才来一艘，缓缓划过梦幻河漾起层层波浪，仅一会儿水面又恢复了平静。在水上和陆地都奔走如飞的双栖鸭艇偶尔一经过，游客的欢笑声就如鸭艇漾起的波浪一样，也很快地就消失的无踪无影。

静！出奇的静！此刻的梦幻河畔最适合于讨论一些平日无法解决的难题。王弘扬与太太傅诗韵今早便来到这河畔的咖啡座讨论一些问题。

王弘扬上个月被裁。李遵荣和凌野草也遭受同样的命运。但最教人想不到的是，负责通风报信的“情报员”牛南阳也惨遭裁退。套住李遵荣“尖酸刻薄”的话，那便是：你像笨小猪过河一样，忘了把自己算在内。

王，凌，李，牛四人当中，就算李遵荣最为措手不

及，他原本计划三年内后辞职的，想不到现在就被裁了，硕士学位尚未获得，新工作又没找到，现在赋闲在家，只能靠为人翻译一些文件的微薄收入支持生活。牛南阳数年前已在外边和人合伙搞迷你市场，现在便全职经营生意了。凌野草信主得救，在一个大教会编会报及布道为生。王弘扬去找了他大学时代的老师，全心投入东海大学的怀抱教书去了。

“你换了工作，这些日子来，脸色好看多了。”傅诗韵一手轻搅着桌上的咖啡，一手抚摸着弘扬的手臂说：

“你看，你人也胖了点，手臂也比以前有肉多了。其实，你早就该离开报社去教书的，像现在这样生活，不是蛮惬意的吗？如果你还在报馆，像今天这么美丽的星期日早晨，你还得上班，那有闲情逸致与我坐在这梦幻河畔品赏咖啡？”

“我慢一步辞职落得个被裁的下场，但却因此意外获得一小笔裁退金，不是更合算吗？”王弘扬说：“较教我耿耿于怀的是，好多同事及外边的朋友会以为我是无本事而被淘汰的，从这角度来说，我得到的这笔小钱实际上是羞辱金。”

“你怎能这样说？”诗韵说：“你的同事有谁不知道你是被魏道义划入王如旧派系的人马，因而一直以来就遭到迫害的？还有啊，你不是常常说你的价值不是由报馆来评定的，而且你不是曾对我提起牛南阳的那句‘这是个淘汰人才的机构’的经典名言吗？我相信报馆内像牛南阳这样有见识的人一定不少，你的被裁，大多数同事都心知肚明，都会站在同情你的遭遇的立场来看待的，你何须自我菲薄？弘扬，抛开过去，展望未来！你目前应该多花精力在教学上，还有《新时代学报》出版这些年来，反应很

好，但在内容上是否有须检讨和改进的地方，你也应该花点心思想一想！”

“会的！会的！”弘扬说：“这一个月来我主要思考的就是这两个课题，教学一向来就是我的兴趣所在，而我又是书虫，在教课时，学识对我来说，并不成问题，我要改进的是教学法。在教课之余，我想做一点研究的工作，我对当代民族文学史的撰写工作已进行了三分之一左右，估计再过三年全部研究工作即可完成。之后，我想再编撰一套大系来配合此部文学史。我现在要找的是哪个出版商愿意为我们出版这套文学史和大系。至于《新时代学报》，我想应加强的是加深本地区域的文化色彩，要扩大的是联系世界各国的名学者为我们写稿。只有在深度和广度上加以提升，这学报的素质才会更上一层楼！”

“人是不能忘怀过去的，但一直生活在过去的阴影里，却不是健康的。”诗韵说：“我们要知往鉴来，我很高兴你刚才说出的计划，在众人皆沉迷于追求物质享受的当前氛围里，你能静下心来钻研学术，能为民族文化做一点实际的工作，我一定全心全力站在你身旁支持你的。”

“诗韵，我这一生最大的福分便是有你这位知己兼助理跟随着，使我们在如此艰难的逆境中，还能为文化工作作一点推动的工作。”弘扬说：“我的被裁的挫折感或者说自尊心受创之痛，很快就会消除掉的！不是吗？如果我不能释怀，我今早哪会和你来这儿消遣？你看，南淡大厦就在对面闪闪发亮，好像在嘲笑我似的！”

“怎会是对你的嘲笑呢？”诗韵笑着说：“我倒看的出它是在向你招手呢！它似乎希望你重回他的怀抱。”

“哦！你太天真了。”弘扬说：“只要魏道义一天掌权，我就不可能再进入南淡晨报的，更何况好马不吃回头

草。”

“至少你的好多同事会怀念你的。”诗韵道：“你健谈，风趣，有敏锐的观察力，也会剖析入微地分析事情，时常与你共用晚餐的那些同事一定会常常提起你的。”

“这最后一点倒是符合事实的。”弘扬说：“但人一少接触，感情就会渐渐淡化的，再过一段时日，他们就会慢慢忘掉我的。”

“你在东海大学一定会结识到更多志同道合的人的！人要往前看，不要老缅怀过去。”

“没有啦！我那会缅怀往昔，我现在只希望在这一大群学生中找到三几位有潜能，有想法的年轻人来壮大我们的学术队伍，共同为文化的复兴作出实际有效的工作。”

(二)

东海大学坐落在桃花源岛东海岸那片高高的山岗上，面海负山，校舍一幢幢散布在山坡上，学生宿舍有建在山坡下的，有建在山上的；教职员宿舍依着山坡斜斜建上去，是欧陆风格的，远远望去，有时会叫人忘记了置身赤道，而仿佛是在欧洲的某所名校中。校园面积很大，山谷下有个名为“东海村”的花园，遍植热带花草树木。由花园的棕榈树丛望出去，波涛滚滚的海面就在眼前，再向远方眺望，海的对面的几个小岛若隐若现在碧波间，有几分传说中的蓬莱仙岛的韵味。

“喂！王弘扬你发达了，生活在这样优美的环境中，你可以修炼成仙了！”李遵荣说。

这是十月底的一个早晨，李遵荣，凌野草和牛南阳一起来找王弘扬相聚。此约会是由李遵荣安排的，据他在电话中告诉弘扬，会有有关南淡晨报的秘闻相告。

东海大学的平日的早晨是很热闹的，但此时却是一片宁静。学校已停课了，学生在预备年底考试，有的回家去了，留校的也大多躲在宿舍或者图书馆备考。坐落在山谷中的东海村花园更是静悄悄的，只有王弘扬他们四人。

“喂！遵荣，你今天约大家来此不是说有重要消息告诉我们吗？”牛南阳问。他们四人已散步到东海村的玫瑰花丛角落，四人正坐在八角亭内，在微风吹拂下闲聊。

“你急什么？”遵荣记得上回牛南阳卖关子的事情，就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对付南阳，他故意放慢语调，一字一顿地说：“魏道义得了绝症上个月死了！”

“啧啧！这已是历史了，算是什么秘闻啦？”凌野草说：“你约我们‘千里迢迢’来这儿，就只是为告诉我这个历史事件！”

“不！”王弘扬说：“我前天刚从华南一所大学讲学回来，这几天也没时间翻旧报章，这消息对我来说倒真的是新闻呢！魏道义为什么会骤然逝世？”

“千夫所指‘有’疾而终！”李遵荣说：“一个人如果作恶多端，是会折阳寿的。”

“那谁会上来顶他的位置呢？”野草问。“你们猜猜看？”遵荣同时问三人。

良久，没人答话，他才接着说：“是陈遂原顶上去！”

“陈遂原？”野草沉吟着：“就是那位让李秀浪获得

平反且加薪八百元的陈遂原？这样看来南淡晨报倒应该会有一些新气象呢！晨报的编采员工的日子应该会过得较为惬意吧！”

“可惜我们都被裁了！”牛南阳说。

“所以我要说弘扬你没福气！”遵荣对弘扬说：“遂原怎样说都是较有容人之量的，他也有高学历，有才华，相信他会容纳你王弘扬的，说不定还会提拔你啦！”

“算了吧！”弘扬说：“馆外的天地这么宽阔，我们四人现在的生活不是比在报社好得多吗？南阳的迷你市场已有了分店，钱大把大把地赚，你遵荣手头的翻译文件也译不完，我看你非得设一间翻译社，不然是无法应付的，野草更是了得，他所作的属灵的工作也越来越繁重，人却神采飞扬，较以前更有灵气了。”

“但在外的工作与民族文化无关，说来不无遗憾！”野草感叹道。

“哎！这年代还谈什么民族文化。”遵荣说：“有几个人像你野草这样整天念念不忘文化，赚钱要紧，等你老子成为亿万富翁才来提倡文化！”

“你要成为亿万富翁？”南阳插嘴笑着说：“别作白日梦了，老弟，这不是穿着短袜和背心就可白手起家的年代，你知道吗？现在连在食阁经营小食的，也有大把专业人士呢！”

“我看你李遵荣能以家为社址设立一间翻译社，多赚一点钱给你的三个‘神子’多买点好奶粉，就不错了。”
“弘扬也帮南阳一腔。

“做人要实际一点，我告诉你，李遵荣，你这梦比我

的想发展民族文化的想法更为荒唐！”野草反击了遵荣。

此时四人已漫步到九重葛角落，这儿的树荫特浓，景色也最好，从那儿棵棕榈树望出去，在群鸟翱翔的海面上，若隐若现的周围小岛苍翠一片，却朦胧得有点像褪色的水彩画。

“我说弘扬呀，你要是在这儿住上三，五年而没能写出几篇感人的作品来，就太对不起自己了。”野草感叹道：“我倒真的希望有机会来这儿小住一段日子，每天清晨在这东海村花园散一散步，然后再走去海滨看朝阳，吃一顿好好的早餐，回来就躲进图书馆钻研一两个课题。”

“东海大学倒是有研究基金供申请的，你可以试一试，看他们怎么说？”弘扬答道：“不过要研究的是属俗的课题，这恐怕会与你想做的属灵的工作相反的。”

“野草都七老八十了，还研究什么鸟问题？”遵荣持否定态度。

“野草六十未到，哪能说人家是七老八十的？”牛南阳说：“某名人不是说过，人生六十才开始吗？”

“这些名人整天就只会说屁话！”遵荣反驳南阳道：

“这些名人‘空头’多得很，即使到了六十岁，从某一要职退了下来，也有好多肥缺等着他们去填补，而实际上这些名人只不过在公司或机构挂个头衔，钱便源源滚进口袋，对他们来说，人生六十当然是才开始啦！你我凡夫俗子，四十岁一过，饭碗就开始在跳舞了，若被公司裁了，想再找工作，雇主都嫌你老了，对我们来说‘人生四十万事体矣’才是真的！”

“你不是有三位‘神子’吗？”南阳说：“到你六十岁的时候，他们不就可以供养你这位‘神父’啰！”

“喂！我说牛南阳，你在学生时代数学一定是很差的，你难道不会算一算，我六十岁时，我最大儿子才十七岁，还没到服役年龄呢，即使有供养父母法令，我的儿子要怎样来供养我？”

“你的生产力这么高，一索得二子，为什么偏偏不早一点结婚？”野草调侃说：“你若早婚十年，五十岁不就可以摇脚喝茶享受人生了吗？”

“真的！你李遵荣就是缺乏远见！”南阳加上一句。

四人边谈边走，早已走出了校门来到海边。四人说说笑笑，轻轻松松地走进面海的那间叫“伊甸园”的咖啡座。

(三)

王弘扬转去学术界工作后，生活安稳且心情平静多了，忙碌还是一样忙碌，可忙碌中弘扬似乎更能体会到人生的意义。日子就在平静而充实中度过，转眼间他离开报社已两年了，这一天弘扬突然接到凌野草打来的电话。

“弘扬，我是野草，我有位老朋友叫杨远帆想与你见见面。”

“杨远帆？”弘扬说：“我曾经和他见过面，但并不那么熟络。”

“他是三十年前我在秋海棠叶国的好友，后来我们先后到了东方之珠岛，我比他先回桃花源岛，他则在十年前归来的。远帆看到《新时代学报》后，想找你聊聊。”

“那由你去安排吧！”弘扬说：“我下周二、三、五

都有空，时间和地点由你们去约定。”

星期三的黄昏，凌野草，杨远帆和王弘扬坐在滨海剧场的茶座品茗。杨远帆身材高大魁梧，脸儿稍长，约五十多岁，说话声调沉着有力，性格豪爽，为人忠厚。弘扬与远帆性格相近，谈话很快就有了焦点。

“我听野草说，弘扬兄在离开报社后，在学术界已闯出一片新天地了。野草前两个星期送我四本《新时代学报》，我挑了几篇文章来读，觉得很好，便想与你见个面谈谈，看看我们能不能互相配合做点促进民族文化的工作？”远帆说，拿了一张名片递给弘扬。

弘扬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着“南方书局总编辑杨远帆”，便笑笑说：“我最近从报章上得知南方书局陈老板想拆巨资出版桃花源岛的创作，我对此老板的见义勇为，逆水行舟的义举甚为敬佩，原来远帆兄就是挑起此重任的负责人，真是幸会，幸会。”

“难得南方书局的老板有想力挽狂澜于既倒的精神，我们这些后辈是应该全力以赴支持此义举的！”远帆说：

“我听野草说，弘扬兄在东海大学执教，也在崇文大学兼职，你有机会作育年轻才俊，为民族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做点实际的工作，那是很有意义的。我找你谈谈便是想要求你多留意你的学生，看看是否有适当的作品可编为集子给南方书局出版？南方书局计划每年出版十二册本地创作，弘扬兄的著作自然也在我们出版名单内，就不知你手头是否有尚未出版的作品给我们出版？”

“弘扬，你不是正在书写桃花源岛的当代文学史吗？”野草说：“就不知这类较学术性的著作，南方书局是否有意出版？”

“文学史书我们自然欢迎，那还用说吗？”远帆说：“不过，我倒想向弘扬兄要求一册他个人创作集子！”

“哦！”弘扬沉吟着，说：“我这些年来，一直在构思一部反映文化界众生相的小说。我翻阅过桃花源岛战前至今的作品集，有关描写报人众生相的作品几乎是零。我在报社二十多年，目睹各形各色的所谓知识分子的行为举止，深有感触，我认为我有责任把我对一些人的行径，以及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书写出来。这小说的人物，情节结构，基本上已有头绪，我在今年内可以脱稿。”

“那么弘扬兄，你明年就把这部小说交来！”远帆兴奋地说。

“远帆兄，我比较在意的是我已在写的那部本岛当代文学史，南方书局是否真的有意出版？与此同时，我想在编写完文学史后，另外召集一批文友编一套桃花源岛文学大系，以配合我这册文学史，南方书局若能也为我们出版这套大系，那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壮举了！”

编纂大系？这是一个具有开拓性的构思呀！“野草说，语气有点兴奋。

“是的，编纂大系来配合文学史，这部文学史的理论 and 论据才会更为可靠，更具说服力！”弘扬说。

“你尽力地做研究吧，弘扬兄，这些书的出版责任，我全部承诺下来。”远帆豪爽地说：“我说野草，弘扬，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工作，我们这一代人不做，下一代人就会彻底丧失掉文化和传统的。另有一点，我在秋海棠叶国各省都有一些文友，我会尽量向他们推介我们桃花源岛的文学作品。我认为，只有把我们的作品推向世界，我们的文学才有可能蓬勃发展的。”

“远帆兄对文化的看法和我不谋而合，我们的《新时代学报》便是本着这宗旨而办的，因此，这学报由稿件到编辑顾问，都是跨国界的。”弘扬说。

“弘扬，我倒有个建议，你们也应邀请远帆兄担任《新时代学报》的编辑顾问。”野草说。

“我正想邀请远帆兄加入顾问团，却给你先说出来了。”弘扬笑着说：“远帆兄经常到秋海棠叶国和东方之珠岛走动，他一加入我们的学术刊物阵容，我们无形中就多了一双眼睛，一个头脑和一张嘴巴，那多好呀！远帆兄，我这就当着野草的面诚恳地邀请你入团。”

“你就把我的名字放上去吧！弘扬兄，我离开桃花源岛三十多年了，回来一看，唉！民族文化和传统已沦落到一片荒芜的境地了，我们得赶紧协力去扭转这局面！”远帆感慨道。

这感慨声落在滨海岸上，似乎为苍茫暮色加浓了灰暗色调。三人步出茶座时，天色已向晚了！

（四）

经常与王弘扬和凌野草一起用晚餐的莫天骥，自从弘扬与野草被裁退后，他身单影只，天天单独用晚餐，不仅少了谈话的对象，更没了支持到午夜的笑话可听。这些年来，莫天骥报进东海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日夜赶工，在四年内竟然获得博士学位。他现已离开南淡晨报，跑到杭州大学担任客座教授，讲授世界华文文学，业余带领一群学生在编纂世界文学大系。

王弘扬兵分两路，他全职在东海大学任教，教导本土文学及中国古典文学；在崇文大学，他兼教世华文学与文学理论；业务则编写桃花源岛当代文学史，另外组织一群文友编纂文学大系以配合文学史。《新时代学报》则是王弘扬，莫天骥和吴恩世串联世界各国华裔学者的刊物，天骥现在人在杭州，主要的编辑和组稿工作都由弘扬和恩世负责。

夏安谊升任夏大文学学院院长了，他创设了“跨东西文化研究中心”，弘扬受邀出任该研究中心在桃花源岛的分所所长。夏大在夏安谊的策划下，向海外招收硕士和博士生，通过弘扬的安排，崇文大学的好些本科生都向夏大报读研究院的硕博学位。桃花源岛与秋海棠叶国的文化交流因此加强了。

夏安谊有他的好友李奕平所说的“鬼点子多”的特点，他把他手下的研究生组织起来，分头研究东盟各国的华文文学，既为夏大的海外文学研究开拓了新领域，另一方面由于安谊把研究生的论文投来《新时代学报》，无形中又为此学报提高了学术水平。

日本学者菊池三郎离开了东京，跑到名古屋大学任教，他与仍在京都大学执教的金福一雄较少来往了。菊池还介绍了一位在中国长大而今在金泽大学任教的浅沼云龙为学报撰稿。

马拉诗雅国的贾池已不在报社工作，他转去新世纪大学任研究员，钻研了马国独中历史并及杰出华社人物生平事迹。他业余与杰克和友明创办《曙光》文学季刊，积极推动华文文学与文化。

加拿大的南大校友曾武德与林家强也加入《新时代学报》的编辑顾问阵容，并答应为学报撰写全加华社文教课

题的文章。

王弘扬，莫天骥和吴恩世三人当初创办《新时代学报》的愿望于今已实现得七七八八了，这份旨在团结世界各国有良知的华裔学者，以共同探讨华族乃至全人类的文化课题的专业性学术刊物，已在世界各国的学术界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它可以说已成为各国华裔学者讨论严肃课题的疆场了。

《新时代学报》的成就，与王弘扬及莫天骥在学术界的纵横驰骋，不只令他们深深体会到“外面的天地多广阔”此话的真正涵义，也羡慕了仍在报馆挣扎求生的旧同事。套句前桃花源岛电视台名主播林清荷的话，那便是：

“我起初还在彷徨该不该离开电视台，在外面闯了两年后，我才知道外面的天地是多么的辽阔呀！我甚至后悔没早几年离开以致白白浪费了一段青春！”

外面的天空多么广阔是一回事，更叫弘扬与天骥得意的是，他们有写文章的自由，不像在南淡晨报那样受到限制，不可为外面刊物写稿。陈北秋对此便曾有过一番议论，他说：“我每天卖出八小时给晨报，靠贩卖我的专业知识讨生活，这已是够低格调了。现在还要限制我的业余时间，还要束缚我书写文章的自由，这是什么条例呀！”这些话是陈北秋辞职后有一天和王弘扬等人聚餐时说的。此后，他陈北秋北上扶桑，在那儿的大学任教，业余为南淡晨报写专栏捞稿费，捞得不亦乐乎！

一句话：馆外的天空更广阔，馆外的空气更清新，馆外的气氛更自由，馆外的疆场更有人气和活力。这年四月中旬的一件大事印证了一切！

四月中旬的秋海棠叶国百花盛放，百鸟齐鸣，万树竞翠，千河哗啦，到处是春风轻拂，到处是生气盎然。坐落

在杭州的余杭大学在举办一项为期五天的《新世纪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与会者来自世界各国或地区，出席的学者或作家多达百余名，场面雄伟，论题广泛，观点深入，见解新颖。总的基调是：世界华文文学养分来自母体中国文学，但世界华文文学除港澳台之外，其他各国的都不属于中国文学的分支，都是深具地方色彩的华文文学，即使还没有发展出具有地方色彩的华文文学，也应朝着独具异国风采的方向去发展。世华文学应和世英文学一样，每一国度的华文文学都应有本身的特点和特色，为其他国度的华文文学所不能取代的。世界文化之所以多姿多彩，仍因各民族文化都具有其鲜明的特征，世华文学之所以摇曳多姿，仍因其内容与形式都是独一无二的。

研讨会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期三天，第二部分为期两天，中间休息一天。这一天王弘扬与太太傅诗韵及莫天骥夫妇约好在西湖苏堤漫步。

弘扬夫妇与天骥夫妇已整整三年没见过面，四人在异乡相聚，自是倍感亲切与温馨。

“呀！莫太太比起三年前更年轻了，气色更好了！还有，莫先生的文学眼袋也不见了，人也有点发福了！”傅诗韵牵着莫太太的手，端详着她的脸，笑笑地说。

“是吗？”莫太太高兴地说。

“诗韵，你现在相信我的话了吧？”弘扬一边与天骥握手，一边微笑着对太太说：“我不是经常对你说，在报馆工作的人，天天都在几重压力下熬夜，如果他们没死于任内，就会长命百岁的呀！你看天骥的熊猫眼不见了，人也胖了些，而且精神奕奕，中气十足，说话声如洪钟，这就是长寿的征象呀！”

“不过死于任内也有好处呀，通常会获得报馆在报道有关员工死讯的，得到‘死者生前深受馆方器重’的美誉呀！”天骥幽了自己一默。

“这种不值一分一厘的，虚伪的赞语有什么好处呢？”莫太太不以为然地说。

“怎会没好处呢？这赞语也算是一种平反呀！”弘扬嘲讽道：“死者生前尽管受到侮辱贬抑，甚至座位被安排在女厕所进口处又不派给他工作，但人一死了，就送他这么好的一句赞语，死者生前的一切委屈不就一笔勾销了吗？这样一来，这死鬼在阴间走起路来，脚步一定会较其他鬼更轻快的呀！”

“我没有这赞语还不是一样走起路来快步如飞？”天骥笑着说，带头沿着苏堤走去。

“你是人呀！不是死鬼呀！”莫太太也笑着说。

苏堤春晓，桃红柳绿，湖光潋滟，远山叠翠，六和塔在云雾中若隐若现，景色美得胜似仙境。莫天骥夫妇在杭州已住了三年，他频频以识途老马的口吻说：“这苏堤的春天早晨清风微拂是会揉醒我们的视觉神经，我真的佩服苏东坡，他在一千年前已懂得把桃花与绿柳遍植此堤，为我们创造出这么一片色彩和谐的旖旎风景。”

王弘扬夫妇初游西湖，乍见如此美景，兴奋得说不出话来了。四人说说笑笑，快把近两公里长的苏堤走完时，却在苏堤尽处斜坡上巧遇夏安谊夫妇，六人便一起走到附近的茶馆喝茶。

“此次研讨会前来出席的东盟学者或作家人数看来颇不少，马拉诗雅的贾池有来吗？我还没遇到他呢！”安谊问弘扬。

“他今晚才到，他的论文安排在后天宣读。”弘扬说：“吴恩世也来了，还有那两位日本学者菊池三郎和金富一雄，以及我的新交曾武德也都来了。”

“哦！汶莱的黄端秋夫妇来吗？”安谊又问。

“他们与贾池一样，今晚才到！”弘扬说。

“这些好友既然都来了，我想大家应该聚一聚。”安谊说。

“这事由我来安排吧！”莫天骥说：“我对这儿的情况比较熟悉，让我来布置一切。”

“人数既然超过十名，我想可以包租一艘游船。”天骥的太太建议：“稍大一点的游船可摆两张宴席，大家一边看西湖夜景，一边品赏‘楼外楼’美食，不是天下一大乐事吗？”

“好主意！”安谊拍着腿说：“就由你天骥来安排，但有言在先，这餐由我做东。”

“那有这道理？”天骥笑笑地说：“我是这儿的主人，你是从鹭鸶岛过来的，怎可喧宾夺主呀！”

“不，不，不！”安谊说：“你是异乡人嘛！哪可抢去地头蛇的地位，这帐还是由我来付才好。”

“我是过江龙咧！”天骥开玩笑地说：“你就别让我失礼吧。”

“你们两位不要争，反正宾客都是《新时代学报》的作者与幕后工作者，这餐酒席就开公帐吧，我们乘这机会请大家吃一餐表示谢意！”弘扬站在旁边说了这句公道话，安谊和天骥才静了下来。

(五)

王弘扬他们的聚会定在研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晚上，那天春雨从清早就一直下着，到黄昏雨丝仍然在飘洒着，但不久上弦月在天边一出现，雨丝骤然也就不见了踪影。他们一行十五人，即莫天骥夫妇，王弘扬夫妇，黄瑞秋夫妇，夏安谊夫妇，吴世恩，贾池，杨远帆，曾武德，林如阳以及菊池三郎和金富一雄，分为两桌，一桌八人，一桌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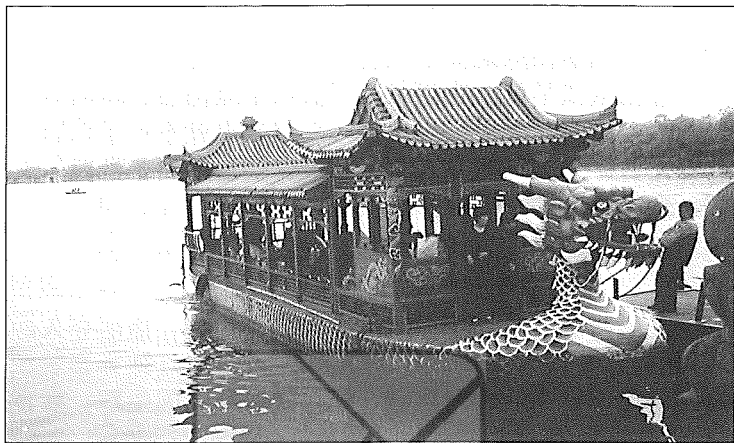
夜的西湖灯光璀璨，像是盛妆的美少妇，艳丽夺人。环湖的旅店，餐馆和酒廊，霓虹灯和入时的灯饰齐亮着，像一条闪闪发亮的珍珠项链，把西湖镶得闪闪生辉，雍容华贵。

湖面游船穿梭来往，灯光与波影相映成趣。湖中小洲也灯火辉煌，六和塔亮灯了，而群山上的树木都披着灯饰，从游船看过去，群树的灯光在浓雾的笼罩下，显得有点朦胧与凄迷，梦境似的扑朔迷离，有点可望不可即之感。游船缓缓驶过三潭印月时，看到水中的上弦月摇摇晃晃，骤然有种驾云浮过湖心之感，众人都禁不住赞叹西湖的夜景，说它又与白天或晴或雨的景致全然不一样，似乎更有一股耐人寻味的神秘感。

似此良辰美景，诸好友同道又共聚一船，自然免不了要叫点好酒来配佳肴，以庆祝此次的共游与聚谈。夜风吹来，料峭的春寒，即使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夏安谊夫妇也不禁打了寒噤，众人赶紧把窗户关闭。

游船慢慢停了下来，留在湖心不动，菜肴与酒一上桌，众人吃了几口，酒也喝了一些，谈兴就来了。

“安谊兄，我们自去年出席了在鹭鸶岛举办的那项



游船慢慢停了下来，留在湖心不动，菜肴与酒一上桌，众人吃了几口，酒也喝了一些，谈兴就来了。

“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回汶莱后，心中好像扎进一根刺，一直不舒服到今天。我想从你这儿了解一下：为何我和梦芝那么受冷待？”黄瑞秋首先提出问题。

“哦！你是指哪一点上让你们觉得受到冷待？”夏安谊微笑着问。

“你们把我俩的论文宣读时间安排在最后，且限定时间只有十分钟！”黄瑞安说。

“宣读论文时间通常是只有十至十五分钟，这不算是冷待你们呀！”安谊解释着。

“还有，我和瑞秋把与会表格寄到夏大，但负责人却说只有通过汶莱作协来申请才可与会，可是当我们向作协申请时，却又被拒绝，理由是我们非作协会员，这到底是

怎么回事？”梦芝问。

“哦？”安谊沉吟了一会儿，说：“这点我倒不知情，待我回去了解了情况才告诉你们。”

“这其中应该有政治成份在。”弘扬说：“该组织若是由‘去中国化’的拥护者组成，你和瑞秋兄立场明显地与他们不一致，他们自然不会接受你们的申请与会。”

“这点我倒希望鹭鹭岛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多注意。”天骥说：“别因为人家认捐一些小钱就毫无原则让他们与会。”

“天骥的意见我很同意。”杨远帆说：“我经常在国内江南江北走动，接触了不少文人学者与干部，有些人确实不慎掉入台独分子的圈套中去的。”

“这倒是真的！”吴恩世说：“台独势力处处触礁，一筹莫展，狗急跳墙，也就会千方百计到处寻找缝隙来钻，以寻求立锥之地！”

“为了求个挣扎空间，台独势力也会利用文化的幌子来拓展势力的。我在马拉诗雅便听说有些书店所卖的台版书籍是不用本钱的，卖一块就赚一块。”贾池说：“世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这其中必然有古怪。为了拓展国际活动空间，台湾当局展开金钱外交，收买世界上那些贫弱小国，这已是国际上尽人皆知的笑话了。”林如阳说：“从较小方面来看，台独势力会从文化方面来钻缝隙，也就一点不足为怪，更何况花在这方面的钱是少之又少的。”

“桃花源岛近来似乎也有台独分子来钻空子的迹象，他们在推销一些所谓的杂志！”诗韵说。

“加拿大也不例外。”曾武德说：“我们正在争取向

加拿大政府索取一笔歧视华人法令的赔偿金，以作为展开全加华社的文教福利活动的资源；事情就要成功了，却偏偏出现另一批人，他们要求把赔偿金直接赔给受害人的后代，这应该也有隐藏的动机吧？”

“如果为了开研讨会而开研讨会，而没原则地接受另有企图者的捐款，这研讨会就完全没有意义了。”菊池说。

“我向来是相当关注东南亚华文文学的。”金富说：“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也全心全力研究东南亚华文文学。秋海棠叶国的学者们要举办这区域的华文文学研讨会，那很好，但得提防有人掺进政治因素，这危害是很大的。”

“总之，我们在海外比较能看到问题症结所在。”莫太太说。

“友谊，我看这回我们回到鹭鸶岛得深入去了解情况，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夏太太说。

“似此美景佳肴当前，大家难得相聚，别为这事伤了和气。”诗韵说。

“不会的，不会的，没事儿。”夏太太笑笑说：“瑞秋兄把问题提出来让我们知道，那很好。我们一定要调查调查，并避免类似事件重演。”

一艘同样设有餐桌的游船此时经过，漾起层层浪花，把湖中的月影灯影都揉碎了。弘扬他们的游船也因此轻微摇晃着，众人不约而同望向窗外，那游船上的游客或向弘扬他们比V字型手势，或欢呼着或呼哨着，乘客都是年轻人，看来似是某大专学生集体畅游西湖。这艘游船为众人带来一小阵轻松的气氛，也结束了汶莱文友提出的不那么愉快的课题。

此时上弦月已升得很高了，湖上游客渐渐稀少了，湖畔的酒店餐馆歌厅灯光依然灿烂，顾客进进出出，络绎不绝，西湖仍然夜未央。众人陆续品酒闲谈，气氛转为融洽平和。

“我看好多国家都设了孔子学院，唯独日本还未设立，夏先生，是不是近年来中日关系恶化致影响了孔子学院在日本设立？”金福一雄问道。

“多少有点关系吧！”安谊说：“马拉诗雅与桃花源岛不是都设立了孔子学院吗？”

“马拉诗雅孔子学院是设立了，但至今并没开办什么课程，倒是桃花源岛孔子学院才一创立就立刻开办课程了。”贾池说。

“谈到孔子学院，我倒有点看法要提出来。”弘扬说：“那天我与该学院署理院长通电话，他邀我协助教导一些课程。我说：你们的招聘广告言明：教导孔子学院的课程，须中英文精通者，我哪敢自认为中英文精通者，因此不敢应征！”，署理院长立即澄清说：‘那是因为秋海棠叶国的联办大学言明儒家思想须以英文教导，我们才在征聘广告上注明应征者须精通中英文，实际上大部分课程都将以华文教授。’这例子说明，秋海棠叶国一开放，好多人就流露出崇洋媚外的嘴脸来了。”

“孔子学院的任务应该就如英国文化协会的一样，除了传播中华文化，还应负责教导华文的重任。如果连孔子学院都以英文传授中华文化，那设孔子学院未免过于浪费了。”莫天骥说：“中国的崛起，若要与世界列强争一席之地，在文化的推广方面就不可忽略。中华文化迄今只有美味佳肴在全球争霸，其他方面如音乐、舞蹈、美术、文学、哲学都还缺乏它们应有的影响力。孔子学院的设立，

正可在这方面做出贡献，而今有人竟然以能用英文教导儒家思想为荣，这多短视，多荒谬呀！”

“儒家思想的确是能用其他语文来教导的。”菊池三郎说：“我们日本大学的大一生都必修论语课，是用日语授课的。但孔子学院既是秋海棠叶国与所在国联办的，自然应该以弘扬中华文化为要务，如果每个课程都用英文或所在国的语文来教导，那意义就不大了。”

“中华民族自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失败以来，一百多年里受尽各国的欺辱，现在终于强盛了，但长期受辱在心灵上造成的创伤，使得一部分人过于自负，另一部分人又过于自卑。我接触过的中国人不少，对此深有体会。”远帆说：“长期关闭自守，突然改革开放，人民缺乏国际交往经验，也缺乏凡事应从国际视野的角度来剖析的经验，这就是中国人这二、三十年来到处受人非议的原因，强调用英文来教导儒家思想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而已！”

“这些年来，我每年都到秋海棠叶国讲学，从北至南，从大都会到小市镇，从大专学府到党校。我想极力鼓吹的就是：别一味崇洋媚美，别一味向往美国的所谓民主。”曾武德说：“我告诉我的学员们，美国的民主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理想的民主制度，那是高高挂在天空让全世界人看的；另一个是真实的民主制度，那是给执政者及其追随者遵守的。理想的民主和真实的民主的巨大差别，就像在学校教导的伦理道德和社会上的实际伦理道德那样有所不同。”

“一个长期关在家里少与外人接触的孩子，突然允许开门出去结交朋友并共同游戏，这些孩子们一时之间是会手足不知所措的，而且也不懂得游戏规则呀！”吴恩世笑笑地说：“多给这些孩子们一点时间，慢慢地当他们掌握

了游戏规则，情况就会有所不同的。”

“崇洋媚外的确会导致对本族文化的妄自菲薄，但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有其历史和文化上的因素。五四运动掀起的反对旧传统文化，加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反孔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几乎都把民族传统文化批得一无是处了。”林如阳说：“文化是有继承性的，一味的反对旧文化，甚至古典文学也不受重视，这祸害是无穷尽的。最近我读了刊在《新时代学报》的一篇访问录，一位学者讨论了中港台新马的中文系的异同，他非常感慨大家都忽略了国学的重要性。我觉得这位学者有些看法很不错，大家可以探讨探讨。”

“我想台湾对传统文化应该很重视吧！”黄瑞秋说：“台北不是每年都举行祭孔节吗？”

“这倒是真的！”林如阳说：“台湾对传统及古代的文化是较为重视的，但也有偏差，不是三言两语道得尽的。”

“我刚在夏大设立了‘跨东西文化研究中心’，各位不妨一起加入研究阵容，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课题是我们很欢迎的。大家集思广益，一定可以为中华传统文化与文学找到一个定位的。”安谊说。

“弘扬在两所大学任教，每年所教的学生为数颇多，何不把他们也组织起来，加入研究阵容？”梦芝说。

“学员人数是不少的，但有兴趣又有能力从事学术研究的却不多，得慢慢培养，慢慢发掘。”弘扬说。

“我记得安谊在发给我们的电邮中曾提到，‘跨东西文化研究中心’会办一份刊物，就不知这刊物的内容会不会和《新时代学报》的重复？”诗韵问。

“不会！不会！绝对不会！”安谊说：“我怎么会和弘扬与天骥，恩世抢市场呢？我们将着重刊登东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课题的文章！”

“中日文化的异同，这课题也应该可以接受吧？”沉默了好久没发言的今富一雄说：“如果可以接受，我就研究这课题。”

“那当然可以接受！”安谊说：“天骥就来研究世界华文文学吧！”

“他忙死啰！”莫太太说：“教书已经够他忙得团团转，那还有时间做课题研究。”

“到时再看吧！”天骥笑笑地说。

“与你们闲聊，收获真不小。”黄瑞秋说：“老实说，我们在汶莱，日子是过得很优雅，可就是缺少鸿儒可以切磋学问，我真羡慕天骥在杭州大学执教，能有那么多机会与同好共同研究问题。”

“你和梦芝也可以来这儿游学呀！”莫太太笑着说：“这样我们也多了两位好友，生活会更多彩的。”

“我们更欢迎大家到鹭鹭岛来，并加入‘跨东西文化研究中心’。”夏太太说：“鹭鹭岛变化真大，几乎可以说每三个月小变一次，每年大变一次！”

“同意！非常同意！”徐梦芝转向黄瑞秋说：“瑞秋，你还记得去年我们乘德士到鼓浪屿轮渡码头的情景吗？我们两人当时都错愕了良久，这是鼓浪屿轮渡码头吗？它雅致得让我们认不出来了！”

“鹭鹭岛的变化确实很大！”吴恩世说：“去年我带了一个乡团回乡探视，在鹭鹭岛呆了三天，无论是街道，

商店、旅店都面目一新，与我两年前去时的情况截然不同。秋海棠叶国一改革开放，各个领域人才辈出，基础设施建设一日千里，我看不出几年就追赶过桃花源岛了。秋海棠叶国在软件方面的建设，可能就没那么容易了，我看得一两代人的时间，才有可能把国民素质提高至先进国的水平呢！”

“秋海棠叶国一切以政治挂帅，这对文化的建设非常不利，对国民素质的提高无形中也起了阻挠的作用。”弘扬说。

“以政治考虑为治国的优先条件，我们桃花源岛也不例外。”莫天骥说：“弘扬，你今年不是提名袁治文为文学奖候选人吗？结果不是又失败了。这难道不掺有政治因素吗？”

“是有关当局一名职员亲自来找我提名的！”弘扬辩解道：“而且，我只负责写推介文字，提名人还是他们委员会中的一名要人呢！”

“这不就更证明我们桃花源岛一切也是以政治考虑为主吗？”莫天骥说：“我在这儿生活了三几年后，真的不想回桃花源岛了！”

“你这话就不对啰！”弘扬说：“为政者与人民大众是要分开的。我离开报社这几年来，在学术界工作中接触了不少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学员，自然也教导尚未有社会经验的年轻学子。我发觉桃花源岛有一股潜伏着的先进潮流在汹涌着，这股先进潮流以人文关怀为主，有别于现今的一切以政治利益为考量的潮流，这是桃花源岛的希望所在。这群拥护这股先进潮流的知识分子，不以追逐物质享受为人生要义，他们在追求一种精神上的意境的提高。因此，这几年来，有人创设东方人文研究所，有人在夜间修

读中华语言与文学系的课程，他们的人数不少，是超出我们大家的想象之外的！”

“衣食足而后知廉耻！”贾池说：“这么说来，桃花源岛倒真的有了新希望！”

“民众在精神上的返璞归真，在文化上的回头深入探讨民族文化与传统的奥秘与精义，对我来说，这是一把火炬，一股潜伏在地下的先进思潮，是我余生的远景，是我们大家的遥远然而不是不可实现的期待！”弘扬用低沉的语调说。

“好！”安谊说：“这是一个遥远的期待，然而它也是我们前进的火炬！”

“来，干完这杯，干完这杯我们就上岸！”吴恩世站了起来，举杯遍碰两宴席的好友，提高声调说。

十五人上得岸来，上弦月已悬挂中天，月畔众星闪烁，湖面平静似镜，游船已停驶，三潭印月的镰刀型月影清清楚楚呈现在湖面，湖中小洲灯光迷蒙一片。由苏堤看出去，湖畔建筑灯火还是那么辉煌。抬头一看远山，“松排山面千重翠”，而千松由于都挂满灯泡，更把夜的西湖烘托得无限温馨，一片浪漫。

后 记

此长篇小说在《扬时代》连载时，颇引起一些相关人士的竞相走告。知我者谓我真实反映了若干现实，不知我者谓我何苦花那么多时间去书写生活中遭遇到的一点点不如意的事；知我者谓我说出了不少失意者心中的苦楚，不知我者谓我花费笔墨以报私仇；知我者谓我为遭受压抑者发出呼叫，不知我者谓我罗致故事编造情节以哗众取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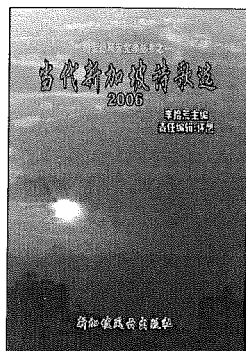
从20多岁开始写作，至今近40年，我所写的东西从未如此受到读者们的弹赞抑扬。人类的一部生活史，难免会犯上这样或那样的盲点错误，文学即使不能指导现实的发展方向，至少也应揭露一些众人视若无睹的古怪现象。这篇小说不是苍蝇嗡嗡议论烈士身上的伤口或污血的腐臭，而是一位人文环保主义者看到美丽的人文生态受到恶劣的破坏而提出的一点看法，意在唤醒大家的关注。这呼声或许会夸大了点，但如果像轻风细雨般轻叹，形同抚摸，大家就也会不把古怪当古怪了。

我始终相信，人类的向善向上精神还处在孩童时代，尤其是心智和人文方面，还有好多空间可改善。我似乎时常在梦中见到的这些文化界的现象，在我清醒时，却显得那么真实与荒唐，让我觉得非把它写下来不可。这小说中的人物是身历其境者所熟悉的，是综合众多人物的特点而创造出来的典型。他们不是一个一个现实中人物的复制，而

是在一个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中产生的，他们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个代表。我只是一个执笔者，一个幸运或不幸的身历其境者，一个目睹一切的证人。

李拾荒兄与我小学同学，他醉心文学，40多年来依然执着不变。此小说才刊载不久，他即找我商谈为它出版的事。我因已把它“许配”《扬时代》，无法中途变卦，乃答应一俟刊完，立即交给拾荒兄出版。白云苍狗，世事多变，而今《扬时代》易名《时代财经》，大刀阔斧改变编辑方针，谢绝一切纯文学的东西，此小说据说会转去该杂志网站续登，算是对读者的一个交待。我因此立即把它交给李拾荒兄的风云出版社出版，有心的读者可一卷在手，阅读之余，请多多提供意见，是褒是贬，都无任欢迎。

风沙雁



跨世纪风云文学丛书之一

《当代新加坡诗歌选2006》

主编：李拾荒 责任编辑：怀鹰

封面摄影/封底诗：泓利（中国）

页数：208 定价：S\$18.00

本书收录当代新加坡老中青122位诗作者，计新诗与古体诗词共212首及诗评1篇。新诗带着五六十年代反殖的豪情、70年代风云激荡的壮烈胸怀及80年代末至今的哀叹民族文化式微的黍离伤情，缅怀近几十年来文学的生态变化情况。旧体诗不局限于吟风弄月，有歌颂捍卫民族文化的坚贞精神，借物咏怀及赞美祖籍国的历史山川人文之美。



跨世纪风云文学丛书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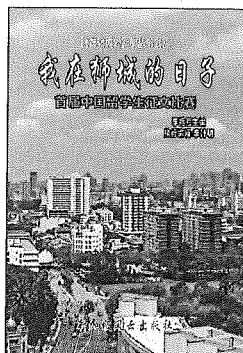
《当代亚细安诗歌选2006》

主编：李拾荒 责任编辑：怀鹰/邹璐

封面摄影/封底诗：陈冬龙（印尼）

页数：268 定价：S\$20.00

本书收录亚细安四成员国即泰国、菲律宾、印尼和新加坡计134位诗人的诗作包括古体诗词共266首，诗评2篇。其中泰国诗人14位计34首，菲律宾诗人9位计18首，印尼诗人61位计102首及新加坡60位诗人计112首。全面展现了此四国当代诗坛的风貌，既有反省历史事件之思的，也有抒发对民族文化之爱的，更有书写胸中块垒的郁闷之情的。



跨世纪风云文学丛书之三

《我在狮城的日子》

主编：李拾荒 执行编辑：李叶明

封面摄影/版式设计：泓利（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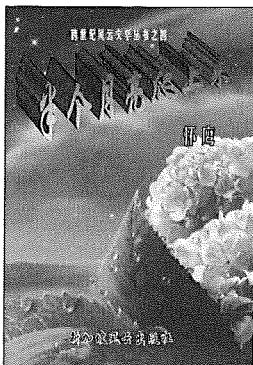
页数：176 定价：S\$12.00

这本高水平的大专学府首届新加坡中国留学生征文比赛文集是从180余篇参赛作品除一、二、三等奖和优胜奖及佳作奖外，并收录部分参赛作品佳作共计45篇及中国驻新加坡使馆王永利教育参赞的序文，中国留学生总会简介，主办单位与评审员感言计6篇，具有其特殊的学术研究价值和深远意义。

扎根本土 胸懷島國 放眼海內外

本社将陆续出版，除了诸家合集外，同时也协助出版个人专集。只要是以咱“方块字”写作，于此大前提下，汇聚各流各派文风，抖擞枝头，各呈异彩，同时扎根本土，放眼海内外，广结文字缘，互为交流切磋，共同促进华文文学。

跨世纪风云文学丛书



跨世纪风云文学丛书之四
微型小说

《半个月亮爬上来》

◎ 怀 鹰 ◎

出版日期：2007年10月

页数：256 定价：S\$16.00

本书共收90篇微型小说及评论7篇。所涉题材即广且深，尤其是一些讽贬时弊之作，贯穿全书，益发引人深思。写作技巧纯熟且多面化，文笔流畅，感情真挚。



跨世纪风云文学丛书之五
中篇小说

《艺林春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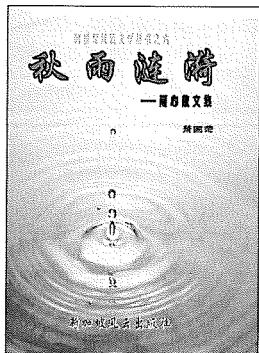
◎ 李拾荒 ◎

插图：王金成

出版日期：2008年11月

页数：120 定价：S\$9.00

本书忠实地反映70年代末艺海文林的万般无奈与辛酸和挚着，同时浮光掠影，一窥当年文艺出版界与书报业一些清泪两行与光怪陆离的众生相。



跨世纪风云文学丛书之六
散文

《秋雨涟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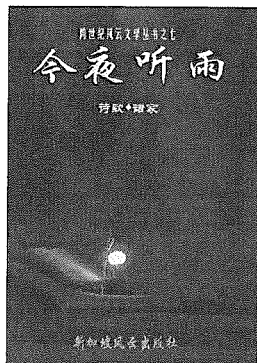
◎ 萧国荣 ◎

出版日期：2008年12月

页数：200 定价：S\$15.00

本书共收集75篇散文，风沙雁(欧清池博士)作序。作者出生于华校开始走向衰亡的80年代，从小学到初院，华文只是学习课程中的单科科目，而他掌握华文的能力竟然如此高强，真可说是狂风暴雨横扫下，顽岩巨石强压中的一根幸存的奇异野草，充满活力和生机。

—— 跨世纪风云文学丛书 ——



跨世纪风云文学丛书之七

网络文学①

诗歌

《今夜听雨》

◎ 诸家 ◎

出版日期：2008年12月

页数：200 定价：S\$15.00

本书共收海内外16位诗人计长短诗100余篇及怀鹰的9篇诗评。书前附有李拾荒的《缘起》及怀鹰的总序。佳作如林，诗人的情怀，跃然纸上。



跨世纪风云文学丛书之八

网络文学②

杂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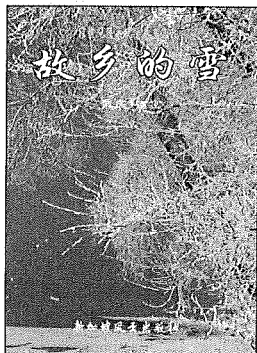
《人生一张纸》

◎ 诸家 ◎

出版日期：2008年12月

页数：162 定价：S\$13.50

本书共收海内外34位作者计杂文60篇。书前附有李拾荒的《缘起》及怀鹰的总序。所涉题材广泛，从人生感悟、国家制度与民生民主和文艺等问题，即轻松亦严谨的精彩之作，令人深思。



跨世纪风云文学丛书之九

网络文学③

散文

《故乡的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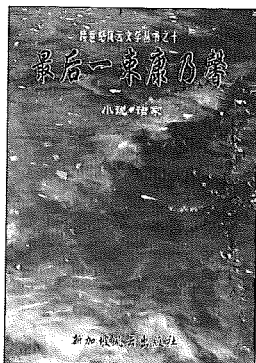
◎ 诸家 ◎

出版日期：2008年12月

页数：246 定价：S\$16.00

本书共收海内外18位作者计散文81篇。书前附有李拾荒的《缘起》及怀鹰的总序。无论遣怀写景抒情，文采斐然。有淡淡的童年回忆，有对故国家园的眷恋与思愁。

跨世纪风云文学丛书



跨世纪风云文学丛书之十

网络文学④

小说

《最后一束康乃馨》

◎ 诸家 ◎

出版日期：2008年11月

页数：168 定价：S\$13.50

本书共收海内外14位作者计小说81篇。书前附有李拾荒的《缘起》及怀鹰的总序。题材广泛，写作技巧纯熟。



跨世纪风云文学丛书之十一

人海传记

《炮王蓝春雨》

◎ 林关浩 ◎

出版日期：2008年10月

页数：208 定价：S\$10.00

本书阐述一代棋王蓝春雨一生坎坷，晚年英雄末路，无依无靠，病逝老人院无人认领，幸好警方登报，加上报界广为报道，棋坛生前友好及狮城众多好心人争先认领，人间尽显温情。书末并附录《桔中秘》一书，即炮王凭此秘笈而荣登“四大天王”之首，成为当代“棋王”的传奇故事。



跨世纪风云文学丛书之十二

长篇小说

《遥远的期待》

◎ 风沙雁 ◎

出版日期：2008年12月

页数：204 定价：S\$15.00

本书从侧面反映了在中华文化式微过程中，多少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遭受压抑，多少受华文教育者被边缘化，多少昧着良心的知识分子，把中华文化论斤论两来变卖以换取个人的一点蝇头小利和生存空间。然而，遥远的期待不一定是遥远的期待，理想将会逐步落实。



YAO YUAN DE QI DAI



ISBN 978-981-08-2060-2

\$15.00